**目** **录**

[大潮中的漩涡 高援陈欲航朱静兰( 1)](#bookmark1)

[**日蚀** 童 汀 苗 房 子 顾 天 高 ( 6 1 )](#bookmark1)

[**婚姻场景** 孙迦(134)](#bookmark2)

[**母亲** 赵瑞泰(200)](#bookmark3)

**大潮中的漩涡**



高 援 陈欲航 朱静兰

陈欲航，46岁，沈阳话剧团团长， 一级编剧。高援，58岁， 沈阳话剧团二级编剧。朱静兰，45岁，沈阳话剧团导演、演员。

人 物

杜星光——男，45岁，某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 杜云岗——75岁，离休干部，杜星光之父。

杜晨光——男，32岁，某开发公司经理。

叶 莺——42岁，歌舞团演员，杜星光之妻。 杜佳慧——22岁，杜星光之女，待业青年。

李板正——男，46岁，市人防办办公室处长。 杜 睿——37岁，杜云岗之女，某剧团编剧。

叶航——42岁，某市建行副行长，叶莺的哥哥。 薛慕红——女，42岁，市人才开发公司工作人员。 金丽娜——28岁，某开发公司公关小姐。

关照东——男，49岁，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柳 薇——女，48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第** **一** **场**

〔地点：杜云岗的家。 〔时间：下午下班前。

〔这是一幢40年代兴建的小木楼，但没有任何新的 装饰，显得古朴陈旧。

〔楼下右侧是客厅，这是杜晨光的领地，完全配以现 代化设施。杜云岗老人虽然不赞成讲究，但也觉得 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蛮舒服。他住在把门的房间里， 门铃一响，准出来开门。

〔杜星光一家住在楼上。

〔幕启：杜佳慧伴着音乐照着大镜子在练习跳舞，强 烈的节奏，震得人心烦意乱。

〔 杜云岗上 。

**杜云岗** 佳慧，你在搞什么名堂? **杜佳慧** 跳舞哇。

**杜云岗** (突然发现了什么,关上录音机)你怎么不穿个衣服? **杜佳慧** (咯咯笑)我穿的是健美服。

**杜云岗** 这和光着身子有什么区别?

**杜佳慧** 爷爷，这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 **杜云岗** 乱弹琴。马上给我换衣服去!

**杜佳慧** 哎呀，爷爷!我还没练完呢。

**杜云岗** (制止地)不许跳这种舞，当心让资产阶级那套给腐 蚀 了 。

杜佳慧 怕资产阶级腐蚀我，那您无产阶级给我一份工作吧。 您是老红军，爸爸是党的纪律检查官，而我是个一文

不名的待业青年，谁管我? 〔 杜 睿 上 。

杜 睿 得，问题提得好，提得尖锐。谁管你?我也要问谁管 我?谁管社会?社会谁管?流氓在大庭广众之下侮 辱妇女，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行凶，谁管?

**杜佳慧** 哼，都是人人为我，各顾各!

**杜** **睿** 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个性吗?

**杜云岗** 都是因为忘掉了革命传统，丢掉了民族精神，只知道 跳那摇头扭胯的舞蹈 ……

**杜佳慧** 爷爷，我跳舞是为了自谋职业找出路，现在扭大秧歌 谁花钱买票?

**杜云岗** (对杜睿)你看看，她张口是钱、闭口是钱，这么小小 的年纪 — —

杜 睿 得，得了。爸，对这个时代您别什么都看不惯。看不 惯您就别看，眼不见心不烦，可您还总是瞪着眼睛。 您人退休了，精神头还总是不退休!(与杜佳慧会意 地笑起来)

〔门铃响，杜云岗站起来欲开门。

**杜佳慧** 爷爷，我去开门!

〔 叶 莺 上 。

**杜佳慧** 妈，您回来了?(神秘地)我的事怎么样了? **杜** **睿** 大嫂回来啦?

叶 莺 (疲倦地)佳慧，快给妈妈倒杯水吧，我说不出话了。 杜 睿 你们团在排戏吗?

叶 莺 排戏?有戏排就好啦。现在的剧团都在苟延残喘，

就等“叭”地一枪，黄摊呢。

杜 睿(不解地)没排戏，你忙什么呢? **杜佳慧** 自谋职业!

叶莺(苦笑地)不这样怎么办?靠那点工资只能吃小葱蘸 大酱。

**杜云岗** 小葱蘸大酱有什么不好?初级阶段嘛，想当年 … … **杜** **睿** 得，得了。爸，总想当年谁还想着今个的现代化呀?

〔门铃又响，杜云岗去开门，走到门口门铃声忽然变 成警铃声，吓得他呆住了。

〔杜佳慧跑去开门。随后上来的是杜晨光、金丽娜和 两个青年，他们推着、抬着一箱箱、一盒盒的东西。

**杜佳慧** 小叔，你可把我爷爷吓坏了!

**杜晨光** 爸，您老今个怎么不给开门啦? **杜云岗** 晨光，这门上安的是什么东西?

**杜晨光** 您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是报警装置。

**杜云岗** (爱抚地打了杜晨光一下)你都三十几岁的人了，还 这样顽皮。

**杜晨光** 嘿!告诉大家 一 个好消息：“北方卡拉 OK”要上电视 啦，明天市电视台就来录相。

叶 莺 真的? **杜佳慧** 哗!

**杜** **晨** **光** (得意地)把东西都放在这儿，大伙动手把客厅布置 布置。

〔杜云岗转身欲走。

杜晨光 爸，您先别走，干吗一听我的事您就烦呢?这回您老 别光看电视，也上上电视，让大家看看老红军、老革 命的新观念，在改革开放中，支持儿子办——

**杜云岗** 支持你走邪门歪道?

**杜晨光** 爸，您那是误解。“十亿人口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 张”。爸，这是人间正道!

**杜云岗** 什么正道?大学毕业，在工厂当个技术员，这是多好 的工作，硬是辞职当什么……

**金丽娜** (打断)大伯，杜经理的事业是迎合时代新潮流，是新 潮 派 。

**杜晨光** 爸，我给您买了一套西服，明天您穿上这套西服…… **杜云岗** 为你做宣传?我不去当新潮派。想当年我们吃草

根、啃树皮，拼死拼活打下的江山，就为着让你们吃 喝玩乐?

**杜晨光** 那，您也不能总让我们穿草鞋呀。

**杜云岗** 我告诉你，你是个共产党员，穿什么鞋我不管，要是 不走正道我绝不答应。

**叶** **莺** 爸，别生气，我给您弄些吃的去。(扶杜云岗进屋) **杜云岗** (边走边扭头)真是个败家子!

**杜晨光** 败家?您老就等着我发家享福吧!(对金丽娜)你马

上去把那个人才开发中心姓薛的请来。 **金丽娜** 请她干什么?

**杜晨光** 是她这个伯乐发现的我，上电视得拽着伯乐；知恩报 德，懂吗?

**金丽娜** 明白了，用不了半小时准回来。(下) **杜佳慧** 小叔，明天拍电视，给我个镜头行不?

**杜晨光** 傻丫头，未来舞厅的红歌星，当然得有镜头。

**杜佳慧**( 欣喜地)真的?

**杜晨光** 这些事小叔说了算。叔叔手里攥着钞票，电视台也 得看咱们拿多少钱，给拍多长时间的。

**杜** **睿** 得、得。怎么的?是你拿钱请电视台呢，还是电视台 主动为你……?

杜晨光 姐，现在有些事根本说不清，你也别总是想把它弄 清。什么事别看过程，只听结果就行了。不管怎么 说，我要大肆地宣传“北京卡拉OK”在建设中；让那 些想吃、想喝、想玩、想乐的，想挣大钱的人都盼着建 成这个娱乐中心。我要把它办成供这些人享用的安 乐窝、交易所。

杜 睿 诱人的黄金梦!

**杜晨光** 梦?生活本身就是梦。连梦都不敢做的人，是无所 作为的。姐，我劝你这位剧作家还是和我做一样的 梦吧，整天爬格子，累吐血能赚几个稿费?人活着就 是在演戏，可让你一写就没戏了。你要是愿意，我聘 请你当“卡拉OK”艺术顾问，保证你既拿到可观的收 入，又体验生活啦。

**杜** **睿** 我不想去体验由你创造的生活，什么“卡拉OK”?30 元一张票，5块钱一杯咖啡，哪个平民百姓能迈这个 门槛?说什么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可笑!那 是想捞钱的人互相唬着玩的词。我告诉你，钱多得 注意德性。如今这社会流行金钱瘤，谁知道你那是 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哼!(下)

**杜晨光** (解嘲地)我们家各类人物俱全。来，把电视抬过来，

(喊)大嫂! 〔叶莺上。

**叶** **莺** 晨光，什么事?

**杜晨光** 大嫂，明天拍电视，说什么你也得在场。你是未来音 乐茶座的经理，得向观众做介绍。

**叶** **莺** 不行不行。我不能露面，让你大哥知道了又得吵嘴； 再说，我明天有事。

杜晨光 嫂子，你别去挣那几个小钱了，弟弟亏不了你。这次 我能和建设银行合营办“卡拉 OK”, 您是立下汗马功 劳的。要不是您亲自出马引线搭桥，说服了分行行 长叶航大哥，给我投资三百万，“卡拉 OK” 还只是一 种梦想；小弟不能知恩不报。你看这日本原装20时 日立彩电，这日本原装G33 录放机，是送给大嫂的酬 劳!

〔叶莺被这厚礼惊呆了。

**杜佳慧** (兴奋异常)哗!小叔真好啊!妈，您怎么啦? **叶** **莺** 礼物太重了，我……

**杜晨光** 大嫂，这是您应该得的那份。您给弄到的三百万按 百分之 一 回扣就是三万，这才用几个钱?

**叶** **莺** 不，不，我不要回扣。

**杜晨光** 回扣，是当今时兴的事。别说你，无论戴什么样乌纱 帽的人批了钱，十有八九都收回扣。不收白不收，这 时候不收啥时候收。嫂子，你得学那走穴的明星，敢 要、敢拿、敢抬价，现在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杜佳慧** 妈，小叔给的怕啥呀。

**众** **人** 大嫂，这是大哥一片心意，收下吧。 **叶** **莺** 这……

**杜晨光** (命众人)来，抬到楼上去。

〔众人抬东西下。叶莺、杜佳慧随下。

〔门铃响。杜星光上。

杜星光 哈，大经理，工程刚动工就进货了。

杜晨光 大哥，明天电视台要来采访，这是准备的礼物。 杜星光 礼物?

杜晨光 唉，现在办事难哪，不叫油不滑溜。 杜星光 都是送给谁的?

杜晨光 其实我也说不清，有备无患嘛!

杜星光 晨光，做生意不能搞邪门歪道，要公事公办，可别烧 香引出鬼来。

杜晨光 (打趣地)大哥，现在的事要都是公事公办，国家就不 规定宴席税啦!

杜星光 别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

杜晨光 我心里有数，我心里有数。(进里屋) 〔杜佳慧跑上。

杜佳慧 (炫耀地)爸，咱家有彩电了! 杜星光 嗯 ?

叶 莺 … … 啊……是我求、求晨光给买的…… 杜佳慧 还有录放机!

杜星光 (惊奇地)录放机?哪来这么多钱?

叶 莺 (失控地)你办案子哪?这个家就靠你挣钱吗? 杜星光 干什么发火呀?别瞒我，这是怎么来的?

叶莺(不情愿地)是晨光送给我们的。 杜星光 他哪来的钱?做生意这么大方? 叶 莺 他 … …

杜星光 别说了，快还给他!

〔叶莺不语。

杜星光 还不还?你不去我去!

叶 莺 哼!听你的?

〔门铃响。叶莺扭头回到楼上。杜星光木然地立在 原处。

〔金丽娜、薛慕红上。

**金丽娜** 星光大哥，这是市人才中心的客人。您先坐，杜经理

呢?(跑下)

**杜星光** 欢迎欢迎，请坐。

〔杜星光、薛慕红突然都怔住了，相视良久。 **薛慕红** 杜星光?

**杜星光** 薛慕红!

**薛慕红** 怎么,不认识了吗?

**杜星光** 怎么会呢，你好。在哪工作?怎么到这来了? **薛慕红** 我在市人才开发中心工作。

**杜星光** 你……你一直住在这个城里?

**薛慕红** 不，三年前随我丈夫转业到这里来的。

**杜星光** 你瞧，这世界多大呀，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却一点不

知道。

**薛慕红** 也许是无缘近处不相逢吧。(解嘲地)这世界还是太 小了，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杜星光** 是啊，我们还是有缘哪。(与薛慕红会意地大笑) 〔杜晨光上。金丽娜随上。

**杜晨光** 哥，和谁有缘哪?薛慕红同志，到底把您请来了。怎 么你们认识?

**薛慕红** 在大学里，我们共度五年寒窗苦，这——永远也不会 忘记的。

**杜星光** (有意避开)有事你们谈，我不打搅了，欢迎你常到我 们家做客。(急下)

**金丽娜** 大姐，能把您请来，我们经理别提多高兴了。经理，

薛大姐刚到家，饭都没吃就来了，对咱们别提多支持 了 。

**杜晨光** 我还是别叫您官衔了，您是我大哥的同学，我就叫您

大姐，没错吧?

**薛慕红** (被杜晨光的一番热情弄得不知所措)啊，是，好吧。 **杜晨光** 大姐，今天请您来是告诉您准备明天的电视讲话。

**薛慕红** 不行，我没什么好讲的。

**杜晨光** 大姐，你千万别客气，小弟能干到今天的份上，多亏

大姐关照。

**薛慕红** 别这样说，发现和扶植人才，这是我们的工作。

**杜晨光** 现在象您这样有胆识、有热情的扶植人才的人太少 了。古今的事有人关照和没人关照完全是两回事， 无论怎么说，小弟对您是感激不尽的。

**金丽娜** 我们经理逢人就讲您是当代的伯乐，您在他心里可

是了不起的人哪!

**薛慕红** (盛情难却)只好听从安排了。

**金丽娜** 大姐真是爽快人。(忽然地)大姐，你如果不见外，这

是我为你买的一套衣服，算是咱们的见面礼。 **薛慕红** 谢谢。我不能收。

**金丽娜** 这套衣服完全是为明天拍电视，穿上它您至少能年

轻十年。大姐，就算帮我的忙，您也得收下。

**杜晨光** 大姐，别客气啦。

**金丽娜** 大姐，你们这代人哪，上有老，下有小，一辈子苦挣苦

熬苦修行，多亏呀。大姐夫是干什么的，有这么漂亮

的夫人怎么不给打扮打扮? **杜晨光** 不用问，不是局长就是教授。

薛慕红 都不是，他是当兵的，转业在市人防办当处长。

杜晨光 唔，人防办当处长! 薛慕红 我该走啦。

杜晨光 大姐，咱们来日方长，再见。

〔金丽娜将衣服塞给了薛慕红，送她下，又返上。 金丽娜 怎么样经理?只要我想办的事，准能成，服不? 杜晨光 熊样吧!

金丽娜 就这么报答我呀?

杜晨光 (拽住金丽娜，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行不? 金丽娜 这还差不多。

杜晨光 快点把这些东西都摆上，布置好，咱们出去玩玩。 (喊)小慧，快来帮忙!

〔众人从楼上走下，帮忙拉上纸花。

〔门铃又响。杜云岗从室内出。 杜云岗 今儿个咱们家赶上唱戏啦。

杜晨光 爸，我来!(开门)

〔关照东上。

关照东 哎呀，老首长，您好啊，最近太忙也没来看您。 杜云岗 能想着我，我就很高兴了。

杜晨光 是啊，自从爸爸离休，按门铃的都是找我的啦!

杜云岗 少说废话。(对关照东)你快请坐。 关照东 (无话找话)首长身体还好?

杜云岗 离休了，在家修心养性，身体还可以吧。 关照东 那就好!

杜晨光 (警觉地)有事?

关照东 有事!有事要和……谈谈。

杜云岗 (以为是找自己的，吩咐众人)你们到里屋去吧。小

关，有事尽管说，尽管说，说吧。 关照东 关于……关于……施工的事。

杜晨光 出什么事啦?(见关照东支吾着，催促地)快点说吧! 〔叶莺从楼上下来。

关照东 “北方卡拉OK”工程，要停工。 杜晨光 什么?

关照东 打地基的时候，发现有三条连接全市通讯联络的地 下电缆，在工程下面，这是市里人防工程的电缆，谁 也不能动。

杜云岗 小关，你怎么也管起这件事来了? 关照东 ……开放……搞……搞活嘛 … … 杜晨光 (急切地)那怎么办呢?

关照东 按要求工程得停工。 杜晨光 停工?不行!

杜云岗 停工?太好啦，早就不该弄那玩艺。 杜展光 (激动地)爸，您想看我的笑话是不?

杜云岗 早看笑话比晚看笑话强，到时候闹出事来 ……

杜晨光 得了，要笑话的是你们。建国这么多年还出这种事： 城建局铺好马路，电话局刨开埋电缆；自来水公司创 开安水管，煤气公司又创开安管道。创坑的不管埋 坑的，安装的不管修路的，各自为政，大权独揽，这就

是你们造成的。 杜云岗 混账，你、你……

关照东 晨光，冷静点，胡说些什么?

杜晨光 怎么是胡说，人防办知道地下有电缆为什么不通知 规划局?动不动就停建，当初干什么来的?不能停， 我不能把钱白白地埋在地下。钱，知道吗?

**杜云岗** 钱、钱，就知道钱!

**关照东** 老首长，别生气，休息吧。(扶杜云岗进屋后复出)如

果我们不停工，就得在他们人防工程上想办法。 **杜晨光** 人防工程?丽娜，你马上到薛慕红家走一趟。

**金丽娜** 又去找她干什么!?

**杜晨光** 你这攻关小姐太迟钝了。

**金丽娜** ( 看叶莺一眼)啊，大姐夫!我明白了。

**杜晨光** 大嫂，你给叶航大哥打电话。老关，明天你一定要把

人防办的那位处长请到；大家都记住，明天下午两 点，白玫瑰大酒店，聚仙阁，咱们这步棋一定要下好! 老关咱们再研究一下。

〔金丽娜急忙跑下。叶莺打电话，杜星光上。叶莺见

杜星光出来，立刻把声音收小。 叶 莺 喂，喂，我找叶航，大哥吗?……

〔杜星光见杜晨光与关照东在窃窃私语，神秘得很， 引起警觉。

〔 幕 落 。

**第** **二** **场**

〔地点：白玫瑰酒店的舞厅。 〔时间：下午。

〔这是 一 个具有80年代建筑特点的舞厅。装璜讲 究，室内陈设别致，茶座的桌椅造型别具风格。服务 员年轻漂亮，彬彬有礼。

〔幕启： 一束光打在演唱者——杜佳慧身上。

**杜佳慧** (专心地唱)

跟着感觉走，紧拉住梦的手，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 跟着感觉走 … …

〔热烈的掌声中，杜佳慧向观众敬礼。

**杜佳慧** 谢谢各位，我的歌先唱到这。请各位随着优美的乐 曲，尽情地跳吧!

〔一小伙奔向杜佳慧。

小 伙 小姐，我可以请你跳舞吗?

**杜佳慧** 对不起，我还要准备唱歌，请原谅。(走到叶莺、杜睿 桌前)

杜 睿 祝贺你演唱成功。

**杜佳慧** 谢谢姑姑。妈，我唱得有味吗? **叶** **莺**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杜佳慧** 妈妈，我都吓懵啦，手心儿都是凉的，还有什么感觉 呀 ?

〔杜睿、叶莺、杜佳慧哈哈大笑。

杜 睿 今天姑姑是特意来看你演唱的，为了你破天荒进了 舞厅。

**叶** **莺** 你这个作家也太拘谨了，什么场合都应该去，不然你 怎么有生活?再说常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什么时 候能遇上白马王子?

杜 睿 小慧，你要记住这一点，别模仿那些歌星俗不可耐的 表情动作，要俗而不低，俗中有雅才对。

叶 莺 走吧，妈妈给你再换一件衣服，待会儿还得唱呢。 (与杜睿、杜佳慧同下)

〔杜晨光、叶航从里面争执着走上。 **杜晨光** 叶航大哥，你别走，听我说完好不好?

叶 航 你不要再说了。这种事谈何容易，人防工程会为我 们而改道?那是天大的笑话。

**杜晨光** (自信地)我们就是要把笑话变成现实。告诉你，我 不能让几十万白白地埋在地下。

叶 航 可是，我也决不能为这钱去干违法的事。 **杜晨光** 违法的应该是那些造成浪费的人!

**叶** **航** 说是这么说，现实是—

**杜晨光** 现实是你赔了只是公家钱，我赔了是我自己的钱，我

拿什么还你的贷款?叶航大哥，抛开这些都不说，你 能和我合资为的是什么?是为国家创收，还是为提 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还不是你不甘心每月点那12 张大团结吗?

**叶** **航** ……

**杜晨光** 梦既然做了就得大家圆，这件事只要你同意这么干 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做。

**叶** **航** 那……你想怎么办? **杜晨光** 拉市人防办合股。 **叶** **航** 什么?

**杜晨光** 我们要想办法，拉市人防办与我们合股，三家共建地 下娱乐厅。(打趣地)活跃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嘛。

叶 航 地下娱乐厅?那至少也得五十万，你太自信了。

**杜晨光** 自信?不自信就办不成大事。上面有权，下边有钱， 多加润滑油，哪个螺丝都能转，在这方面我有丰富的

经验。(与叶航会意地大笑)那咱们说定啦? 〔叶莺、杜睿、杜佳慧上。

**杜佳慧** 嘩!大舅，小叔今个真漂亮，太象老板啦。 **叶** **莺** 大哥来得真准时啊。

叶 航 老妹子打电话，我还敢不准时? **杜佳慧** 小叔听我唱歌了吗?

**杜晨光** 怎么样? **杜佳慧** 全毕!

**杜晨光** 可惜小叔今个没心思听你唱。时间快到了怎么还没 来，我去迎客人。(下)

**杜佳慧** 大舅，你请我姑姑跳跳舞呗。

杜 睿 得了，得了，我可不跳。

叶 莺 大哥，你陪她跳跳吧，她再这样下去，也快成了我们 家的小红军了。

〔叶航拉杜睿跳舞，杜睿既紧张又死板，出了不少笑 话。

杜 睿 得、得了，别让我表演了，一会儿把大哥的这双皮鞋 给踩完了。嫂子你和大哥跳吧。

叶 航 我的舞还是和叶莺学的呢。(与叶莺跳华尔兹转下) **杜佳慧** 我妈跳得真带劲。

〔杜星光上，服务员迎上。

**服务员** 先生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酒店。请坐，想喝点什 么?

**杜星光** 我是来找经理办事的，听说他到舞厅这边来了，能帮 我找找吗?

**服务员** 我们经理很少坐办公室，不太好找，您等等吧。(下) **杜** **睿** (惊奇地向杜星光)哟，你也进舞厅了?这么有雅兴?

来跳舞还是听你女儿唱歌? **杜星光** 怎么,佳慧在舞厅伴唱?

**杜佳慧** 爸，我是来试试的…… **杜星光** 是你妈带你来的?

〔叶莺边说边上。

**叶** **莺** 我带来的又怎么样?孩子整天在家呆着，找点事干 不好吗?

**杜星光** 就只有到这来唱歌?

杜 睿 (解围地)得、得了。何必大惊小怪，人各有志，找个 出路有什么不好?

叶 莺 她真找着出路你就解脱了。因为你无能帮她找工

作。你查这个，查那个，惟独不查自己对孩子履行了 哪些义务。

**杜星光** 你又来啦!这些话我都能背下来。

杜 睿 (打趣地)得、得了，大嫂别说了，我大哥被你吓出了 一头汗。

**杜星光** 看你大嫂多厉害，她不把我吓坏了是不罢休呀。 **叶** **莺** 你的胆子那么小呀?天知道。

〔杜佳慧拿着饮料上。

**杜佳慧** 爸，快喝吧，我请客。

**杜星光** 你请客?

**杜佳慧**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这一天比你挣的多。

〔服务员急上。

**服务员** 先生，很抱歉，我没找到经理，请您再等会。

叶 莺 啊，我想你不会特意到舞厅来找我们娘俩的嘛!

**杜星光** 我还不至于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我们收到了群众来 信，告白玫瑰酒店经理的一些经济问题。

杜 睿 (打断)得、得了，你信那套?现在总是恶人先告状， 管事的累死没有好下场，不干事的总是品评干事的。 这叫什么事啊!

**杜星光** 所以呀，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要了解情况，澄清问 题，不能让好干部受委屈，要支持他们的改革。

**杜** **睿** 也应该查一查那些告诬状的人。 **杜星光** 告诬状本身也就是自我暴露。

杜 睿 得了，我走了，在这儿浪费时间太多了。(下)

叶 莺 佳慧，该做准备了，星光，下半场小慧还要唱，你来听 听吧。

〔金丽娜急急忙忙上。

金丽娜 叶行长呢?

杜佳慧 我大舅在里面跳舞呢。爸你也听听，检查一下我这 个歌星是红的还是黄的。

〔金丽娜匆匆下。 杜星光 他们干什么呢?

叶 莺 ……不知道，我们先走吧。(拉杜佳慧下) 〔金丽娜带薛慕红上。

金丽娜 您先坐这歇一会，我去安排一下。(向餐厅跑去) 薛慕红 杜星光，到这来跳舞吗?怎么又不认识啦?

杜星光 (定神看了 一下)是薛慕红啊，今天变样了，真是认不 出来了。

薛慕红 (热情地)是吗?变成什么样了?是年轻了还是变老 了?刚才那位是你夫人吗?很漂亮。

杜星光 是吗，大概命里注定，我必须找个漂亮媳妇。

薛慕红 (有些尴尬)啊——

杜星光 你的孩子也不小了吧? 薛慕红 我……没有孩子。

杜星光 是吗?

薛慕红 (苦笑着)……这样多自由啊。

杜星光 好，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聊吧。(欲下) 薛慕红 星光，你……不愿理我……是不?

杜星光 ……不，我是来办事的。

薛慕红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我这一生只做错了一件事，那 就是对不起你。

杜星光 (不知所措)说这些干什么?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薛慕红 不，在我的心中永远是刚发生的事。良心总是在不

停地谴责我、鄙视我。这些年我一直寻找你，只想当

着你的面向你忏悔，请求你原谅我。

杜星光 (也苦笑了一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二十年过去 了，原谅你怎么样，不原谅又怎么样呢?你呀，还是

那个脾气。 〔服务员上。

服务员 先生，我们经理请您。 杜星光 好，再见吧。(下)

〔叶航、杜晨光、关照东簇拥李板正上。

杜晨光 请、请。(对金丽娜)这位是市人防办的李处长。 李板正 (大声地)李板正!

金丽娜 李处长，感谢您来关心我们的工作。请坐，请坐。

李板正 不要这样了，都是为工作，客气什么。慕红，你怎么 也来这?

杜晨光 (装作不知情)我来介绍，这是我的恩师，市人才开发



李板正 (风趣地打断)不要这样了，我们是老熟人啦。哈! 杜晨光 怎 么 ?

关照东 这位是李处长的夫人。 杜晨光 哎哟，是大姐夫!

金丽娜 (制止杜晨光)大……李处长，这里很乱，餐厅已经安 排好了，请到里面谈吧。

李板正 不要这样，就在这抓紧时间谈吧。 关照东 那……杜经理先谈谈吧。

杜晨光 请领导同志来，是谈谈“北方娱乐中心”的建筑施工 问题。

叶 航 这是我们建行为个体户经营者联营合资的。

李板正 公私合营这是市里第一份，我知道。但是这项工程

牵扯到人防工程的地下电缆，你们得停工。 **金丽娜** (温情地)请您来谈就是不想停工。

**李板正** (严肃地)办不到。

**薛慕红** 要是停工，对他们，尤其是个体经营者的损失太大 了 。

**李板正** 要是不停工，国家的损失更大。

**关照东** 李处长，看看能不能想出个权宜之计，国家、个人都

不受损失，或是少受损失呢? **李板正** 那好啊，你们谈谈吧。

杜晨光 (犹豫一下)“北方娱乐中心”是在市里各级领导的关 照下上马的，地基开始打了，几十万元已经埋在地 下，如果马上停工，这个损失谁来负?

**李板正** 这与我们无关。

**杜晨光** 钱是国家的，国家受损失，人人有责呀。薛主任您说 是不是?

**薛慕红** 对、对，是这样，看看有没有什么妥善的办法。 **杜晨光** 有，地下电缆改道。

**李板正** 什么?地下电缆改道，哈，办不到!

**杜晨光** 我们三家合资，利用这块地建设地下娱乐厅，为改

革、开放服务。

**李板正** 办不到，办不到!

**薛慕红** (制止地)你怎么了，一口一个办不到，你要考虑杜经 理的建议嘛。

**李板正** 电缆管道一拆一铺的费用，比你现在的损失还大，办

不到的事啊。 〔僵局。静场。

**金丽娜** 哎哟，这么大的事，得让处长认真地考虑考虑呀。李

处长，行与不行待您权衡利弊再做决定，是吧?今 天，我们能认识李处长觉得很荣幸，来，大家喝杯见 面酒，然后请到餐厅用餐。

众 人 对、对。

〔服务员上酒。 众 人 请，请。

**李板正** 不要这样嘛。我不会喝酒， 一喝就头晕，要是喝了， 回去的路都不认识了。对不起，我先走啦。(下)

〔薛慕红喊着“老李”追下。杜星光上。

**杜晨光** (尴尬)这他妈成了李玉和斗鸠山啦!我就不信你那

个劲儿，看我能不能用钱绊倒你这英雄汉。

〔众人围过去纷纷献计。柳薇上。 **柳** **薇** 老杜，我找你跑了好几个地方了。 **杜星光** 出什么事了吗?

**柳** **薇** 别提了，市城建规划处张处长，方才推着一台大彩电 给我们送去了，说是“北方娱乐中心”为了答谢他批 了建设许可证，给他送去一台彩电。开始这老头觉 得收礼物理所应当，可是看了几天，越想越不是味， 看见电视就闹心。(风趣地)我想这是共产党员的良 心发现，结果他把电视给咱们推来了。哈……这成

了契诃夫的小说啦。 **杜星光** “北方娱乐中心”?

柳 薇 对，“北方娱乐中心”!

〔杜星光急忙回头望望那正在想对策的一伙人，又望 望薛慕红下去的方向，若有所思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 幕 落 。

**第** **三** **场**

〔李板正家。

〔左侧房门通向室外走廊，正面门通向居室，右侧通 厨房。

〔房间很大、很空。墙壁上醒目地挂着三张奖状，三 两件家具都是七十年代的陈旧式样，简易沙发和木 制茶几在 一侧，木桌上放 一 台9时黑白电视。房间 虽然干干净净、板板正正，却透出了家境的清贫、寒 酸。在舞台非常显眼的地方，摆着一架折叠床，床上 被褥单薄，叠得方方正正，就象兵营里士兵的床铺。 〔灯亮时李板正正坐在折叠床上喝闷酒， 一碟花生 米、半瓶酒、 一个口杯。

〔薛慕红开门锁进屋。

〔李板正听到声音赶紧把酒和菜藏到床下。

**李板正** 慕红，回来了?

**薛慕红** (从床下拎出酒瓶)谁让你喝酒? **李板正** 我，就喝两口。

**薛慕红** 刚才人家山珍海味请你吃请你喝，你赴宴斗鸠山，愣 充李玉和。现在跑回家喝，你不说你不喝酒吗?

〔李板正语塞。

**薛慕红** 快收拾一下，一会有客人来。

**李板正** 这么晚了，谁还来? **薛慕红** 我的朋友，找我的!

〔李板正忙把折叠床收起，薛慕红看见墙上的奖状， 欲登凳摘。

**李板正** 慕红，你拿它干什么?

**薛慕红** 我怕它把人吓跑了!哼，跑到越南打了几天仗，弄这 么几张破纸，象灶王爷似的供着，你不怕丢人，我怕! (摘下奖状)

〔李板正接过奖状放在沙发旁。

〔金丽娜、杜晨光和三个年轻人抬冰箱、彩电上。 **金丽娜** 就这么往里进?

**杜晨光** 拿着真经还怕和尚不念?你先进，看没人就别出来， 我再进。

〔金丽娜按门铃，薛慕红开门。

**金丽娜** 怎么样，说来就来，够节奏吧?你好，李处长。 **李板正** 请、请坐。

**金丽娜** (扫视房内)别急，外边还有人，杜经理来了。 **薛慕红** 怎么不进来?快请。

〔金丽娜开门，杜晨光和小青年抬冰箱、彩电上。

**杜晨光** 李处长，打扰你了。 **李板正** 慕红，这，这是……?

〔金丽娜附在薛慕红耳边嘀咕了两句，薛慕红点头。 杜晨光摇手，几个小青年下。

**杜晨光** 老李，别这么紧张，这次筹建“卡拉OK”, 公司进了一 批设备，多搞了几套。慕红说你们正想买，我先拿来 你们用吧。

**李板正** 幕红，这事你怎么不同我商量一下。

**杜晨光** 钱，一分不少要。不过是先拿给你看，不满意给我退 回去!丽娜，老李他们一天够累的，让他们早点休 息。(欲与金丽娜下)

**李板正** 等等，杜经理，你的心意我领了，这两件东西，我不能 留!

**杜晨光** 随你。今天太晚了，真不想用，明天让慕红给公司打 个电话，我会派人来取的，怎么样?

**薛慕红** 先放这吧，明天再说。 〔杜晨光、金丽娜下。

〔李板正焦躁地来回踱步，几次要问薛慕红，薛慕红 不 理 。

〔薛慕红打开彩电纸箱，将彩电搬到桌上。

**李板正** (平和地)慕红，这些，是你张口向他们要的?

**薛慕红** 没有。我只说家里没有 一样值钱的东西。他们说，

这太不应该，也不公平。 **李板正** 他们让你办什么事没有? **薛慕红** 没有。

**李板正** 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没有? **薛慕红** 我什么也没说。

〔李板正起身欲进里屋。 **薛慕红** 你上我的房间干什么? **李板正** 我去取存折。

**薛慕红** 想给人家钱吗?哈哈，当家的，阴天下雨你不知道， 家里有没有钱你应该知道。去找吧，存钱900块，连 利息也不够一个数。

**李板正** (从兜里掏出一疊钱)这是刚发的上半年奖金，80块!

〔薛慕红理也不理。

**李板正** (坐在沙发上，片刻)慕红，你该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

了什么。 **薛慕红** 知道。

**李板正** 前前后后的事都想过了吗? **薛慕红** 想不想都是那么回事儿。

**李板正** 小鸡不撒尿——有道!(点烟猛吸)、

**薛慕红** (走到李板正身边，手搭在他肩上，轻轻地捶摸着，声 音柔和地)板正，我知道你人好，心眼正，为人老实， 这是美德，同时这也是我们受穷的根本原因。在当 今的世上，哪个老实人有发财的?就是把钱送到他 手上也不敢要哇。我们俩都是国家干部，处级加科 级，谁也不敢低看我们，场面上完全可以摆得出去。 而我们的工资呢?加在一块才300多元，既不宽裕 也不紧巴。快两年了才攒下900块钱，想把咱家看 了十几年的9时黑白电视换上彩色的，在一两年内

还只能是个梦想。你说，我们还不老实吗? 〔李板正不语。

薛慕红 (径自说下去)大学毕业后，我毫无选择地、毅然决然 地嫁给了你，我不看什么荣华富贵，我也不想比谁矮 一头，起码人家有的我也该有吧；实际并非如此，生 活越过越艰难，我们几乎被甩到生活圈子之外了。 现在我不敢去同学和朋友家做客，更不敢请他们到 我家里来……我实在受不了啦!

**李板正** 慕红，别难过。从今后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就是 啃咸菜，明年也要置上一台彩电。

**薛慕红** 为什么要等明年?彩电就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还要

推出去不要?

李板正 慕红，放着20时大彩电我不看，非要看9时黑白的， 我还不那么傻。可送彩电让我们看的人更不傻，是 想拉我们犯错误哇!

薛慕红 (烦躁地)犯什么错误?把地下人防工程改建成地下 娱乐厅，平战结合，又能给国家增加收入，这是创举、 是经验，应该受到表扬、受到奖励!

**李板正** 那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送冰箱、彩电?他们心里有 鬼!

**薛慕红** 有什么鬼?不就是怕你不批吗?再说了，他们不说， 我们不讲，谁知道?

**李板正**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不透风的墙。

**薛慕红** (气往上撞)你!你怎么这么刨死坑呢?我问你，这 些年的社会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你到外面 看看去，那些手里有实权、管钱管物的家里都什么样 了?啥没有?他们的东西是从哪来的?钱买的?哪 那么多钱?嗯?说呀!

**李板正** 别人的事我不管。我是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薛慕红** (怒极)你那叫说话?

**李板正** 你火什么!

**薛慕红** 这说明我对你还有一点感情，一旦我连火都发不起 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你睡吧。

**李板正** 慕红，咱们再谈谈嘛，我……我的宗旨是怕出事儿。 **薛慕红** 别说了，跟你过穷日子我怪不着谁，怪我自己。十三

年了，苦磨苦捱地走完了十三个年头，我走累了! **李板正** (痛苦地摇着头)都是我不好!让你跟我受罪了! **薛慕红** 这不怪你，怪我!

李板正 实际上我们中间隔着一道墙。(看了看单人床后的 那堵墙)有形的墙好拆，怕的是那无形的墙……我想 了很久很久，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惹怒了 你，使我们一年多来这样分居着，貌合神离。

**薛慕红** 要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从来就没爱过你，你不会吃惊 吧?

〔李板正不语。

薛慕红 老李，我不是故意伤你。夫妻十多年了，没有那个必 要。可我也要告诉你，当初我嫁给你，那是对英雄的 崇拜。那时候，你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你曾经给我 荣誉。你知道，女人都是慕虚荣的。虽然，新婚之 夜，我就发现我们不是同路人，可别人美慕我，我也 算有了安慰。可现在变了， 一切都变了，英雄算老 几?英雄的老婆算老几?人们讲实际、讲实惠。看 看我，看看你这英雄的老婆，这身穿戴比祥林嫂强不 了多少 ……

**李板正** 你后悔了，我也这样想过。

**薛慕红** 这不是后悔的事儿。我还没有勇气走出这个家门。 我不知道现在是世道变了，还是人心变了。我去睡 了 。

**李板正** 慕红，你怎么这样不了解我?

**薛慕红** 我不了解?你自己了解你吗?说说吧，李板正，你看 着它们(指冰箱彩电)真的一 点不动心思?我不问 你，你自己就不问你自己?

李板正(苦笑)问?哼，怎么不问?有一次在越南，敌机把浮 桥炸断了，弹药上不去，我和三十多个战士跳进河里 用肩头扛起木板，硬是让车开了过去，那是什么年月

呀!可现在，我总觉得跳下去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薛慕红** 你跳下去了，不想想别人为什么不跳?

**李板正** 想了，想得脑袋疼。我倒好说，还连带你也跟我吃 苦。慕红，这些年，我一直想让你过得愉快些，可我 没做到。你、你不会离开我吧?

**薛慕红** 我认命。(转身欲下) **李板正** 等等，慕红。

**薛慕红** (劝说地)老李!这不是偷也不是抢，有什么可怕的? 杜晨光来求你，并不是为个人，他是为了“卡拉OK”, 为的是搞活经济。有政策给他保障，你不答应他，他 找比你大的，这些东西你不收别人收，事情照样能办 成。

〔李板正呆坐在沙发上。 **薛慕红** 这些东西明天还拉走吗?

**李板正** 要真是那么个理儿，与其送到别人家，还真不如我们 留 下 。

薛慕红 除此不应该还有第二个选择。板正，别多核计了，去 睡吧。(双手勾在李板正的脖子上)板正，到我那去 睡吧，我们一块做个好梦!

**李板正** 是吗?啊，不，你先去睡，我恐怕睡不着。 **薛慕红** (把铁床支上)早点睡吧。(进屋)

**李板正** (关掉房灯，打开台灯。幽暗的灯光里，坐在床上抽 烟。心声)“唉，终于走上这步了。我曾经想过：我也 许会有这么一天，真的想过会有。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我的苦恼、我的欲望、我的矛盾。那是个矛 盾着的我。现在，在我决定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又将 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我真的要变了。要告别我的

过去，要成为一个我以往鄙视的人?或者至少是我 在外表上鄙视的人?是的，我过去不敢这样做，与其 说我在坚持着什么,不如说我怕着什么。党纪、国 法、做人的良知和人生的品格，这些凝聚在我灵魂中 的审判官一直在严厉地审视着我。而且今天和今后 都会更严峻地审视着我哪!不，我受不了，受不了! 我不能在犯罪的心态里生存一分一秒……那么你心 里就没有矛盾了?那么那种矛盾就不会让你苦恼 了。那么,你坚持住了今天，你敢说你能坚持了明天 以至永远?我看你不能。是啊，生活是这么矛盾，我 的心里怎么能不矛盾?哼，我不傻，我知道别的人是 怎么富起来的，知道他们是怎么使自己的家一天天 现代化的。他们不照样活得很好吗?他们也许正在 嘲笑我这个大傻瓜，我这个自作多情、自命清高的傻 瓜。慕红说得对，世道变了，人心变了，你不干别人 干，你挡不住他们。你、你不是太可笑了吗?是的， 真是可笑，哈哈哈!”(急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不这样!为什么?哈哈，为什么我偏偏要不这样?! 〔 切 光 。

**第** **四** **场**

〔酒店音乐茶座。酒绿灯红，舞姿摇曳。 一名歌女摇 摇摆摆在唱，没几个人认真听。

〔杜晨光与叶莺、杜佳慧、金丽娜，坐在一张桌前懒懒

地听。杜晨光心神不宁。 〔一曲终了，掌声瘳瘳。

**叶** **莺** 哼，这也叫艺术?这里的人也懂艺术!

**杜晨光** 没有谁为了艺术上这来。佳慧， 一会儿你唱，让你妈 高兴高兴!

**杜佳慧** 这几天爷爷总骂我，说再来唱就打折我的腿。 **杜晨光** 别理他。

**叶** **莺** 我哥来了吗?

**杜晨光** 说好九点到，(看表)哼，别是不敢来吧?

叶 莺 市里刚开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大会，他不能不加 小心。

**杜晨光** 他再不拿来一百万入股，“卡拉OK”就得天折；嫂子， 到时候我们都是一场梦。

〔关照东上。 **金丽娜** 关主任!

**关照东** 叶航没来?

**金丽娜** 已经过了二十分钟。您听到什么没有?

**关照东** 市里抓得正紧，有上告信，上边已经注意了你们的工 程。还有，人防办纪委反映李板正家暴富，新添了几 千元的家电，认为来路不明。怎么样，他那里该办的 都办完没有?

**杜晨光** 一切都妥当，他投资的五十万已经拨到账面上来了。 **关照东** 抓紧上，抓紧。重要的是早出成果、快出成果， 一俊

才能遮百丑。另外新闻界要再发动一下，影响越大， 上边就不能轻易对这下手。

**杜晨光** 明天就让报社发消息。

**关照东** 从现在起作事要谨慎，不能再出麻烦。我还有事先 走 了 。

〔关照东下。钱经理上。

**钱经理** 喲，杜老板，我可找到你了!

**杜晨光** 钱老板，你怎么来了?啊，我还有客人，要出去一下， 以后谈好吧!

**钱经理** 以后谈?我找着你可不容易啊!今天，你要把话说 清楚!

**杜晨光** 你喊什么!

**钱经理** 杜老板，你答应给我进一百台彩电，几十万交给你两 个月了，彩电呢?

**杜晨光** 等一等，告诉过你让你等。

**钱经理** 还等什么?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杜老板，彩 电我们不要了，把钱退给我们吧!

**杜晨光** 退钱?笑话，钱都汇给广东了，我哪有钱! **钱经理** 那你执行合同不?

**杜晨光** 什么合同?哼，要彩电现在没有，要命有一条!

**钱经理** 你不能赖账!

**杜晨光** 告诉你，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关卡多，时间要拖

.一阵子；好吧，我今夜打长途， 一周内无论如何让他 们把货运过来。行了吧?

钱经理 (哀求地)杜老板，求求你了，我们商店已经开不出工 资了。职工骂街、哭闹，您就行行好把我们这事先办 了吧!我这经理也没法干了，几十万元我也赔不起， 你就成全我们吧，我、我给你下跪了!

**杜晨光** 你这是干什么钱经理!一周之内给你货，不给你货， 我还给你钱，怎么样?

**钱经理** 那就谢谢你了!

〔杜晨光与金丽娜送钱经理下。 〔音乐起，一些人起身跳舞。

〔李板正与薛慕红上。薛慕红衣着华贵，风度翩翩。 李板正穿得也蛮考究，只是精神有些呆滞。他们坐 在一张桌旁。

〔服务员上。

**薛慕红** 来两杯咖啡。

**李板正** 一杯吧，我不喝。 **薛慕红** 两杯。

〔服务员下。

**薛慕红** 这是中国的上层社会，不适应要学着适应。 **李板正** 慢慢学吧。

**薛慕红** 一会儿咱俩跳舞。

**李板正** 你才教我两回，可别在这丢人。

**薛慕红** 丢什么人，咱们花钱了。你瞅谁?回头回脑的! **李板正** 哎!我怎么总觉得别人在瞧我们?

**薛慕红** 谁，谁呀?谁认识你老几?神经病。带你出来，就是 让你散散心，倒还疑神疑鬼的。

**李板正** 怪了，真是怪了；,这些天我总觉得别人瞧我，眼睛吓 人，长的、扁的，还有四楞的。

**薛慕红** 作贼心虚，你怕什么?过去你作报告，上千人盯着 你，你怕了吗?

**李板正** 唉，不一样啊!慕红，局纪委找我谈话了。 **薛慕红** 跟你说什么?

**李板正** 没什么。让我保持廉洁奉公的好作风，还说要经得

起考验，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 **薛慕红** 怎么扯到这上头去了!

**李板正** 你说，他们是不听到了什么? **薛慕红** 不，不会，敲山震虎。你怕了? **李板正** 要是跟你说，你怕不?

**薛慕红** 我，我装着没听见。别紧张，我想办法摸摸他们的底 儿 。

〔杜晨光与金丽娜复上。

**杜晨光** 啊，李处长，今晚这么有兴致?来，我请客。

〔金丽娜与薛慕红周旋。 **李板正** 杜经理，工程的事……?

**杜晨光** 一切顺利。我昨天看见市里的头头，他们还赞扬你

的改革意识，老李，你在领导那里又挂号啦!

**薛慕红** 杜经理，我们也遇到些——

**杜晨光** 现在办事没那么容易，改革嘛、开放嘛，总要有人闯 路子，不要怕人议论，我们是为了四化建设，对不对?

〔叶航上，他神色疲倦，走到一空桌前坐下。 **金丽娜** 晨光，叶行长来了。

**杜晨光** 失陪了，咱们回头谈。(与金丽娜过去)叶行长，今天

你可是姗姗来迟啊!我去要酒。

〔叶航一把按住杜晨光，摆手不要。

**金丽娜** 有心事?这么不高兴，喝两杯解解愁嘛!来酒! **杜晨光** 你怎么才来?

〔叶航不语。杜晨光斟满两杯酒。 **杜晨光** 老兄，你可不能半路收兵。

〔叶航不语。

**金丽娜** 怎么,你今天哑巴了?

叶 航 (喝了一口酒，从兜内掏出一封信)这是贷款协议，按

你们要的数。 **杜晨光** 谢谢你。

〔杜晨光欲接信封，叶航抽回。

〔杜晨光会意，示意金丽娜，金丽娜拎出一精巧的文 件箱。

**金丽娜** 都在这，用点一点不?

〔叶航摇头，欲拎皮箱，被杜晨光按住。 **杜晨光** 君子办事，按说好的数提给你。

〔叶航将信交给杜晨光，金丽娜将皮箱递给叶航。 **叶** **航** 咱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杜晨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与叶航对笑，碰杯) 〔叶航起身拎起文件箱。

**杜晨光** 金丽娜，他身体不舒服，你带他去休息。 **金丽娜** (搀起叶航)走吧，叶行长。(与叶航下)

〔茶座老板上。

**茶座老板**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晚本经理特聘歌坛新秀佳 慧小姐为诸位演唱一首：《给你一朵玫瑰花》,请诸位

捧场。

〔众人鼓掌，音乐起。

〔杜佳慧在叶莺陪同下登场。

〔杜佳慧一句未了，满座喝彩， 一些人起身随歌声跳 舞 。

〔叶莺和杜晨光跳舞。

〔杜星光上。他见女儿在演唱，闷郁地坐在桌前，服 务员送上酒。

〔一曲终了，听众欢呼：“再来一个!”

**杜佳慧** 谢谢大家，我再唱一只歌：《给我一个吻》。

〔乐起，杜佳慧欲唱。

**杜星光** (起身走到杜佳慧身边)别唱了! 〔众人惊，议论纷纷。

**叶** **莺** 星光!

**杜晨光** 哥，是你!

**杜佳慧** 爸，你，你来了?

**杜星光** 佳慧，走，跟我回家，回家! **杜佳慧** 爸 !

叶 莺 星光，她这是在工作。佳慧，别听他的! **杜佳慧** 爸 — —

**杜星光** 佳慧，是爷爷叫我来找你，叫你回家，听话，啊!

**杜佳慧** 不，爸，我喜欢在这! **杜星光** 不 行 !

**叶** **莺** 杜星光，你太过分了。你以为你这个纪委处长的女 儿在这唱歌给你丢面子是不是?

**杜星光** 我是她爸爸，我有责任安排她的生活。

**叶** **莺** 说得好听，你安排她的生活，就是让她在家待业?你

什么时候为她操过心费过力?你不想想你是干什么 的?谁用得着你，你用得着谁?谁能给你办事?

**杜星光** 叶莺，有话咱们回家说吧。

叶 莺 不，在这说清楚。我受不了你们家那些清规戒律。 女儿是我的。她爱唱，我愿意让她唱!

杜星光 (搂住杜佳慧)佳慧，听爸爸的，爸爸也爱听你唱，可 在这不行，你还小，你还没成人，回家唱给爷爷听



杜佳慧 爷爷不喜欢听我唱这些，他要听的我不会唱! 〔众人哄笑。

**杜星光** 不许胡说!(有些发火)给我回家，回去!听见没有?

〔杜佳慧委屈地点头，走下。 **杜星光** 叶莺，你也回去吧!

**叶** **莺** 用不着你操心，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茶座老板安抚众人，顾客三三两两下。

〔李板正与薛慕红迟疑了一下，走下。 **杜晨光** 哥，你怎么什么事都管?

**杜星光** 晨光，这一阵子怎么一直见不到你?晚上也不回家? **杜晨光** 业务忙，我们没端铁饭碗，全靠起早贪黑。

**杜星光** 对了，我跟爸爸商议一下，你送给叶莺的彩电、录放 机，今天下午我已送回你公司去了。

叶 莺 什么?

**杜晨光** 什么意思?

叶 莺 这是晨光送给我的，你凭什么给我送回去!我不是 党员，不是领导干部，你管不着这段!

**杜晨光** 你以为我行贿是不是?我送嫂子东西也犯了法是不 是?

**杜星光** 晨光，你用的不是你个人的钱，这你心里清楚!

**杜晨光** 我是经理，对本公司的业务往来我负全责，这是我的 权力。

杜星光 你没这个权力!几千块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中国 人还没阔到这么大方!你也不会这么大方!说得好 听，是你送的，你会白送?我劝你今后对谁都不要来 这套!

**杜晨光** 好哇，你查到我头上来了，告诉你，我行得正，可不怕 这个。嫂子，这事你看着办吧。(下)

**杜星光** 叶莺，你听我说……

**叶** **莺** 别跟我再说什么了。我听腻了、听烦了，听得快要发 疯了!

**杜星光** 叶莺 … …

叶 莺 (慢慢地坐到桌前)星光，我不难为你，你也别难为 我。我不和你吵，也不想和你吵了。录放机彩电你 都退回去了，你的家清白了，你也清白了，我也不会 影响你什么了。但是，杜处长，今后，你也别影响我， 我们都按自己喜欢的路走吧!

**杜星光** 叶莺，我……唉，我们有好多话要说的，啊，我们先回 家，回家再谈，好吗?

**叶** **莺** ( 摇头)你不要勉强我。

**杜星光** 我不、不勉强你。叶莺，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之 间一直是有些说不清的事情。我知道你怪我、怨我， 我也知道我给你、给孩子、给这家的感情太少了，或 者，我还不能让你们真正地快乐起来。所以，我越来 越觉得我是这样的孤独，越来越觉得远离了你们。 我也想调整自己，可是叶莺，有些事情我是无论如何

做不到、也不能做的。想想吧，我是个纪检干部，除 了这事业的尊严还有我做人的尊严，你能让我把这 一切抛开吗?

叶 莺 我没怪你，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我受不了，我不想那 样去生活，我过够了；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能有的时 间不是很多，我珍惜我自己，起码，我这辈子应该对 得起自己。星光，我今天可以跟你回家，但明天早展 我也许要重新走出来，我劝不了我自己，你也劝不了 我。星光，我们都想想，分开想想，让我自己去想、去 走、去生活吧!(起身下)

〔杜星光欲追又停，站在那里沉默片刻，茫然四顾，他 闷闷地坐在桌前喝酒。

〔薛慕红上，默默地冷眼看着杜星光。沉默。 **薛慕红** (夺下杜星光酒杯)不能喝就别喝。

〔杜星光低头不语。

**薛慕红** 我以为你是铁石心肠呢，气跑了老婆和女儿， 一个人 在这喝起了闷酒，就这么大的本事?

**杜星光** (眯起眼打量)你是谁? **薛慕红** 不认识了?

**杜星光** 是你?这么阔气，叫我真不敢认了。

**薛慕红** 我是跟随时代潮流，你呢，还是不想跟吗? **杜星光**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变得这么快?

**薛慕红** 有的人哪，什么都看不惯，别忘了，谁都有自己喜欢 的生活方式。

**杜星光**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薛慕红** 最近常来，早就想来!看见你和老婆吵起来，回来劝 劝你。工作忙吗?

**杜星光** 但愿我能失业，但愿我不忙。

**薛慕红** 可你目前要抓的案子又特别多是不是?怎么那么让 人不省心呢?老同学，你不觉得失望吗?

**杜星光** 我失望的是有些人连起码的作人标准都丢了! **薛慕红** 你说谁?

**杜星光** 谁?哼，太多了。

**薛慕红** 也许，这么乱七八糟地胡来就是对的。初级阶段嘛， 大家都是商品，互通有无，互相交换……

**杜星光** 请你自重，别再胡言乱语!

**薛慕红** 听不听在你，你还和念书的时候一样，那么傻，傻，傻 透了。告诉你，得放手且放手，把别人都逼得没路 了，你也没路走。

〔杜星光冷眼看着薛慕红，目光很凶。 **薛慕红** 你、你要干什么?

杜星光 哈哈，真有意思，告诉你，我可不是头一次听到这样 的话了；要是我认这个，也轮不到你今天来开导我 了 !

薛慕红 我们毕竟是老同学，而且，我们还有过那么段感情。 听人家说过没有：“受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穷了我 一个，没有后来人!”

杜星光 没有就没有!就我一个又怎么样?你以为共产党真 的要垮下去吗?你以为我们真的不能治理我们的党 和国家吗?人们都死不了，走着瞧，走着瞧!

薛慕红 听着，我的这些话你可以不放在心上；有件事我告诉 你：我可以回去跟板正说，让他安排你女儿工作，她

不用到这唱歌来了! **杜星光** 谢谢，我不需要。

**薛慕红** 星光，我没别的意思。

**杜星光** 你有也罢，无也罢，我不需要。我也告诉你，干我们 这行，说不定要查到谁，说不定明天就查你那个李板 正，我谁的情也不欠。

**薛慕红** 什么,你要查老李?你查他什么?

**杜星光** 急什么,没做亏心事，不怕我这样的叫门。哼，你要 真的往心里去也好，打打预防针，省得以后见面不好 说话!

**薛慕红** 你，你真是谁也不认识了!可，可怕!(下) **杜星光** 我认识我自己!

〔柳薇急上。

柳 薇 杜处长!(拿出一份材料)已查明“卡拉OK”工程涉 及受贿人员十几个，总金额十三万。另外，杜晨光还 以买彩电为名，骗取明光商场等三个企业的资金60 万元，检查机关决定收审杜晨光。市纪委要连夜开 会，研究下一步工作。

**杜星光** 这里面涉及我的家属兄弟，我参与不太方便吧?

**柳** **薇** 纪委党组对你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决定让你参与和 领导这个案件的工作。

**杜星光** 好，咱们走! 〔切光。幕落。

**第** **五** **场**

〔杜云岗家。客厅。

〔幕启时，杜云岗在看报。杜睿埋在书堆里翻阅资 料。杜佳慧心绪不宁地上。

**杜** **睿** 佳慧，见到妈妈了? **杜佳慧** 嗯 !

**杜** **睿** 怎么没同你一块回来?

**杜佳慧** 妈妈说，她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杜** **睿** 唔 ?

**杜佳慧** 妈妈问我跟爸爸还是跟她，要我抉择，我该怎么办 哪?姑姑。

**杜** **睿** 会闹到这种地步?

**杜佳慧** 妈妈伤心透了……(摇头)没希望了……

杜 睿 哼，中国人太可怜了，一台彩电，一台录放机就可以 破坏一个家庭。

**杜佳慧** 爸爸总是那么认真，连我都觉得他太有点那个了。

**杜** **睿** 大堤都决口了，只你爸爸一个草袋子就能堵住洪流?

说得客气点，自作多情，典型的悲剧人物。 **杜佳慧** 妈妈也这样说他。

**杜** **睿** 从法律观点讲，你妈妈那样做也是错的，是违法的。

杜佳慧 (茫然)都错了?

杜 睿 当然，这才导致了这场家庭悲剧。也许有一天，他们

共同发现了这只是一场误会，是社会现实对他们的 一种嘲弄。

杜佳慧 姑姑，你劝劝我妈妈让她回家吧。 〔金丽娜急匆匆上。

金丽娜 大姐，杜经理在吗? 杜 睿 (冷淡地)不在。

金丽娜 我找他有急事。

杜 睿 我再说一遍，他不在。 金丽娜 (自语)去哪儿了?

杜云岗 怎么,有急事?

金丽娜 是的!我去找找他。(急下)

杜云岗 (望着金丽娜走去的方向疑惑不解)唉!(转向杜佳 慧)佳慧，你妈没回来?

〔杜佳慧无言地点点头，走上楼去。 〔小车煞车声。杜星光上。

杜星光 爸爸，晨光回来了吗? 杜云岗 没有哇。怎么啦?

杜星光 出事啦，我得找到他。

杜佳慧 爸爸，你去哪儿?你为什么不去找妈妈? 杜星光 (停步)佳慧!

杜佳慧 爸爸，你去跟妈认个错，妈妈就会回来的。(恳求)我

想妈妈，爸爸，你不想妈妈吗? 杜星光 (叹口气)唉!

杜佳慧 (扑向杜星光怀里)我要妈妈!

杜 睿 佳慧，爸爸有事，咱们走吧!(与杜佳慧下)

〔杜星光心绪万千地望着走下的女儿，长长地叹口气 急步走下。杜云岗也走下。

〔静场。

〔杜晨光、关照东、金丽娜匆忙上。

**金丽娜** 刚才在出租车里我不好说，听说检查院要抓你。 **杜晨光** 什么?

**关照东** 唔，怪不得昨天市里下令停了“卡拉OK”工程。

**杜晨光** (沉思良久，突然抓起电话)喂，老王吗?我是杜晨 光，你马上和孙会计到银行提二十万现金送来，我有 急用。哎呀，甩他几千不就解决问题了嘛，尽最大努

力去办，能提多少提多少。

**金丽娜** 你不能走，要走咱们一块走。

**杜晨光** 你得留下来疏通关系，争取“卡拉OK”复工，只要开 工，事情就好办。我只是出外避避风头，我是要回来 的 。

〔警笛由远而近，杜晨光惊慌失措。警笛声又由强转 弱，渐渐远去。

**金丽娜** 吓死我了。不行，晨光，你得带我走，我不能提心吊

胆过日子，我怕!

**杜** **晨** **光** (安慰地)好吧!你到银行去看看，快些把款提出来， 我等你。去吧!

〔金丽娜下。叶航神不守舍地上。

叶 航 (跌坐沙发里)纪委找我谈话了，叫我交待。来头不 小哇!

**关照东** 慌什么?敲山震虎而已。

**叶** **航** 账面上少了三十八万多，拿什么去平?工程停了，这 么大数字的一笔款往哪儿去安?

〔关照东语塞，踱步。

叶 航 听口气，市纪委都立案了，是市里的大案、要案。那 拨家伙是吃党饭的，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想招儿， 不是伸脖子睛等着挨整吗!

**杜晨光** (果断地)走，我离开东北!

**叶** **航** 走?

**杜晨光** 我是“卡拉OK”的总经理，钱是经我手花的，我一走 事也就了啦，你们也用不着慌了。

**叶** **航** 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杜晨光** 我看没什么复杂的，他们不外乎指控你们受贿，找不 到行贿的何谈受贿?

**叶** **航** 你说得太天真了。

**杜晨光**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被抓起来，只要我不往外扔你 们，你们照样没事儿。关主任，你怎么不说话?

关照东 (笑了笑)不要太悲观了吧!不就纪委找你谈谈话 嘛，慌什么?想吃就别怕烫，刚见点热乎气就缩手， 还想赚大钱?

叶 航 哎呀!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你说该怎么办?

**关照东** 不就账面上少了三十八万多块钱吗?这么大的工程 不买材料吗?只要我们能请出一位有权威的通天人 物当董事长，谁还敢来查?再请他到市里找梁市长 说句话，“卡拉OK”就可以继续动工；只要动工，那三 十多万块钱往大楼成本里一打，一切不都化解了吗?

**杜晨光** 高!姜还是老的辣呀。

叶 航 妙，这个办法真妙!那……谁来当这个董事长呢?

**关照东** 老首长。 **杜晨光** 爸爸?

关照东 老首长资格最老，给朱德委员长喂过马，这样的老资 格市里有吗?威望高，路子广，门路通，别说市里，省 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哪个门推不开?

〔杜云岗出现在楼梯上。 **杜云岗** 让我去开哪扇门哪?

**杜晨光** 给我们联营的“卡拉OK”掌掌舵。 **杜云岗** 掌舵?

**关照东** 老首长，晨光的“卡拉OK”工程被市里停了。 **杜云岗** 为什么?

**关照东** 不是正赶上压缩基建项目这股风嘛。其实事情好 办，只要首长到市里找梁市长说句话，工程就可以继 续动工了。

杜晨光 爸爸，现在办事太难了。方方面面都卡脖子，稍微照 顾不到就找你麻烦。咱们头皮薄，谁都碰不起。我 们想请爸爸当董事长，挂个名也行，有您当招牌，准 避邪!

**关照东** 老首长，我看您就别推辞了，帮他们一把吧，在“四

化”建设中，您再尽份力。 **叶** **航** 大伯，您就帮帮我们吧。

**杜云岗** 要我帮忙倒可以，不过你们要说实话，工程为什么被 停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杜晨光** 事情很复杂，但是没什么大事，是暗中有人卡我们， 您就不用再问了，您就帮帮我们吧。

**叶** **航**

(同时地)是啊，您还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关** **照** **东**

〔杜星光走上。

〔关照东站起同杜星光打招呼。

关照东 下午我还有个会，老首长，我先走了。 叶 航 我也回银行，一块走吧。

杜云岗 有事都去忙吧。

〔关照东与叶航下。

杜星光 晨光，你留一下，我找你有事。 杜晨光 什么事?

杜星光 这个 …… (神态不安)

杜云岗 星光，有什么话就说，直截了当的，你们是亲兄弟一 家人嘛。另外，有件事你也帮我参谋参谋，晨光遇上 麻烦了，工程停下来了，他们想请我去当董事长……

杜星光 (一怔)董事长?晨光，你……你竟能干出这种事，用 爸爸的威望去掩盖你们的犯罪行为，你这不是毁了 他老人家一生的荣誉吗?

杜晨光 你怎么总是大惊小怪的?左得出奇!

杜星光 别再演戏了!我问你，你账面上突然少了四十多万，

这些钱你把它弄哪儿去了? 杜云岗 (一惊)啊，四十多万?

杜晨光 (慌乱但又很快镇静下来)哎呀，我当然有去处……

杜星光 去处?哼，事到如今你还在骗我们。你自以为聪明， 其实——

杜云岗 这四十多万你是咋花的?啊?工程刚动工，能花几

个钱?啊?

杜晨光 你们干嘛逼我!

杜星光 你们大肆挥霍，到处行贿…… 杜晨光 拿出证据来!

杜星光 证据?

杜晨光 你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地在爸爸面前胡说八道!

**杜星光** 你那辆“拉达”出租车怎么买的?黄河大街那套商品

房又是用什么钱买的? **杜晨光** 这 …… !

**杜云岗** (气极)你……你吃了豹子胆啦! **杜星光** 你这是犯罪!

**杜晨光** 你把我抓起来吧!哼!

**杜星光** 会有人来抓你的!(耐心地)晨光，听哥哥的话，当前 摆在你面前的出路是主动交待问题，尽快倒赃，争取 宽 大 。

**杜晨光** 就没有第二条路了? **杜星光** 这是惟一出路!

**杜晨光** 是啊，只有走这条路，你亲手抓的案子才能见成绩， 你这个副处级才能提为正处级，也许还能高。将来 你还能到处讲用，亲哥哥怎么样大义灭亲抓走亲弟 弟……

**杜星光** 晨光!你 ……

杜晨光 呸!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没把你看在眼里，说实 在的，我可怜你!是的，我想发财，想发大财。我们 几代革命得到了什么?还不是红彤彤的穷光蛋!爸 爸革命了一辈子，工资都不如一个卖雪糕的赚的多； 你是处级干部，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到高级饭店吃 一顿中档的饭菜。革命给了你什么?啊?我所以想 干一把，是想把这个家闹起来，让它富起来，叫爸爸 过个幸福的晚年，姐姐再不当那个穷秀才，把你们那 个家武装起来，让侄女佳慧在我的“卡拉 OK”唱红， 也成为歌星……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工程给停了，在 我想办法去补这个漏洞的时候，你却出来整我，把我

往监狱里推，你……多原则、多清白、多革命，革命得 没有一点人味!

**杜云岗** 混帐!(打了杜晨光一耳光)

〔金丽娜拎皮箱上。

**金丽娜** (走近晨光耳边低声)钱，提出来了!

**杜晨光** (接过皮箱)现在我终于看清了这个家，从此以后，咱

们一刀两断。我走! 〔警笛声由远而近。

〔杜晨光拎起皮箱，神色慌恐。 **杜云岗** 站住，你不能走!

〔杜晨光绕过杜云岗欲走，警察甲、乙上。

**警察甲** 杜晨光，你诈骗国家资财，大肆行贿，你被逮捕了! **警察乙** (打开皮箱)钱还在!

**杜晨光** (被戴上手铐，向杜星光敌意地瞥了一眼)哼，你得意 了吧?

杜星光 (走近杜晨光)我知道你恨我，愿意骂你就骂我几句 吧，我不怪你，只要你心里能痛快些。在你眼里干我 们这行的人，无情无义，没有良心，没有人性，是铁石 的心肠。为什么能这样?这是因为我们所站的位 置，看问题的角度迥然不同罢了。只谈人性不谈党 性，只谈人情不谈国情，只想个人安乐不想“四化”建 设，人人都这样想这样做，哪里还有党，还有国家? 我是你哥哥，同时我也是维护党纪国法的纪检干部， 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是我的天职，我想在不久的将 来你会谅解的，一定会的。

〔杜晨光迟疑片刻没有说话，缓缓地转过身欲走。

**杜云岗** 等等!(为杜晨光披上一件上衣)晨光，你今天走到

这一步，爸爸也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你死去的妈 妈!(呜咽)

**杜晨光** 爸——爸!(跪倒在地) 〔 幕 落 。

**第** **六** **场**

〔李板正家。

〔功臣的家里清静而压抑。天已亮了，室内的灯还亮 着，窗帘紧紧地拉着，彩电和冰箱仍是那么显眼地摆 在那里，却似乎没有了光彩。

〔李板正又是一宿没睡，他坐在铁床上低头抽烟。 〔薛慕红从里屋出来。

**薛慕红** (看一眼李板正)又是一宿没睡? 〔警笛由远而近。

〔李板正双手颤抖，香烟掉在地上，他抓起事先准备 好的衣服站起来等着。警笛声一掠而过。

〔薛慕红惊魂稍定，从地上捡起香烟按在烟缸里。 **薛慕红** 他们会来抓你?

**李板正** 杜晨光被捕了，关主任和叶行长也先后被收容审查 … … 唉!

〔薛慕红心神恍惚，她关掉灯去拉窗帘。 **李板正** 别，别打开。

**薛慕红** 怎么,你?

**李板正** 让黑夜更长点，我的心还稍许安定些。 **薛慕红** 我去弄点早饭，你总要吃一 口。

**李板正** 是啊，我是得吃一口，这是我在家里最后一顿饭了。 **薛慕红** 别这样说，也别这样想，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功臣

呀 。

李板正 功臣?我还有什么脸去面对法庭面对党?人们会更 加鄙视我，说我过去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难道不 是吗?只消一台冰箱、 一台彩电，就把我降服了，轻 易地降服了。

**薛慕红** 是我害了你，板正。都怪我，是我给你施加了压力。

**李板正** (摇头)不，怪我自己。我李板正并不是铁板一块，不 是 ……

**薛慕红** 是我逼的你。

**李板正** 你听我说。当我看到他们送来冰箱、彩电，我心情和 你同样激动，心想这才应该是薛慕红的家呢，我多想 收下；可是我拒绝了。我所以拒绝并不是想到这是

公家的财产，不能化公为私，而是害怕，怕犯事…… **薛慕红** 板正，你别说了。真的是我坑了你。(哭)

**李板正** 哭什么?慕红，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你不是说要弄 点饭吗?去吧，买最好的，摆一桌席，我们俩正正经 经地吃一顿，喝个痛快，也许这是最后一顿了。

〔薛慕红默默地站起来，拎起菜篮。 **薛慕红** 我去了。

**李板正** 嗯，去吧。

〔薛慕红下。

〔李板正想抽支烟，烟盒空了。他缓缓地站起来，踱 步。警笛声由远而近，他慌乱地抓起衣服。

〔警笛声一掠而过。李板正走到窗前，揭起窗帘的一 角往外看了看。他回转身，蓦地，他看见了丢在墙角

的立功奖状，他捧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衣袖擦拭着玻 璃上的尘垢，擦了又擦，似乎想擦去那蒙在上面的耻 辱。

李板正 擦不掉了，擦不干净了。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 这样?(念着奖状上的字)军功状：兹授于海防防空 战斗中二等功臣李板正 ……二等功臣，哈哈哈。二 等功臣，这是我吗?这还是我吗?李板正，谁是李板 正?(声音在室内回荡)

〔骤然间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响起，敌机俯冲扫 射、投弹的尖叫、火光、气浪弥漫在舞台上。

〔一个声音在呼叫：“连长—— ” **李板正** 谁?谁在喊我?

〔声音：“连长、连长、连长!”

**李板正** 二排长?五班长……我在这哪-----

〔声音伴随着敌机的俯冲轰炸：“连长，快下命令，敌 机冲过来了!快下令开炮!”

**李板正** (在房中四下搜巡)敌机在哪，在哪?我看不见，我听 不着，二排长，快告诉我，敌机在哪儿?

〔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李板正晃了一下倒在地上，后 又爬起。

李板正 活见鬼!敌机在哪里，炸弹在哪里?啊，这是冰箱、 彩电，都是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呀!值好几千元，怎么

都扔在我家?别扔给我，我害怕，害怕呀! 〔敌机俯冲的怪叫声又起。

〔声音：“连长，敌机又压下来了。你看清楚，看清 楚!"

**李板正** 看清楚?我怎么看清楚?现在的事合理的不合法，

合法的不合理；公就是私，私就是公；权就是法，法就 是权；胆小的一无所有，胆大的腰缠万贯；太乱了，变 得太快了!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啊!

〔巨大的爆炸声。

〔声音：“连长，你快隐蔽，你躲一躲啊!”

李板正 我往哪躲啊!四周都是看不见的枪口、炮口，黑洞洞 的直接瞄准我，还有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个定时炸 弹!到处握手、到处洽谈，到处是笑脸、是朋友，我应 酬不了，我躲不开他们!

〔声音：“连长，坚持住，不能倒下去!” 〔李板正在房间内四处躲闪。

〔爆炸声、枪声渐渐平息。代之而来的是架子鼓短促 而节奏分明的敲击，鼓点越来越强。

李板正 (听着鼓声，无比恐慌)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就 要把我带走了。二排长、五班长，救救我，救救—— (倒下)

〔走进来的薛慕红发现地上的李板正，呼叫着扑上 去 。

**薛慕红** 老李!(扶起李板正)板正，你怎么啦? **李** **板** **正** (呆怔地望着薛慕红)你，你是谁?

**薛慕红** 我?我是谁?

**李板正** 二排长，你是二排长。

**薛慕红** 板正，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慕红!

**李板正** 慕——红?(渐渐清醒)唉，他们都走了，走了。惟独 让我活着 ……

**薛慕红** 板正，你千万别胡思乱想，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怕也 没用，只有听天由命了。(放好桌子，摆上酒菜)

**李板正** 慕红，我们挨近点好吗? **薛慕红** 嗯!(为李板正斟酒)

**李板正** 慕红，我们结婚十三年了吧? **薛慕红** 嗯，整整十三年了。

**李板正** 从结婚到现在，今天咱俩头一回坐一起喝酒。我 ……我李板正除了会打仗，没有别的能耐，这十三年

苦了你了，真对不住你。

**薛慕红** 别这样说。(靠近李板正)

**李板正** 我一个大兵，从越南一身臭汗提拉脑袋回国，遇到了 你。我想都没敢想你这个大学生能成为我的老婆， 可你不顾一切地嫁给了我。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 道你委屈，我也知道你并不真正爱我；可我知足，这 辈子没白当回兵，没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没白做一 回人。我真想让你过得好些，一天能有个笑模样，可 现在，又让你跟着遭罪，跟我犯难，唉!

**薛慕红** (哭)板正，是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是我害了 你……

**李板正** 也许这就是命吧!象下棋似的，该走这步了。也许

我要坐牢，七年、八年或许十年。 **薛慕红** 我等你!

**李板正** 等我刑满释放的时候，工资、地位全没了，只是个普

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体弱多病的小老头。

**薛慕红** 我养活你。永远陪伴着你，我们重新安排生活。

**李板正** 别说傻话了。

**薛慕红** 我说的是真话。

**李板正** 你还年轻，有知识，人又长得漂亮，你应该重新安排 你的生活。你违心地陪伴了我十三年，为我葬送了

青春年华，我已经欠下了你的情，我怎么能再让你为 我做出牺牲呢?那样，我李板正还有点人味吗?慕 红 ……

**薛慕红** 别说了!板正，十三年了，我没疼过你，没爱过你，到

底是为什么我说不清楚，有时候我连你的面容都很 难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为这我曾经怨恨过你，现 在，也许是我的良知发现了。我重新认识了你，也认 识了我，是我把你推进了罪恶的深渊。可是，你却不 恨我，不怨我，你是个好人哪!我不能没有你!不管 你到哪里，走得多远，我都等着你，永远等着你，只求 你能原谅我的过去 ……

**李板正** (泪眼模糊)慕红 …… !

**薛慕红** (将酒杯递给李板正，自己也斟了 一 杯)板正，喝吧。 (与李板正对饮而干)改建人防工程的报告是你签字 批准的，彩电、冰箱是我要的，罪责在我身上，我马上 去市纪委说清楚。

〔门铃骤然响起，二人一惊。

**薛慕红** (扑向李板正怀里紧紧抱住他)不，你不能去! 〔门铃又响起。

**李板正** 慕红，别怕，我去开门。 **薛慕红** 不，我去!

〔薛慕红拉开门，门口出现杜星光。 **杜星光** 慕红，老李在家吗?

〔薛慕红挡在门口不答。

**李板正** 在，我在家。(拉开薛慕红)杜处长，等我穿件衣服就 跟你走。

**杜星光** 我可以进来吗?

**李板正** 当然可以!快请进来坐吧。

**杜星光** (走进室内)你们在吃饭?早饭还是午饭?

**薛慕红** 怎么,连我们夫妻最后吃顿吃的时间都不给吗? **杜星光** 我来是想看看老李。

**薛慕红** 看什么?看我们的笑话?看我们夫妻是怎么样分开

的?我们这个家是怎么散的?老同学，你赢了! **杜星光** 你想到哪里去了。

**薛慕红** 我想到你心里去了。我说出了你心里想说而不敢说 出来的话。

**杜星光** 你怎么能这样想?

**薛慕红** 我不能不这样想!我受难了，我犯罪了，你可以任意 处置我们，因为你手里有权!

杜星光 老同学，你误会我了。我知道你们对纪检干部有看 法，好象我们不通人情，专门是整人的，实际上这是 一种偏见。当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党的干部在包 裹着糖衣的炮弹前倒下去的时候，我们不痛心吗? 看着我们的党风一天坏似一天，党的肌体染上了各 种各样的病毒，我们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吗?要 管，就要得罪人，遭致攻击，甚至疯狂的报复。这样 的事业公平吗?

薛慕红 哼，你也谈公平?彩电、冰箱是我收下的，杜晨光直 接向我行贿，老李只是批个条子，你在办案的时候， 为什么全算在老李的身上?这公平吗?你为什么不 整我专门整老李?你自认为做得巧妙，可是，你那阴 暗的心理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说穿了，你是以

权谋私，实现人为的报复!不是吗? **李板正** 慕红，你不要胡说!

薛慕红 板正，我历来说话都是有根据的。你也不妨听一听， 分析分析。我们今天所以陷入困境，症结究竟在哪 里?看一看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二十年 前，我们同在一个大学里念书。我们相爱了，几乎是 形影不离。可是后来，我把你甩了，你几乎要自杀， 闹得满城风雨，成为学校里头号桃色新闻。你能不 恨我吗?二十年后的今天，你等到了时机，你能轻易 地放过吗?

**李板正** (怒目而视)原来是这样!

**杜星光** (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变化)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一 些话，我不想解释，因为它没什么价值，是的，一文不 值。我只想说我这次来是市纪委冯书记要我来找李 板正同志谈一谈，使他能够实事求是地交待问题，提 高认识。因为他过去终归是为党为人民立过二十几 次战功的功臣，能拉还是要把他拉过来。想不到，你



薛慕红 这一套我听得多了，我也领教过。拉老李吗?往哪 儿拉?你不也是在拉你的亲弟弟吗，结果呢?不但 你妻子离开了你，连你的亲生女儿也不愿跟你在一 起，你还有一点人味吗?

**李板正** 慕红!

**杜星光** 哼，真没想到你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你们侵吞了国 家财产却还理直气壮……

**薛慕红** 你没有侵吞吗?“卡拉OK”的总经理不是照样给你 们家送去了一台彩电一台录放机吗?你只是比我们 早送回去几天，你怎么就成了英雄，我们怎么就成了 罪犯?我要到纪委控告你!

**杜星光** (气极)你!

李板正 慕红，别说了!(态度卑微地解释)处长，她是吓坏 了，理智乱了，胡言乱语，您可别生气呀。一切的错， 都错在我李板正的身上，跟慕红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 都没有。要坐牢，我去坐，五年、七年，十年八年我没 怨言，只求您原谅她，原谅她!(拎起衣服)处长，我 这就跟你走!

**薛慕红** 板正——(跪在李板正脚下)

**李板正** 慕红……(扶起薛慕红)杜处长，咱们走吧!

**杜星光，**等一等!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弄清我来你们家的目 的，说真话我是来做客的。

〔李板正与薛慕红一怔。

杜星光 我曾经说过，市纪委冯书记非常关心板正同志的问 题，几次过问案子的进展情况。他指示我要历史地 看问题，对犯错误的人要拉一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 打倒一批而是要拯救一批。今天，我就是按照冯书 记的意思来你们家做客，和板正同志谈心的。

〔李板正、薛慕红面面相觑，感激动容。 **薛慕红** 叫我完全给弄颠倒了，原谅我吧。

**杜星光** 我完全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少顷)过去板正同志立 过几次战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今天，在改革 的新形势下犯了罪，党和人民绝不会丢下不管。只 要能彻底交待，老实认罪，检举他人，戴罪立功，主动

退赃，我们可以从轻处理，免予起诉。 **李板正** 真的?

〔杜星光深沉地点点头。 〔 切 光 。

〔灯光复明。

〔星期日的早晨。

〔杜星光站在立交桥上，向远处眺望，交错 穿行的车辆引起他对人生之路的思索。

〔急驰的车声，喇叭声。悠扬的乐声。 〔叶莺和杜佳慧出现。

**杜星光** 他们是谁?这么熟悉的身影?叶莺和佳慧，我最亲

近的人，而今变得这样陌生。

〔杜佳慧呼叫声：“爸爸!”走上。

**杜星光** (呆怔片刻，伸出双臂迎向走来的杜佳慧)佳——慧， 我的孩子!(搂住杜佳慧)

〔叶莺难过地低下头，拭泪。 **杜星光** 能原谅爸爸吗?

**杜佳慧** 不，爸爸，您能原谅妈妈吗?

〔杜星光望着叶莺。

杜佳慧 (扑向叶莺)妈 — — 妈!

〔杜星光向着叶莺走去。

〔叶莺也迎着杜星光走去。 〔幕落。

**—** **—** **剧** **终**

**日** **蚀**

童 汀 苗 房 子 顾天高

童汀苗，男，51岁，浙江省话剧团副团长。 房子，男，57岁，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

顾天高，男，54岁，浙江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兼浙江省话 剧团团长。

**人** **物**

季敏 — — 江南丝联厂厂长。

廖立荣——市丝绸公司副经理。

孙玉华——江南丝联厂厂长助理。 左伦 — — “青年作家”。

维 娜——季敏的女儿，歌星。

闻如燕- 太平洋实业公司的幕后操持人。 三公子——太平洋实业公司总经理。

沈科长——江南丝联厂供销科科长。

供销员- 姓钱，与江南丝联厂有关系的供销员。 李师傅——江南丝联厂传达室工人。

阿根 — — 江南丝联厂机修工。

阿 娟- -江南丝联厂合同工，阿根的女友。

雅 琴——江南丝联厂合同工。 陶 妹——江南丝联厂合同工。 阿 菊——江南丝联厂合同工。 老 赵——江南丝联厂干部。

云香嫂——江南丝联厂老工人。 小 朱——汽车司机。

罗 珍——廖立荣的妻子。 老 郑——市纪委书记。 张文斌——户籍警。

戈师傅——江南丝联厂老工人。 胡师傅——江南丝联厂老工人。

小 高——闻如燕的秘书。 古广达——画家。

茧站站长、茧贩、工商干部、检察院干部、看相老头、 民航和咖啡厅服务员、港商、工人群众及宾馆警卫 等。

〔江南，某省城机场的候机厅。

〔透过玻璃墙看得见飞机的起落，墙中有 一 自动门为 旅客出口。几张候机厅特有的长沙发和几盆室内植 物，显示出这个机场的档次。几张抽象派的画，颇具 现代感。大厅拐角有一电话。

〔在班机起落声中灯亮。几组候机、接人的旅客散坐 在大厅各处，他们中间有政府官员、企业家、旅游的 外国人和港、台同胞。

〔播音员用中、英、日及粤语播音：“从北京飞往广州 的CA—5012 航班，因北京上空有雷暴雨，晚半小时 起飞，18点20分到达本港。”

〔候机厅中的人们一阵骚动。

〔电话铃声， 一民航服务员接电话。

**民航服务员** 喂……好，请等一下。(放下听筒，向候机的旅 客)丝绸公司廖副经理电话!

〔廖立荣，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走向电话机，他 高高的个子，潇洒、飘逸。

**廖立荣** ( 从服务员手中接过电话听筒)哪 一 位?什么事?

……不行，不能来，我在接北京的贵宾，明天到家谈。

(挂断电话，点燃一支香烟，陷入沉思)

〔孙玉华上。她三十开外，体态丰满而匀称。 廖立荣 玉华!

孙玉华 廖副经理。

廖立荣 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半个钟头了。(拉孙玉华坐 下 )

孙玉华 厂里有点事耽搁了。

廖立荣 你这个厂长助理还挺负责任嘛。

孙玉华 我们这些小不拉子，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呗! 廖立荣 什么要紧的事非要今天办?

孙玉华 要我查找一些报表材料。 廖立荣 什么报表?

孙玉华 进出厂丝的报表。 廖立荣 谁叫你查的?

孙玉华 厂长。

廖立荣 季敏?(有些生气)别理她。这个寡妇，就她会来事。 孙玉华 你别这样说!她可是个好人。

廖立荣 好人?刚才你们供销科长的电话都打到这儿来了，

说她把上半年进出厂丝的报表都调了去。 孙玉华 对，厂长她要亲自查一查。

廖立荣 (稍有收敛)应该查，应该查。计划是我下达的，调拨 也是我批的，让她去查吧。

孙玉华 我怕她再查下去会牵连公司领导 ……

廖立荣 你的神经太脆弱了!公司领导就不能查了?谁能保

证我们在改革中不犯点错误?查嘛! 孙玉华 看不出，你还真是个彻底的改革派!

廖立荣 玉华，等闻大姐到了，我要把你介绍给她的出国团

组。我要用上等丝绸把你打扮成仙女，让你成为丝 绸皇后!

**孙玉华** 可我又不是企业家 ……

**廖立荣** 华华，你的聪明才智是我们企业家的骄傲!你会成 为未来的优秀企业家!

〔“青年作家”左伦上。他三十左右，留着长发，穿着 名牌风衣，一副现代派诗人的样子。

**左** **伦** 廖副经理!

廖立荣 啊，我们的青年作家来了! 左 伦 怎么,班机还没到?

廖立荣 北京上空有暴雨，晚起飞半小时。 左 伦 这位漂亮的小姐，认识一下吧。 孙玉华 孙玉华。

廖立荣 江南丝联厂厂长助理，(指左伦)青年作家左伦。 孙玉华 左伦?

廖立荣 左罗的弟弟，左拉和拜伦的结合体。

孙玉华 哟，那您是双料的大作家啦!(接名片)啊!您的官 衔可真不少啊，“企业家联谊会”特约记者，哦，我想 起来了，您最近发表过一篇《不会陨落的星星》,对 吗?

左 伦 对呀，您看过?

孙玉华 在我们江南厂反响可大啦! 左 伦 因为写的是你们厂长的女儿?

**孙玉华** 有人说这个记者是为了追求她的女儿才写的，也有 人说肯定得到过这位歌星的好处，至少也有拍马之 嫌。

左 伦 对不起，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她母亲。

**廖立荣** 遗憾得很，没有看过这篇奇文。

**左** **伦** (从风衣口袋里取出一份小报)请批评指正!

**廖立荣** (接过小报)我以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的名义，要查 查你这个特约记者从中受了多少贿赂。

左 伦 嗨，谁向穷作家行贿呀，几个稿费贴进去买烟还不够 呢!是不是，孙小姐?

**孙玉华** 隔行如隔山，你们作家、记者怎么受贿我们可不清 楚。

**廖立荣** (使劲地拍着小报)很好!真是天才作家，虽然你写 的是《不会陨落的星星》,而实际上她已经陨落了，偷 税漏税款尽管补交了，也掩盖不了她的过错。高明!

左 伦 秘书长大人，我的“丝绸大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

这件小事有那么大的兴趣?

**廖立荣** 对不起，这超出了采访的范围。 孙玉华 嘘——来了!

〔季敏上。她四十五岁左右，端庄大方。虽已步入中 年，但风韵犹存；虽被冠以优秀企业家的称号，却不 失朴实、谦逊。

孙玉华 (热情迎上)厂长!

季 敏 (亲切地)玉华，你也在这儿?

孙玉华 我正为计划的事向廖副经理求情呢。 左 伦 季厂长也来接客人?

季 敏 什么客人，我女儿，这孩子总让人放心不下。 **廖立荣** 她也从北京来?

季 敏 是啊。喏，上次为补交税款的事闹了场风波，小左还 来采访过。

**廖立荣** (扬了扬手中的小报)我正在拜读。

季 敏 谢谢廖副经理关心。你们是来接哪位大人物呀? 廖立荣 一位北京来的女首长。

孙玉华 (在季敏耳边悄悄地)太平洋公司的。 季 敏 真的?太平洋公司?

廖立荣 这家公司天上地下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对了，还得 加上一句，无所不能!

季 敏 通天?

廖立荣 大概吧。

季 敏 这么神通广大?

廖立荣 这么说，我们的歌星和客人同机?

季 敏 可能吧。(走向廖立荣)廖副经理，我们的报告您看 了吗?

廖立荣 看了。你的助理盯得这么紧，我能怠慢吗?

季 敏 蚕茧收不上来，厂丝计划又不足，逼得我们只能发百 分之七十五的工资……

廖立荣 (耐心地)丝绸行业情况大致相同，不只是你们一家， 所以说跌入低谷嘛!

季 敏 可是上边分配给我们的计划，为什么月月不能兑现? 廖立荣 不是经过公司批准的吗?

季 敏 我怀疑是不是都经过批准。

廖立荣 所以你在查供销科长的月报? 季 敏 (惊)这么快你就知道了?

廖立荣 查漏洞是必要的，但对当前形势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不能光等上面调拨，那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季 敏 难道对骨干企业的分解就是改革的目的? 廖立荣 你看，又来了!

〔播音员声：“由北京飞往广州的CA—5012航班已经

到达本港。”

〔接客人的人们向门口拥去。最先进入候机厅的是 歌星维娜，她正当青春年华，装束入时。

维 娜 (一眼认出了季敏)妈妈!我真没想到您会来接我!

季 敏 维娜，我不放心!税交了吗?天冷也不知道多穿件 衣服 。

维 娜 这不挺好吗?我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女首长，她可 好了，要认我做她女儿，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她。

季 敏 来，我帮你去取行李。(下) 维 娜 我自己去吧!

〔几名民航服务员来到自动门前维持秩序。广播中 响起《迎宾曲》,俨然一副国宾驾临的气派。

〔随员簇拥着闻如燕上。她身穿上等丝绸面料的西 服，戴着进口变色镜，匀称的身材，伶俐的口齿使人 很难看出她实际上已超过离休规定的年龄。她走到 哪儿都是风风火火，成为环境的中心。

闻如燕 啊哈!天堂到底是天堂，不冷不热不干不湿，怪不得 慈禧要仿效天堂造一个颐和园了!(发现廖立荣) 哦，小廖!这么些熟人，都是来欢迎我的?哈哈哈 ……小廖，谢谢你来接我。北京的一场暴雨害你多 等了半小时，是不是?

**廖立荣** 应该的，应该的!

**闻如燕** 那当然了，谁让你是主人呀!(脱去外套，发现维娜) 维娜，你先出来了?我还到处在找你呢!

左 伦 (拍照)首长，请您签个名!(递笔记本)如果允许的

话，我将向您作一次采访。 〔 维娜下 。

**闻如燕** 你是记者?

**廖立荣** 不，他是青年作家。

〔闻如燕接过本子随意划了几笔。 左 伦(十分感激)谢谢首长!

**闻如燕** 别叫我首长，我已经离休了。我们太平洋实业公司 只是经商办企业，没什么职务，叫我大姐吧，大家都 这么叫。

**廖立荣** 闻大姐，总经理他没来?

**闻如燕** 你是说他?(伸出三个指头)三公子?这个三公子一 听有雷暴雨就去调直升飞机了，这会儿在天上还是 在地下都不知道呢。

〔电话铃响。秘书小高接电话。 小 高 首长，电话。国宾馆来的。

闻如燕 (接电话)啊哈，我的三公子，正说你呢。什么,你已 经到了?在国宾馆住下了?你真他妈神了! … …

好，我一会儿就到。(挂断) 廖立荣 请吧，闻大姐，车就在门口。

〔闻如燕手一挥，众人呼呼拉拉下场。 〔 灯 暗 。

2

〔季敏和维娜母女俩坐在轿车里， 一个光圈照着她 们。车窗外的交通灯不时变换着色彩。

维 娜 (搂着季敏)妈，我看您气色不大好。 季 敏 妈累了，也老了。

维 娜 妈还和从前一样，一点也不老。

季 敏 尽说傻话，这几千人的工厂快把妈压垮了!

维 娜 妈，您该结婚了。爸爸去世五年，里里外外全靠你一 个人，晚上回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有时候想想， 真不该离开你。广达叔叔有信吗?

〔季敏点了点头。 维 娜 他什么时候回国? 季 敏 快了。

维 娜 等广达叔叔回国你们就结婚。到时候我送你一件意 想不到的礼物。

季 敏 什么?

维 娜 现在 — — 保密! 〔 灯 暗 。

3

〔另一辆车内，坐着闻如燕和廖立荣。光圈照着他 们。

**闻如燕** 小廖，大姐可想你啦!怎么样，夫人身体还好吗? **廖立荣** 不好不坏，老样子。

**闻如燕** 有空可以带她到北京来看看病嘛。 廖立荣 工作一忙，也就顾不上了。

闻如燕 小廖，大姐我有点难处…… 廖立荣 大姐，您尽管说。

闻如燕 公司和外商订了 一年合同，现在外商在深圳急等着 我们发货。一个月之内要是不交货，会影响我们公 司的声誉，弄不好还要连累小三儿的父亲……

廖立荣 什么货? 闻如燕 白厂丝。 廖立荣 要多少? 闻如燕 一百吨。

[他们身后的交通灯骤然亮起红灯。小车嘎的一声， 急忙刹住。

〔 灯 暗 。

4

〔夜。国宾馆大套间的客厅。窗外湖光山色，点点灯 火。阵阵乐曲声，不时从宾馆的舞厅内传来。

〔闻如燕独自玩儿着纸牌。有顷，三公子上。

**三公子** 怎么,他们还没来? **闻如燕** 急什么!

**三公子** 这湖光月色阵阵乐曲……可我们却在这里空度良 宵，真他妈没劲!

**闻如燕** 怎么,又想入非非了?

**三公子** (扭开录音机，突然想到)阿姨，还记得去年在里约热 内卢吗?哈哈哈 ……

**闻如燕** (自顾玩儿牌，无心搭理)嗯。

三公子 巴西狂欢节，谁到了那儿都会产生一种冲动——性 的冲动!西方有种理论，人类的一切丰功伟绩、罪恶 和战争，都来自这种冲动。别说拿破仑，就连斯大林



**闻如燕** 小三，对你这套性理论我不感兴趣。

**三公子** 得了吧，你独身生活这么多年，就没有感到寂寞?你 没听说叶群在您这个年龄 ……

闻如燕 (把牌一甩)行了，小三儿!你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

阿姨明天就回北京，看你这一百吨白厂丝向谁去要! **三公子** 好了，阿姨，茶余饭后开个玩笑还不行吗?

闻如燕 怎么,拿我开胃?太没大没小了!(见三公子吸着嘴 在转椅上转来转去不说话，便起身哄他)小三儿，咱 们只有个把月时间，外商在口岸等着，呆会儿丝绸公 司的头头和新闻界、理论界的朋友都要来拜访你。 小三儿，凭你这样的地位，什么样的美女不能到手? (转身入内室)

〔三公子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开响了收录机， 室内顿时响起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他随着乐曲的 节奏轻轻地扭动起来，眼前出现类似巴西狂欢节的 幻觉——几个高个子女人发狂地在他跟前扭动，他 也发狂地和她们一起扭动……幻觉逐一消失，左伦 西装革履地站在他面前。

**三公子** 你是谁?

〔左伦连忙掏出一张名片送到三公子面前。 **三公子** (翻看名片)“《经济导报》特约记者”?

左 伦 不，是这个。(把原先的名片迅速换回，又掏出一个 记者证)

**三公子** (接看)“《天天日报》记者站……”?

**左** **伦** (紧张)噢，又错了。这个，这个!(再掏出一个证件， 递上)

**三公子** (将名片、记者证啪的一声甩到茶几上，脸一沉)你到 底是什么人?

**左** **伦** (慌了神，结结巴巴地)我……是作……作家。

**三公子** 你是便衣吧?说，是不是安全部的?搞克格勃活动 搞到老子头上，你想怎么着?来人!

〔宾馆警卫上。

三 公 子 宾馆保卫处查一查他的真实身份。 〔警卫上前请左伦下。

左 伦 对不起，请听我解释一下，我是作家，是来采访的



〔闻如燕从内室出，她已换了一身衣裳。

左 伦 (见闻如燕，如释重负，忙迎上)闻阿姨……

**闻如燕** (打量他一下)噢——你是那个作家，叫左拜伦。

左 伦 叫左伦。你说得不错，我崇拜拜伦，也可以叫左拜 伦 。

**闻如燕** (挥手让警卫下去)左作家先生，请坐! 〔警卫下。

左 伦 (坐下拭汗，惊魂未定地向闻如燕)我是来采访您的， 没想到闹了场误会。

**闻如燕** 让你受惊了。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太平洋实业公司 总经理曹三先生。

**三公子** (伸出手)请左作家别见外，不打不相识嘛!

左 伦 我对曹先生的高度警惕表示钦佩。这可以作为这篇 采访的开头。闻阿姨，据我所知，贵公司享有很高的

威望，在全国各大口岸都有分公司。 **闻如燕** 是这样。

左 伦 我很想知道，您和您的同事们是怎样开创这个局面 的?

**三公子** 这很简单，你总学过几何吧，你知道了A 和 B 的关 系，也就可以从A 和 B 求证出C, 但是我可以坦率地 告诉你，经济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左 伦 当然，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改革。

三公子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太平洋公司，这些公司拥有相当 的经济实力，把这些实力汇合起来，就是一个强大的 实体，一个中产阶级。

**左** **伦**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您的公司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 **三公子** 当然是民办，但它可以起到官办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譬如说 … …

〔廖立荣提水果上。

**廖立荣** 对不起，对不起!闻大姐，曹先生，来迟了!

〔维娜与孙玉华紧随其后跟上。 维 娜 闻阿姨，我可是不请自到了。

闻如燕 我不是说过，要认你作女儿吗?妈妈对女儿还讲什 么客气呀!

**三公子** 廖经理，你简直象魔术师一样，一下子变出了两位漂 亮小姐!

**廖立荣** 这位是维娜小姐，大名鼎鼎的红歌星。这位孙小姐， 是我们企业家联谊会的公关秘书。

三公子 (格外有兴致)来来，二位小姐，借花献佛，吃水果。 (坐下)嗬，你们这儿有作家，有歌星，有公关小姐，而 领头的又是企业家联谊会的领导，人才济济啊!我 建议你们搞个沙龙，把企业家、艺术家、理论家都吸 引过来，我们太平洋公司将全力支持你们。

〔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电话铃响。

闻如燕 (接电话)喂，嗯?这么快?你等会儿……(用手捂住 话筒)宾馆经理说，客人们认出了我们的歌星，想请

她去舞厅唱支歌，怎么样?

三公子 我看可以，我们也好轻松轻松。

**闻如燕** (向话筒)可以，一会儿就来。

**左** **伦** 对啊，刚好三男三女，不愁没舞伴。 **闻如燕** 你们去吧，我已经跳不动了。

〔左伦等下。廖立荣被三公子留住。三公子从口袋 中掏出几份“配额”,并示意闻如燕。三公子飘然下。

**闻如燕** 小廖，西装革履的，不觉得热吗?来，宽宽衣。 **廖立荣** 我自己来。

**闻如燕** 不，我是主人。(替他脱下)给，这几份“配额”你先拿 着。

**廖立荣** (睁大眼睛)“丝绸出口许可证”?

闻如燕 对了，一份出口一万米面料，光这张票就价值三万美 金哪!我到部里跑了多少趟才搞到的。小廖，这是 大姐的一点见面礼。

**廖立荣** 大姐，这，这是送我的?

**闻如燕** 小廖，怎么样?昨天我在汽车上给你讲的， 一百吨白

*厂丝……*

**廖立荣** 大姐，这个数字实在太大!

**闻如燕** 我可以比平价高两成来收购。小廖，这也是个不小 的数字。

**廖立荣** 闻大姐，不瞒您说，我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有几个

工厂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个月开始就要打折扣



**闻如燕** 我知道，您这位丝绸之府的王子不会拿不出办法的。

(稍停)小廖，你是不是觉得大姐对你太苛求了? **廖立荣** 不不 ……

**闻如燕** 你说大姐对你好不好? **廖立荣** (点点头)哎 … …

闻如燕 你听大姐的话吗?

**廖立荣** (面有难色)大姐 ……

闻如燕 小廖啊，一年不见，你可比以前成熟多啦!(稍停)我 向你们市委书记建议，你可以被提为计经委主任。

你们市委书记还是小谢吧? **廖立荣** 小谢?噢，是的。

**闻如燕** 假如你实在为难，那我就直接找他——(站起，欲打 电话)

廖立荣 (慌了神)大姐，我一定想办法办到，一个月，不，半个 月内如果拿不到白厂丝，我陪你去收茧!只要有了 茧，我就不信加工不出一百吨!

**闻如燕** 小廖，这才是你的性格嘛，大姐喜欢的就是这样的 你!(稍顿)告诉你，搞经济不是目的，有了活跃的经 济势力，必定要有它的政治代表，你还年轻，我希望 你将来能成为我们在政治方面的代表，这一天很快 就会来的。你手下最大的厂是哪一家?

**廖立荣** 江南丝联厂，厂长就是那位歌星的妈妈。我想可以 先从他们厂的计划里调拨出五十吨来。

**闻如燕** 计划下达了吗? **廖立荣** 还没有。

**闻如燕** 要是影响生产任务你担待得了? **廖立荣** 大不了停它两个车间……

**闻如燕** 小廖，这才是你!这才是改革家的气派! 〔两人紧紧握手。

*〔切光。*

5

〔古运河码头一角。江南丝联厂供销科沈科长焦急 不安地来回走动。片刻，供销员上。

**沈科长** (气急败坏地)你怎么才来?我等了你半天! **供销员** (有点酒意)什么要紧事这么着急?

**沈科长** 我给你的那张准运证呢?

**供销员** 不是交给庄口检查站了吗? **沈科长** 你马上给我追回来!

**供销员** 这怎么追得回来?再说，五千元好处费不是已经给 你啦……

〔沈科长急忙制止，示意小声，紧张地东张西望 …… **供销员** (被沈科长的神态吓得酒醒了一半)怎么,出事啦? **沈科长** 要是有谁找你调查，你死活也不能说。知道吗?

**供销员** 明白，我明白啦!

**沈科长** 以后别再来找我，就当我们互不相识。(急下)

*〔* *切光。*

6

〔运河边。江南丝联厂大门内外。

〔两个女工拿着饭盒上，和走来的云香嫂照面，云香 嫂匆匆而过。

〔传达室里，李师傅正忙着打扫。供销员上，直闯进 厂内。

**李师傅** 喂!回来!你往哪儿跑?

**供销员** 你们厂打电话叫我来的，我有一船队的好煤 ……

**李师傅** 煤不煤的也得跟传达室登个记呀……我们不需要 煤?

**供销员** 别唬我啦!你们厂一个季度的煤只够烧三天，你当

我不知道? **李师傅** 哦 ?

**供销员** 你们厂的烟囱为什么不冒烟，不就是煤不够烧吗? 〔季敏和孙玉华上，边走边说。

**季** **敏** 玉华，你再到银行跑一趟，无论如何解决一笔贷款。 **孙玉华** 好，我就去。(转身急下)

**李师傅** 厂长，有人找。

季 敏 噢，是钱供销员。

供销员 厂长，我这次可是大同煤，四千八大卡!

季 敏 我找你来可不是为了煤。有件事想问问你…… **供销员** 什么事?

**季** **敏** 走，到厂部谈谈。

〔季敏和供销员进厂，碰上沈科长，沈科长很不自然 地擦肩而过。

〔阿根和阿娟上。阿娟拎着行李卷恋恋不舍地向厂 外 走 。

**阿** **根** (把三百元钱塞到阿娟手里)给! **阿** **娟** 你哪来这么多钱?

**阿** **根** 我们这些卖苦力的，除了力气，还能靠啥?

**阿** **娟** (心疼地抚摸着阿根红肿的肩头)刚做完夜班，你又 去码头扛包，那跳板又滑又窄，上回掉进河里，伤还 没全好，你怎么又去……

阿 根 不去哪来的这些钱?户口怎么解决?你快给派出所 张同志送去吧!

〔阿娟一阵心酸，抹着眼泪跑下。

阿 根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阿娟!阿娟 …… (不放心地追 下 )

〔阿菊、雅琴、陶妹等拎着包袱依依不舍地上。后边 跟着云香嫂和干部老赵。

〔季敏从厂里匆匆跑出。

季 敏 (喊)雅琴、陶妹……等一等!我让厂里的车子送送 你们!(进传达室准备打电话)

雅 琴 厂长，不用了，村里的船就在运河里接我们呢。 季 敏 等工厂日子好过了，你们再回来啊!

雅 琴 (一把抱住季敏跪了下来)厂长，留下我吧，我烧炉 子、做饭、洗衣服，干什么都行，你留下我吧!……我

们 ……

陶 妹 (流泪)厂长，留下我们吧!

阿 菊 我家里就一个瞎眼的母亲，还有个刚上学的妹妹，全 靠我这几个工资养活她们 ……

季 敏 (动情地)陶妹，雅琴，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可是没法 子，原料越来越少，利润月月下降，几十台机子都停 了。你们就先回家去等着，只要开了工，厂里一定还 去请你们 ……

雅 琴 (搀扶着陶妹)陶妹，走吧! 季 敏 老赵，走，我们送她们上船。 老 赵 哎 !

〔季敏和老赵把女工们送出大门，女工们走上河堤， 季敏向她们挥手告别。

〔云香嫂伏在花坛上大哭起来。 季 敏 (返回)云香嫂，云香嫂!

云香嫂 厂长，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我十五岁进厂当学徒， 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这么憋气过!困难时期，粮食不 够，瓜菜代，勒紧裤带也要把生产搞上去；可今天，今 天……车间停产，工人回家，工资打折扣，眼看着好 好的一个丝厂败下去，我……我伤心!(忽地把眼泪 一抹)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厂长，厂里那么多干 部，那么多党员，你们怎么不想想啊!

季 敏 云香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你心里怎么想我全明 白。吃饭去吧，食堂的饭菜都凉了。

〔静场。客轮沉闷的汽笛声。运煤船队在河里缓缓 驶过。老赵上。

老 赵 都走了。

〔云香嫂哭着跑下。李师傅端了饭盒走向季敏。 **李师傅** 你也没吃吧，留了两个馒头，凑合着吃吧。

**季** **敏** ( 接过馒头，愣着)吃不下…… **李师傅** (揪心地)厂长 ……

季 敏 多好的工人哪，我亲手把她们招来，十七八岁， 一个 个都水灵灵的，什么苦都肯吃，什么活都肯学，厂里 叫她们于啥就干啥，现在把她们辞退了，我心里真不 是滋味……(突然一昂头)你们说，这资金、能源、材 料，我向哪里去要?

老 赵 厂长，我总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你想想，这些事情 为什么都出现在你向公司反映了意见之后?……我

是公安出身，也许神经过敏了些 …… 季 敏 你说下去。

老 赵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人上下内外勾结起来对付

我们企业，让你吃，吃不饱，饿，饿不死……

**季** **敏** (点点头)老赵，你赶紧打电话，告诉廖副经理，再要

减我们的厂丝计划，我们就要关门啦! 〔老赵急下。

〔孙玉华和左伦上。 **季** **敏** 怎么样?

**孙玉华** 总算解决了，银行答应贷款。 季 敏 多 少 ?

孙玉华 四十万。

季 敏 (略展愁眉)太好了，太好了。

孙玉华 多亏了这位作家，门路多，脑子活，是他给帮的忙。 季 敏 (紧握左伦的手)谢谢你，真太感谢你了!

左 伦 企业家联谊会为优秀企业家服务，应该的。

**孙玉华** 不过，他们有个小小的附加条件。 **季** **敏** 什么?

**孙玉华** 有辆车想卖给我们。 季 敏 我们不是有车吗?

左 伦 这事我来说。季厂长，这不叫卖，叫租。每月租金三 千元，两年租金一次付清，车就归你们了。喏，就那 辆!(指指门外的小车)超豪华，带空调，没跑过多少 公里。

李师傅 这跟卖有啥两样!

左 伦 那可不一样，还可以配给你们一个司机。 季 敏 还要配司机?

孙玉华 不买的话，这四十万就到不了手。

季 敏 那就是说，从四十万贷款中划出七万二千元现金给 他们?

左 伦 大概吧，不过有车呀!

**李师傅** 真会坑人!(走去看车)

左 伦 车可是一等好车!(喊)小朱师傅，请来一下。

〔小朱内声：“老头，你别乱动!”走上。

左 伦 你给介绍介绍这辆车的性能。

小 朱 这挺简单，要就要，不要跟我爸说一声，那钱就不用 打进来了。(说完就走)

左 伦 (连忙拦住)哎哎哎，小朱师傅，等会儿，等会儿，好 说，好说!

〔李师傅返回。

**李师傅** 这怎么是出租车?

小 朱 (反驳)怎么,“出租”两字在车上写着?

**李师傅**一牌号“九”字头嘛，这不明摆着是个体户的车?

小 朱 ( 软下来)这么的吧，零头饶了，算七万。 〔老赵从传达室出。

老 赵 厂长，电话打通了，公司下拨厂丝的计划已经定了，

只能拨给五十吨! 季 敏 (一惊)减了一半?

孙玉华 厂长，这款非贷不可了。

〔小朱不失时机地拿出一份准备好的合同书，递给季 敏 。

小 朱 您签个字吧!

季 敏 (掏出笔，颤抖的手接过合同)我……签! ……

〔灯渐暗。众人隐去。场上只剩下了季敏一个人。

她感到一种被耍弄的极大的痛楚，心中泛起阵阵难 言的苦涩。 一束光打在她身上。

〔强烈的音乐声振撼着人们的心弦。季敏略一踌躇， 回过神来，猛地抖擞精神昂起头，倔强地转过身去， 迎着人间的艰苦坎坷大踏步向前走去 ……

〔 切 光 。

7

〔沈科长正在自家花园内浇花。季敏上。

**季** **敏** 沈科长。

**沈科长** 哟，是季厂长!

**季** **敏** 沈科长，我想问一下，上半年经你手出厂的蚕茧和厂 丝一共是几次?

**沈科长** 你调去的报表上不都写着吗?

季 敏 (不客气地逼问)可报表以外的呢? 沈科长 报表以外?没有!绝对没有!

季 敏 (从包里取出准运证)这是什么? 沈科长 (一惊)准运证!

季 敏 这准运证是你给钱供销员的吧?这笔买卖报表上可

没写明呀! **沈科长** 胡说 … …

季 敏 钱供销员交待得清清楚楚，光这张准运证你就收了 他五千元的好处费。

**沈科长** 我 … …

**季** **敏**(继续追问)你这张准运证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 私开准运证可是违法的!

〔沈科长吓得直冒冷汗 …… 〔 灯 暗 。

8

〔星期天上午，廖立荣家。舞台上一半是客厅一半是 卧室。廖立荣的妻子罗珍伏在桌上画图。她虽只有 四十多岁，但由于操劳过度，疾病缠身，看上去已近 五十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更增添了几分老态。

〔廖立荣边翻看丝绸方面的信息和资料，边从卧室来 到客厅。罗珍跟着出来。

**廖立荣** 别老跟着我好不好?你画你的图，我看我的书，哪家 老夫老妻象你这样粘糊的!

罗 珍 (深沉地)我想和你多呆一会儿。

**廖立荣** 怎么啦，我又不死、不离，用得着吗?

罗 珍 立荣，最近我老是心慌，上电车觉得有小偷在盯我， 走到街上也象是丢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活不了太 久了。医生说这是一种病 ……

**廖立荣** 神经病!

罗 珍 立荣，你……真的，立荣，自从儿子上了大学，我越来 越感到寂寞，你在家的时间又少，我真觉得活着没意 思!

**廖立荣** 行了，多愁善感的太太，书香门第的大小姐，别老是 摆出一副没落贵族的架势，这种形象我在屠格涅夫

的小说中见得多了。

罗 珍 (几乎流出眼泪)你真的不理解还是压根儿不愿理 解?

**廖立荣** 随你怎么说吧。大星期天一早就打嘴仗，有什么意 思?

**罗** **珍**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烦我。立荣，难道夫妻之间除

了那种感情之外，就没有精神方面的生活了吗?

**廖立荣** 我是唯物主义者，对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不感兴趣。 罗 珍 (望着窗外长长地一声叹息)唉——(下)

〔门铃声。廖立荣开门，老郑上，他手上拎着一只甲 鱼，足有两斤重。廖立荣的眼睛盯在甲鱼上。

老 郑 还认识我吗?

廖立荣 (抬眼，打量着)面熟，可一下子……您是进出口总公 司的……

老 郑 不是。

**廖立荣** 对了，经贸厅综合处长? 〔老郑摇头。

**廖立荣** 不对，驻深圳办事处…… 老 郑 别瞎猜了。

廖立荣 哦哟，想起来了。同年，62届大学生，“北外”毕业! 老 郑 到底还是想起来了。

廖立荣 驻汉堡领事。稀客稀客，快请坐!罗珍，倒茶! · 老 郑 (递过甲鱼)先把它放好。

廖立荣 嗨，这么贵的东西您还……这……这多不好意思



老 郑 这是从你家爬出去的，我在门口捡的。物归原主

廖立荣 啊?(赶紧接过往卫生间一扔)罗珍，你看你连个甲

鱼都管不住!(转身对老郑)请坐!真想不到，什么 风把您刮来的呀?

**老** **郑** 月儿还是故乡明啊，想家啦，哪来哪去，也算是叶落 归根吧。

**廖立荣** 落实在哪个单位?

**老** **郑** 还没任职，先在市委帮助工作，搞点调查研究。

**廖立荣** 到我们丝绸公司来蹲个点吧，这儿还是挺热闹的。

眼看“丝绸之府”就要跌入低谷，一场好戏!

**老** **郑** 哦，您这丝绸公司经理，也这么看?

**廖立荣** 没法儿不这么看，从上到下，谁都想伸手来捞这块肥

肉，捞不到肉，沾点油腥也是好的。老郑哪，您在国 外呆过，容易理解。当今中国的事说不清道不明 ……哦，说这些你可能不感兴趣。

老 郑 我回国不久，你说的这些，我很感兴趣。

廖立荣 干脆中午在我家喝两杯，我们痛痛快快聊聊，我这里

好酒还是有的。(向卧室喊)罗珍，买点菜去。 〔罗珍内应：“哎!”

老 郑 (起身)不了，以后还有机会。 廖立荣 不行，这杯酒你一定得喝。

老 郑 哎，廖副经理，我向你打听个人，你们系统有个叫季 敏的——

廖立荣 有哇，她就是江南丝联厂的厂长，就住在前面两幢 楼。你认识她?

老 郑 我认识她死去的丈夫。

廖立荣 她的日子不好过呀!一个女同志，又是个知识分子，

这么重的一副担子压在她身上，真难为她了。 老 郑 听说他们厂供销科长的经济问题还不小呢。

**廖立荣** (一震)啊?您已经知道了?

老 郑 只是风闻，所以我想去看看季敏。

**廖立荣** 也好。看完马上过来，在汉堡领事馆你对我们那么 热情，你不来可不够朋友呀!

〔罗珍拎菜篮子出。

罗 珍 我陪您去，季厂长家我顺路经过。 **老** **郑** 谢谢。

**廖立荣** 带点熟菜回来。(给罗珍塑料袋) 〔罗珍同老郑下。

廖立荣 (忽然悟过什么)有来头!(急拨电话)季敏同志吗? 我廖立荣，有个驻外领事去看您，等会儿一起过来和 他吃午饭。说定啦，咱们之间的事好说。(放下话 筒)

〔门铃已响了好一会儿，廖立荣去开门，进来的是孙 玉华。

**廖立荣** (亲热地将她搂住)华华!

**孙玉华** (挣脱)你看你，也不让人喘口气!

**廖立荣** (帮她脱下风衣，挂好)你来得正好。 **孙玉华** 夫人呢?(走向卧室张望一下)

**廖立荣** 出去了。(把门关好，拥抱)亲爱的 ……

**孙玉华** (低声)听说有个市纪委书记要到我们公司来。 **廖立荣** (放开孙玉华)谁说的?

**孙玉华** 闻大姐。

**廖立荣** 哦。市委和军区都有她的老战友、她丈夫的老部下， 难怪了。(打电话)喂，国宾馆吗?要8012……哦，闻 大姐看老战友去了，那总经理……也不在?(挂断) 莫非就是他?

**孙玉华** 谁 ?

**廖立荣** 刚才来了个不速之客。

**孙玉华** 你说他就是那个市纪委书记?

**廖立荣** (自言自语地)政治是无情的。闻大姐说得对， 一切 经济活动都有它的政治目的。那么反过来，一切政 治活动也都有它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内容。

**孙玉华** 行啦。别象个哲学家似的分析个没完，我看你是在 捕风捉影。

**廖立荣** 不不，任何事物的变动都有它的先兆，为什么他不期 而至?为什么他又要打听季敏?

**孙玉华** (搂过廖立荣)亲爱的，好好的一个星期天，别费那个 神 了 。

廖立荣 (没有兴趣亲热)对，主动出击!批准季敏的报告，让 供销科长停职检查，然后……(望着孙玉华)你亲自

去…… **孙玉华** 什么呀?

**廖立荣** (转而又立即去打电话)夏经理吗?我立荣，江南厂 那个审查供销科长的报告，你觉得怎么样?我想批 准他们，你同意吧?好，明天就下文。再见!(另拨 电话)江南厂宿舍吗?我廖立荣，请告诉供销科沈科 长，马上到我家来!(挂断)

孙玉华 (心灰意懒)现在我对你更了解了。 廖立荣 什么意思?

孙玉华 你是属于这样一种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可以不惜 一切，而我只不过是你政治天平上的一个小小砝码!

廖立荣 对，是砝码。但不是一般的砝码，而是一个能使天平 倾斜的砝码。(盯住她)华华，我要在你肩上压更重

的担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厂长助理?又为 什么要你亲自主持查账?

**孙玉华** 为什么?

**廖立荣** 改革需要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应该有很高的文化素 养，很强的公关能力，思想要解放，办事要果断!亲 爱的，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

〔钥匙开门声。廖立荣、孙玉华迅速分开。 〔罗珍提着菜进来。

罗 珍 就买了点熟菜，菜场人多，等排到我就卖完了。

**廖立荣** (看了看塑料袋)还行，还不错，我这位夫人居然还能 从菜场买回熟食，该知足了。(向门外走去)

罗 珍 (喊住)哎，干什么去? 廖立荣 水果!(下)

〔罗珍看了伫立一旁的孙玉华一眼。静场。

罗 珍 (苦笑一下)他就是这样成天挖苦我。我觉得活着真 没意思。小孙，难道夫妻之间就没有情爱也没有友

谊吗?噢，你还年轻，你不知道…… 孙玉华 他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罗 珍 现在他对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好象我只是这个家里

的一件家具。 孙玉华 罗大姐 ……

罗 珍 每天下班回家都是一个人，等呀等呀，等到三更半夜 回来了，说不上三句话!

〔孙玉华无语，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罗 珍 我闹不清他到底是工作忙还是有了外遇。 孙玉华 (背着罗珍)你可以盘问他呀。

罗 珍 我不问，如果跟一个肮脏的人一起生活，我宁可一辈

子独身。你没有结过婚，你不会知道……

孙玉华 不，我知道。两性之间要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分手倒 是最好的解脱。

罗 珍 离婚?这我也不是没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不 在一块儿，我也希望他好。小孙，我担心他总有一天

要出事…… 孙玉华 怎么?

罗 珍 有一天，我忽然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张香港银行的



**孙玉华** (一惊)罗大姐，你可不能随便说。他是相当一级干 部，要是把这件事抖出去，你这个家可就……

〔门外传来廖立荣“来了，来了!”的喊声，他提着水果 偕老郑、季敏上。罗珍拎菜篮进入内室。

廖立荣 动作不慢吧!来，老郑，认识一下，季厂长的助理小 孙。(边说边忙着斟酒)嗯?罗珍，你怎么把醋当酒 了?(端详手中酒瓶)难道叫我们都喝醋?

老 郑 喝醋?咱们这儿大概没有山西人吧?

**廖立荣** 这可不假。太原机场的餐厅里每张桌上都放了一盆 醋，那醋盆子有脸盆那么大!

〔众人哄堂大笑。廖立荣换了酒瓶把酒斟好。 **廖立荣** 来来来，喝!这不是醋，是五粮液。

老 郑 这东西现在身价越来越高了。

**廖立荣** 来，老郑，荣归故里，请多关照。季敏同志，请多包 涵。

季 敏 廖经理，这杯酒我不能喝。 廖立荣 为什么?

季 敏 你在我计划中砍掉了五十吨厂丝，好比砍去了我的

一只手，现在伤还没好呢! **廖立荣** 不是已经贷到款子了吗?

**季** **敏** 您别提那笔款了，它简直是只苍蝇，咽不下也吐不 出 。

**廖立荣** 有款就不错了。现在银根紧，你出百分之十五的利

息，人家都不干，你有了钱还愁没厂丝? **季** **敏** 玉华，你听听，经理的口气多轻松!

**廖立荣** 我批给你几个庄口，请他们代购代供代运，有了茧， 那么多乡镇企业的缫丝厂是吃干饭的?

**孙玉华** 那成本就不得了啦!

**廖立荣** 那是你计划外的，利益归企业自己，你可以 …… (双 手比划几下)

**季** **敏** 倒呀?老郑，你看看，领导教我去犯法! **廖立荣** 这不叫犯法，这叫搞活经济。

〔季敏不以为然地摇头。

**廖立荣** 季敏啊季敏，怎么我一提开放搞活，你就是这种情

绪!这么下去企业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滑坡。

季 敏 你放心，廖副经理!这两年我已经习惯了打擦边球， 不过，叫我弄不懂的是，有人借着改革中饱私囊，搞

垮国家企业，这也算开放搞活吗? 〔罗珍从内室出。

罗 珍 你们净谈工作，郑同志肚子饿了吧? 老 郑 不，挺好，使我长了不少见识。

**廖立荣** 来来，老郑，我们相识在西半球，那次宴会印象最深

的是汉堡牛排，今天可是简陋之至啊! 老 郑 (举杯)不是挺丰富吗?来，干!

**廖立荣** (故作神秘状)哎，同志们，听说市里新来了一位纪委

书记。

**季** **敏** 廖副经理，今天你的情报怎么失灵了?坐在您对面 的这位是谁呀?

**廖立荣** 啊?老郑!(尴尬状)你还保密?

**老** **郑** 文件还没下来，要以文件为准嘛!怎么一谈纪委就 有些谈虎色变啊?

**廖立荣** 我们丝绸系统是该抓抓党纪了。季厂长，公司领导

决定批准你们厂的报告。 〔沈科长上，轻轻敲门。

**沈科长** 廖经理，您找我?(凑上前) 〔罗珍给他让了个座。

**廖立荣** 现在我宣布，从明天起停止你的供销科长职务，清查 账目。

季 敏 (意外地)哦?

廖立荣 清查小组由孙玉华同志负责。 沈 科 长.廖经理 ……

季 敏 这个决定是对市纪委书记最好的见面礼，是吧?

老 郑 啊 … … 〔灯暗。

9

〔古运河边的宿舍楼。季敏家的书房。这间屋子原 是女主人的丈夫做学问的地方，墙上挂着“板凳甘坐 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条幅。

〔维娜拎了一个大蛋糕上。

维 娜 妈，我回来了!(四顾不见回应，抬头问楼上)张伯

伯，我妈在吗?……李阿姨，我妈在你们那儿吗? (放下东西)厂礼拜也不在家歇着!(拨电话)喂，丝 联厂吗?我妈有没有来厂里?我妈是谁?我妈是你 们厂长!(搁下电话) ……不在就不在，噜嗦什么! (一屁股坐下，仰面看见墙上父亲的遗像，又站起，拿 过像框看着，感情有点激动。

〔 门铃声 。 维 娜 请 进 。

〔 孙 玉 华 上 。

孙玉华 哟，大明星，从昆明演出回来了?演出怎么样? 维 娜 震啦!请坐。

孙玉华 你妈不在?

维 娜 我也是刚进门，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孙玉华 奇怪。厂长她今天没什么事要出去办呀。

**维** **娜** 你找她有事?

**孙玉华** 小事，没关系。(似乎是第一次进这书房，环顾一下) 这么多书!哟，还都是古籍!你妈还爱好古文?

**维** **娜** 不，这一间原来是我爸的书房，我爸是研究古文的。 书呆子!

**孙玉华** 听说你爸是大学教授?

**维** **娜** (点点头)我爸可是个有真学问的人，文革中人家打

派仗，他却关门做了整整十年学问，文革后第一批提 为副教授，后来又第一批提为教授，都带博士研究生 了 ……

**孙玉华** 英年早逝，太可惜了!

〔 停顿片刻 。

**维** **娜** 你找我妈有什么事，我转告她吧。 **孙玉华** 没关系，再等会儿。

维 娜 (突然想到)哎，不会是出差了吧?她昨天给我挂过 一个电话，说可能下乡去收购蚕茧 ……

**孙玉华** 那不会。

维 娜 这人可没准，什么事她都要亲临第一线，改不了的坏 脾气!

**孙玉华** 维娜，你妈不容易!几千人的一个大厂，担子全压在

她身上，这几年蚕茧生丝紧缺，工厂不景气，厂里一 些人又趁机搞倒卖，弄得工厂熄炉停产，你应该理解 她，有空就多回家照看照看。

维 娜 我知道。这几年我老在外面演出，家里就我妈一个 人 ……

**孙玉华** 哎，听说你妈准备建立一个新家庭，是她的一个老同 学。对吗?

维 娜 对，这事还是我强迫她，她才勉强同意的。哎，你看 这幅画——《雨花石》,人人熟悉的血色的雨花石，这

自然天成的纹路、诗一样的朦胧中你看出什么了? **孙玉华** (摇摇头)没看出什么。

维 娜 (指指点点)你看，隐隐约约不是有人影吗?这个迈 步的，象是披着一身洁净的白纱；这个后仰的，胸前 一片血色，似乎倒了下去……

**孙玉华**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画的是英烈，对不对?

维 娜 对，这构思多妙。这就是我妈妈那位老同学画的，你 看多有才气!

孙玉华 真该向你妈祝贺。对了，我今天正好为她捎来了一 件礼物。(从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竹编工艺品白天 鹅，殷红的小嘴，洁白的身子，很美)

维 娜 太好了!你送给我妈的?

**孙玉华** 不，一个外商来谈生意，没找着你妈，他说从广交会 上买来这个小礼品，一定让我转送到。

维 娜 那就谢谢了!(接过欣赏) **孙玉华** 你妈就像一只圣洁的天鹅。

维 娜 你这赞誉我觉得并不过分，我妈这一辈子确实清清 白白，我的钱她从来不动用一分……

**孙玉华** 所以我们都说她是个好厂长。好了，再见。 维 娜 (送)再见。

〔孙玉华下。维娜打开大蛋糕，拿出生日蜡烛，准备 往上插。

〔门外传来农村姑娘叫卖声：“蛋要哦啦蛋!蛋要哦 啦蛋……”门被推开。阿娟轻轻探头进来，在维娜身 后叫了一声：“蛋要哦啦蛋…… ”

维 娜 (吓了一跳)谁?(转身见是一个陌生人)你要干什

么?这么偷偷摸摸进来，想要干什么? 阿 娟 同志，要买鸡蛋吗?可以用粮票换…… 维 娜 出去出去!谁要鸡蛋!

阿 娟 这是季厂长家里吧?我想托她件事 …… 维 娜 什么事?你说吧，我是她女儿。

阿 娟 请她给派出所说说情，为农转非的事……

维 娜 (厌烦地)去去去!什么事都来找我妈，真见鬼!(拉 开门)到别处去卖去!

〔阿娟提着篮子，走到门口，与五十多岁的户籍警张 文斌相遇。张文斌想躲避，被阿娟叫住。

**阿** **娟** 张同志 … … (迎上)我的户口 … … **张文斌** 再等等吧。

**阿** **娟** 张同志，厂里把我辞退了，再不解决户口，我和阿根



**张文斌** 那就先回乡下吧。(欲走)

**阿** **娟** (一把抓住)张同志，你说我是郊区户口，计划内的

你一定给我解决……(给张文斌暗暗塞钱)

**张文斌** 可我一年只有一两个指标，排队的人好几百，我给 谁?

**阿** **娟** (再塞钱)张同志，我求求您啦!(哭了起来) **张文斌** 你看你，让别人看见象什么样子?

**阿** **娟** 张同志，我月月给你送东西，逢年过节借债也要把鸡

鸭鱼肉送到你家里…… **张文斌** 你喊什么!你疯啦!

**阿** **娟** 张文斌!人要有良心啊，我把什么都给了你啦!(哭 泣 )

〔张文斌逃之天夭。

〔阿娟踉跄抽泣着走下河道。传来她凄切的叫卖声： “蛋要哦蛋…… ”

〔维娜又拿起生日蜡烛，开始往蛋糕上插。

〔季敏推门走进，一头倒在沙发上，脸色煞白。 维 娜 (转身一看，急忙迎上)哎呀妈，妈!你怎么啦? **季** **敏** 没什么。

**维** **娜** 你去哪儿了?你看你的脸色 …… **季** **敏** 急性肠炎，去医院挂了盐水瓶…… 维 娜 厂里没给派车?

季 敏 厂礼拜，干吗麻烦人家! 维 娜 那你是骑车去的?

季 敏 骑不动，慢慢走着去的。

维 娜 (泪盈盈地)妈，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叫辆出租 送你去……

季 敏 你成天忙着安排去天南地北演出，还能有空陪我? (发现“白天鹅”)哪来的?

维 娜 刚才孙阿姨拿来的，说是一个外商送给你的。

季 敏 (生气地)你怎么乱收人家东西!去还给人家! 维 娜 至于吗?你也太不近人情啦!

季 敏 娜娜，你今天怎么突然回家来了? 维 娜 今天是爸爸的忌日，五周年 … …

季 敏 哦，对。今天是他的忌日，你爸爸去世都五年啦。 (拿起丈夫生前的像片)你爸爸走的那天，正好是他 的生日，咱们俩买了蛋糕，点上蜡烛，是在医院病床 前给他过的生日……

维 娜 可是没等蜡烛吹灭，他就走了!爸爸，今天是你的生

日，每年的这一天，女儿都记着……

**季** **敏** 娜娜!(想站起，但肚子突然又一阵疼痛，倒在椅子 上)

**维** **娜** 妈，我问你，爸爸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爸爸他是 累死的，累死的!妈，你成天这么没命地干，你也会 和爸爸一样……

季 敏 我不就挂了两瓶盐水吗，你担什么心啊!

维 娜 (突然)妈，你把厂长辞了吧!把工作都辞了，女儿养 你……

**季** **敏** 你说什么傻话!这种时候我能歇下脚来吗? 维 娜 依我看，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应该趁早退下来。 季 敏 为什么?

维 娜 你这个厂不是停产了吗，这是为什么?

季 敏 原材料紧缺，白厂丝现在是最紧俏的东西…… 维 娜 怎么会出现紧缺的呢，你想过原因吗?

季 敏 厂里有人受贿搞倒卖。 维 娜 仅仅是厂里有人吗?

季 敏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

维 娜 哈哈哈，其他因素，你说得太含蓄了。厂里一个科长 什么的，那叫小倒。在你上面的人呢?背景大得象 泰山一样的人呢?他们都在倒!你们厂一吨白厂丝 官价才卖几万，三倒两倒倒到深圳，就是五万美金，

三十五万人民币啊! 季 敏 行啦!(摆手制止)

维 娜 妈，这些行情内幕我比你清楚，他们都倒出了甜头倒

出了经验，不倒空这个国家他们不算完! 季 敏 你胡说些什么!

维 娜 这年头谁不倒谁是傻瓜!

季 敏 所以你三天两头跳槽、走穴、逃税!

维 娜 妈，你去问问税务局，打上次补税之后，我哪次没上 税?哼，够守法的啦……妈，你以后什么也不用干，

女儿养你。妈，我送你一样礼物…… 季 敏 不要，我什么也不要。

维 娜 我革命的老妈妈，你不就是价值一百二十块的一个 高工吗，这算什么呀!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连北京 都没去玩过，更不用说松花江太阳岛、西安皇陵兵马 俑……你想想你这大半辈子活得冤不冤!

季 敏 我不听你叨叨这些!你看你都变成什么样子啦!

维 娜 是的，我是变了。你呢，几十年如一日，没变。革命

的老妈妈，你又能改变中国什么呢? 季 敏 你!你回宾馆过你的舒坦日子去! 维 娜 这个国家就靠你一个人吗?

季 敏 你!你走!你给我走! 〔维娜抹着泪跑下。

**季** **敏** (坐起)娜娜!娜娜……我的小娜娜!

〔房门内外，母女俩在两个内心空间、两个光圈下进 行活动。

季 敏 (看着丈夫的像片)老郭，你不该走!你要是在，我们 的娜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多想找回童年时代 的那个小娜娜啊……

维 娜 我长这么大，谁管过我?我从小就孤独，我害怕孤 独。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季 敏 你这样下去，会栽跟头的! 维 娜 女儿长大啦，我有我的追求。

季 敏 我这是为你好 …… 维 娜 我的事你别管!

季 敏 娜娜，你要当心啊!

维 娜 妈，你也要当心!我不希望我们家再有一个忌日



〔光圈收去。季敏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厂里老工人戈师傅、胡师傅气冲冲上。

季 敏 (发现来人)哦，是戈师傅，胡师傅，快，快请进。

〔戈师傅怒冲冲盯住季敏，没有开口。

季 敏 怎么,厂里出了什么事?

戈师傅 (忍不住)厂长，我们厂有几辆车?一辆小车，两辆面 包车，三辆消防车，五辆大卡车，对不对?不是有你 坐的小车吗?你为什么还非得再买一辆?是你批准 的?

〔季敏无奈地点点头。

胡师傅 厂长，我们工人拿七五折工资闲在家里，你倒能横下 心来再买一辆小车!你，你叫我们(拍胸口)这儿疼 啊!

戈师傅 厂长，你把我们工人的心伤透了!(怒冲冲下) 胡师傅 (一跺脚)呸!(气冲冲下)

〔季敏痛苦万分，孩子般嘤嘤地哭了起来。

〔门外传来叫卖鸡蛋的声音：“蛋要哦啦蛋 …… ” 〔 灯 暗 。

10

〔江南水乡。 一座拱形石桥横跨河滨。桥的一头通 向收茧站，另一头通向一个旅游点，一块“江南著名 景点小观园由此过桥”的木牌指示着方向。桥头耸 立着一个八角亭，红柱琉瓦，衬着清波绿野，景色宜 人。

〔这里又象一个小小的集市，岸上有买菜摆摊的，水 上有过往小船，显得繁荣热闹。

〔八角亭亭角下挂着一个文化站录像室的大音箱，不 时传出武打片的打斗声，更添一番声势。亭柱上及 收茧站门口的一块宣传栏上，各式广告色彩斑烂，贴 满录像海报、歌星舞星、麻衣神相、包医百病的招贴 传单。

〔算命老头正在招呼阿娟看相。片刻，雅琴上。

雅 琴 阿娟，你怎么在这儿?

阿 娟 我来看外公，顺便收购些鸡蛋。

雅 琴 你做鸡蛋生意啦?

阿 娟 (点头)雅琴，你怎么也在这儿?

雅 琴 我家就住在这儿。你看——就那个村子。我来这儿 接个人，你认识的。

**阿** **娟** 谁 ?

**雅** **琴** 我们厂长。这儿的收茧站是省里分配给丝联厂的庄 口，我已经跟老站长打听过了，今天厂长亲自来，一 会儿就到。

**阿** **娟** 真的?哎，厂长来收购茧子，那我们缫丝车间不又可 以复工了?

**雅** **琴** 对。我们又可以进厂了!

**阿** **娟** 那我，我就可以不用再穿街走巷去卖鸡蛋了!(高兴 得落泪。突然感到恶心，想吐)

雅 琴 你怎么啦?阿娟，阿娟 ……

阿 娟 有几天了，我老觉得恶心想吐 ……

雅 琴 (敏感地)你跟那个机修工阿根，是不是已经……

阿 娟 不，不，阿根是老实人…… 雅 琴 那你 … …

**阿** **娟** (坐下发呆)我的命，真苦 ……

雅 琴 (扶她起来)附近有卫生院，我陪你去检查一下，耽误 了就麻烦了。

〔河面上传来几个姑娘的喊声：“雅琴!雅琴—- ” 雅 琴 她们来了!(站到桥头，答应)哎，阿菊，陶妹!你们

那边上岸。我先陪阿娟去卫生院，回头再去看厂长! (扶阿娟下)

〔季敏和茧站老站长从桥头走来。

老站长 厂长，今年秋茧丰收，你看看，河面上全停着送茧船； 你再看，这茧站外面的自行车队，哈哈哈，望都望不 到头!

**季** **敏** (笑盈盈地)老站长，谢谢你们给我们组织得那么好! 不瞒你说，我们缫丝车间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一下子

损失上百万!

老站长 这回保证你们吃饱。

季 敏 好，茧子一到我们就复工。

老站长 今天我们通知了，挑灯夜战，晚上开秤，过完秤我们 就帮你们连夜运进城去。

季 敏 (握住老站长的手)真谢谢你们了!这在我们厂里可 是件大事，一会儿我去买鞭炮，咱们热闹热闹，图个 吉 利 。

老站长 好，放完鞭炮我就鸣锣开秤。走，先到站里休息一

下。(与季敏高兴地下)

〔一个茧贩子从桥下船上跳到岸边，另一个茧贩子从 茧站门外过来。两人转转悠悠了一阵。

**茧贩甲** 你从水路来? **茧贩乙** 你从陆路来?

**茧贩甲** 你看看这河面上的送茧船 …… **茧贩乙** 你看看这茧站外排的长队 …… **茧贩甲** 今年咱们也丰收了。

**茧** **贩** **乙** (领会)对对，丰收了，哈哈哈!走，上小观园御膳厅



**茧贩甲** 乡里在宴请北京来的首长，你凑什么热闹? **茧贩乙** 我们也沾个光，喝两杯。

**茧贩甲** 你够格吗?走走，到那边喝去。(偕茧贩乙下)

〔陶妹、阿菊上。

陶 妹 (招呼)厂长!厂长!

〔雅琴与阿娟从另一头上。

雅 琴 (高兴地喊)陶妹! 陶 妹 阿娟!

〔季敏上，向姑娘们招手。

季 敏 你们不是缫丝车间的小姐妹吗? 众姑娘 厂长!厂长!(围上)

季 敏 你是阿娟，你叫雅琴，你呢，是陶妹；还有阿菊，对不 对?

雅 琴 对对对!厂长，到我家作客去。

季 敏 你们都是附近村里的?

众姑娘 (点头)今天我们是特地来看你的。上我们家去吧! 季 敏 好，好。(拉着她们)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回家准备

准备，明天就跟我一起回厂。 **众姑娘** 真的?(欢呼)

**季** **敏** 真的!(同她们一起坐下)我听这儿的老站长说，这 几年农村茧贩子很多，一会儿你们回村动员动员，这 事可别让他们插一杠子。

雅 琴我们这儿的农民卖茧，常常先卖一半，留一半…… 季 敏那你们就让大家全卖到茧站来，我们是越多越好。

〔姑娘们纷纷点头承诺。老站长一手提锣， 一手拿一 捆鞭炮上。

老站长 (交鞭炮给季敏)厂长，鞭炮我给你买来了，这就准备 开秤收茧吧?

季 敏 (招呼姑娘们)走，我们放鞭炮去! 〔姑娘们抢着鞭炮，簇拥着季敏下。 〔老站长提锣奔至桥头。

**老站长** (打锣)今天卖茧的农民兄弟注意啦!今天卖茧的农 民兄弟注意啦!你们把茧子准备好，排好队，马上开

秤!(对幕后)厂长，季厂长!放鞭炮! 〔鞭炮声大作。

老站长. (鸣锣高喊)开秤收茧子喽! …… (边喊边从桥头下) 〔八角亭上的大喇叭响起激越的民族音乐，气氛顿时 喜气洋洋。

〔但是，卖茧的人个个都按兵不动，船上的、骑车的， 皆未立即响应。

〔良久，天色已暗，只闻大喇叭的乐声响个不停，场面 却冷冷清清。

〔两个茧贩子复上。

**茧贩甲** (对桥下船上卖茧的)你们怎么还不把茧子送过去? 每担比他们(指收茧站)高五十!

茧贩乙 快，小观园后面晒谷场，过完秤就付现钱，好好坏坏 一个价……(站在桥头一声长哨，手指着过桥的方 向，象个交通警)

〔于是，过桥卖茧的队伍源源不断。灯光暗下来，队 伍形成一股熙攘的剪影。

〔灯光全暗了。大喇叭的乐声还在响着，但听起来却 很凄凉。

〔老郑出现在一个光圈里。他似乎在静观着这儿发 生的一切。

〔季敏出现在另一个光圈里，这突然的打击使她猝不 及防，她感到天旋地转，茫然失措。

**季** **敏** 这，这是怎么回事!这船上的茧子，门外的茧子，怎 么忽然都不见了?老站长!我们收购的茧子呢?老 站长 … … 我们的茧子呢?在哪儿?在哪儿 ……

〔老站长出现在又一个光圈里。

**老站长**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好象是忽然刮来了一阵风， 全给刮走了!

**季** **敏** 这是股什么风?什么风?

**老站长** 一阵狂风，发狂的风，这几年不是常见的吗?

**季** **敏** 是的，常见的风，是妖风、魔风，让社会主义全都垮台 全都完蛋的风!

〔舞台灯光忽明忽灭，交替照出四周的各式广告传 单，照出一个色彩斑驳的世界。

季 敏 (望着这光怪陆离的景象)电脑算命、麻衣神相、麻将 大刺激、裸女、性开放……这杂色斑斑的肌体在溃 疡、痉挛、扭动 …… (愤然向天)中国，你怎么啦?你 怎么啦?你怎么啦!难道这就是大家所向往的社会 主义吗?难道这就是大家所向往的改革开放吗?有

谁能回答?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光圈骤灭。

〔汽车开近的隆隆声。

〔车灯的强光直刺人眼。 〔阿娟跑上。

**阿** **娟** 厂长!厂长!茧贩子把收购去的茧子全装上了卡 车，看，开过来了!

**老站长** 我去打电话给工商管理所，扣留他们!(急下) **阿** **娟** 私运茧子是违法的，我去拦住他们!(急下)

**季** **敏** 阿娟，危险!回来!

〔嘎嘎几声刹车声，车灯熄了。砰砰两声车门响，茧 贩子复上。

**茧贩甲** (气势汹汹)谁拦车?

**茧贩乙** (一把抓住阿娟衣领)是你对不对?

**季** **敏** 你放开手!私运茧子谁都有权制止，请你们把准运 证拿出来看看。

茧贩甲 你是什么人?

阿 娟 她是我们厂长。

茧贩乙 厂长?我认识你个萝卜!(举手对季敏当胸一拳) 〔季敏踉跄后仰，阿娟急忙扶住。

阿 娟 (扭住茧贩乙)你打人!走，上派出所去!

茧贩乙 (狠狠一脚)去你的!(向幕后挥手)开车!

季 敏 站住!谁敢开车?除非从我们身上碾过去! 茧贩甲 (朝幕后狂喊)开车!开车!

〔车灯复亮，汽车发动。 〔老站长领工商干部上。

工商干部 (旗子一挥)停车!停车检查! 茧贩乙 (冲幕后)开车!快开车!

〔汽车仍在发动。

工商干部 (对茧贩子)是你们抢购的茧子? 茧贩甲 是的，怎么样?

工商干部 有准运证吗? 茧贩乙 没有，怎么样?

工商干部 走，把茧子全部卸下来，没收! 茧贩甲、乙 (急速以身阻拦)哎哎 ……

工商干部 把茧贩子押到工商管理所去!(对茧贩大喝一声) 走!

〔两茧贩突然奔上石桥大喊。

〔闻如燕的秘书小高闻声从桥另一头急上。 小 高 什么事?什么事?

茧贩甲 他们，他们要没收茧子!

小 高 (看看架势，调解地)大家可能误会了。这些茧子并 非私运，我们是得到有关方面许可的。

**工商干部** 不行!没有准运证，一律没收。走，卸货! 〔三公子、闻如燕在桥头出现。

**三公子** (醉熏熏地晃过来)小高，怎么回事?

〔小高上前与三公子耳语。 **三公子** 谁要没收茧子?

**茧贩甲** (指着工商干部和老站长)他们，他们。

**三公子** ( 盯着工商干部和老站长)你们，是你们吗? **工商干部** 你是什么人?

**三公子** 我吗?你先认识认识!(举手欲编耳光) **闻如燕** (上前抓住三公子，制止)小三，别胡来!

小 高 同志们，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北京太 平洋实业公司的总经理；这位吗，大名鼎鼎的闻大 姐，也是太平洋公司的。

三公子(趾高气扬)太平洋!太平洋你们不会没有听说过 吧?我们太平洋是中国的一个起动点，一块奠基石， 一个堡垒!

**工商干部** 我不管你是什么,我要的是你们的准运证! **三公子** 什么证?

**老站长** 准运证!把上级领导批准运输茧子的准运证拿出来 看 看 。

**三公子** 哈哈哈，一张小纸条是不是?

**闻如燕** (拿出一迭纸翻找)是哪种?是这玩意儿对吧?(递 给他们)还需要什么证?(蔑视地)不需要什么了? 那我们再见了!(望望桥头，留恋地)小三，我还真舍 不得离开这地方，他们这儿的小观园真可以与荣国 府的大观园媲美!

三公子 御膳厅的佳肴更是回味无穷!小高，石硅鲥鱼还有

没有了?给咱们弄点回去，要活的! 小 高 好的，好的。

**闻如燕** (频频点头挥手，似乎很亲切地)再见了，再见!(与 三公子等飘飘然离去)

**老站长** (忿怒之极)这国家计划全给他们搞乱了!哪儿来的 一伙王八蛋!

〔工商干部手拿着那张准运证压抑着怒火，长叹一 声，随老站长下。

〔老郑上，向默默伫立一旁的季敏点头招呼。 **季** **敏** 郑书记，刚才 ……

**老** **郑** 看见啦，都看见啦。本来我想找老站长调查办案，没 想到有了意外的收获，让我又长了见识。

季 敏 郑书记，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运走吗? 〔老郑半晌不语。

季 敏 郑书记，就这样由着他们逍遥法外吗?

老 郑 (斩钉截铁地)不!要查!查它个水落石出!

季 敏 对!先查查是谁开的准运证。明明是严格控制准运 证，为什么钱供销员手里有，沈科长手里有，这位闻 大姐手里也有!究竟是谁给这些人开的绿灯?

老 郑 季敏同志，这不仅仅是一张准运证的问题。我看文

章大着哩!我先走了，回去也作它一篇文章。

季 敏 郑书记，这么一来，我们厂到年底也开不了工! 老 郑 不见得吧，这天下毕竟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啊!

〔河面上传来“厂长，厂长……”的喊声。 〔雅琴跑上。

雅 琴 厂长!刚刚没来卖茧子的，我们都把他们动员来了。 看，河里头一长串的送茧船!

〔老站长闻声跑出，翘首眺望。.

〔陶妹、阿菊骑车上，后座各带几大筐茧子。

陶 妹 厂长，我们也送茧子来了，乡亲们家里还有一半茧子 留着呢!

**老站长** 放鞭炮，开秤收茧子喽!

〔幕后响起热烈锣鼓声、鞭炮声和人们喧闹的欢笑

*声。*

**季** **敏** (深情地向桥头奔去，点头致意)农民兄弟!谢谢你 们!谢谢你们!

〔老郑和季敏宽慰地向桥下频频招手。 〔 灯 暗 。

11

〔季敏家的客厅内外。客厅内没有豪华的陈设，简朴 雅致，给人一种洁净清新的舒适感。画家古广达正 在观看电视里的一场球赛。

〔 门 铃 声 。

**古广达** (突然意识到可能是季敏回来了，连忙应声)来了来 了!稍等等，稍等等!(架好眼镜，整了整装去开门) 你呀你呀，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阿娟站门外。

**古广达** (尴尬)你，你找谁? **阿** **娟** 我找厂长。

**古广达** 你是丝联厂的?

**阿** **娟** (点头)厂长不在?

**古广达** 我也在等她。(指指行囊)你看，我刚进门，她就被市 里叫去了。

**阿** **娟** 她很快就回来吗?

**古广达** 我也说不上来。(让)你进来，坐。 〔阿娟仍站着不动。

古广达 (自言自语)她走的时候说是很快就能回来，可一去， 不知怎么回事，整整三个小时……你有什么事吗?

我转告她。

**阿** **娟** 你给厂长说一声，就说我阿娟来看过她。我……我 不等她了。(懊丧地离开门口)

〔阿根气冲冲上，手里拿一张化验单。 阿 根 (见阿娟)阿娟，这是不是你的化验单?

〔阿娟畏缩不语。

**阿** **根** 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你说!你说呀! 〔阿娟开始哭起来。

阿 根 (怒不可遏地打了阿娟一个耳光)你!你这个贱女 人!

〔阿娟哭着跑下。

**阿** **根** (也痛苦地呜呜哭了。有顷，发现阿娟已不在，追)阿

娟!阿娟! … … 阿娟!(下) 〔门铃声。

**古广达** (懒懒地应一声)谁呀?

〔门铃再响。

**古广达** (懒懒地站起来)来了!

〔古广达未至门边，季敏已开门进来了。 **古广达** 你呀，你可真……

〔忽然看见季敏身后有两个检察院干部，气氛顿时严 肃起来。

季 敏 (支开古广达)老古，你先进屋休息会儿，我这儿有点



事。

〔古广达非常扫兴，去拿旅行箱和提包。

季 敏 (急于把古广达打发开)算了，就堆这儿吧。

古广达 好，好。(还是背了一件提了一件，样子有点狼狈)你 们谈吧。(进内室)

**季** **敏** (对内)厨房里有速煮面，先对付一顿吧。

**古广达**(从内出)光吃速煮面怎么行!哦，我上街去买点吃 的来。(匆匆下)

〔不顺心的事汇集到了 一起，季敏感到心力交瘁，坐 下以后一声未吭。

**检察院干部** 你的经济问题我们检察院想和你当面调查 一 下。

**季** **敏** 我相信，这些举报是毫无根据的。说我在厂里倒卖 茧子受贿两万元，这根本就 ……

**检察院干部** 我们跟举报人调查过，他一 口咬定是他向你行 贿的。

季 敏 (一怔)你们，你们可以去银行查一查，我有没有两万 存款……

**检察院干部** 我们已经查实，你名下却有两万元存款。

**季** **敏** 真是天方夜谭!要有存款，我总该有个存折吧?可 我……

**检察院干部** 这些，我们会慢慢查清楚的。(站起)有人还揭 发，外商送了你一些贵重礼物。

**季** **敏** 没有，绝对没有。噢，有件工艺品，是我女儿收下的。

你们看吧!(递过竹编白天鹅) **检察院干部** (看了看)可以打开吗?

**季** **敏** 打开吧。

〔检察院干部打开“鹅”肚，亮出三条金项链。

**检察院干部** 我们暂时替你保存一下。(递物品扣押单)签个 名 。

**季** **敏** (一下子全傻了，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 … 〔检察院干部下。

〔古广达手捧刚买来的食品进门。

**古广达** 他们走了?

**季** **敏**( 哽咽)走了。

**古广达** 来来来，我们吃点东西吧。 **季** **敏** 不饿。

**古广达**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季** **敏** 没有。

**古广达** 那你一定是太累了。 〔季敏疲乏地摇头。

〔座钟当当响了两下。

季 敏 (机械地弹起身，拎起提包)两点了。我得赶紧去厂 里 。

古广达 今天我刚回来，你不能请个假吗?

季 敏 (意识到已被停职)不用请假了，我不上班，不用上班



〔静场。古广达看她情绪有些异样，一时不知说什么 好 。

古广达 (少顷)维娜不在家?

季 敏 (咬紧嘴唇忍着眼泪)……不在。 古广达 去哪儿了?

季 敏 不知道。

古广达 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季 敏 不说她了，就当我没生这个女儿!

古广达 你有什么伤心事吗?不能跟我说说?

季 敏 (摇摇头)说不清。(换个话题，想高兴一些)你这次 去中东半年，收获一定很大吧?

古广达 (来了兴致)大极了!(从包里取出一大堆速写本)你

看看我的速写!这本，阿联酋画的；这本，科威特画 的；这本，伊拉克；还有，阿尔及利亚、土耳其……还 有两大箱油画没运到。我打算举办一个画展，让大 家领略一下波斯的风土人情。

**季** **敏** 这个想法太好了。也可以说是重温一下昔日的丝绸 之路。

**古广达** 对对对，丝绸之路。你呀，总忘不了丝绸。

季 敏 祝贺你了，画家!可我，这些年什么事也没办好 …… 古广达 唉，你又伤感了。(打开旅行箱)来来来，给你带了点

东西。你不总忘不了丝绸吗?我带的全是丝绸产 品。(一件件取出来)真丝壁挂，怎么样?(挂到墙上 欣赏着)真丝沙发靠垫，(一个个放到沙发上)漂亮 吗?真丝台布，古老的图案，艺术极了!(铺到小圆 桌上)还有这阿拉伯式的真丝头巾，(抖落开一条很 长很长的花色头巾，围到季敏脖子上，拉着头巾的两 头，慢慢后退)美啊，美，真美……

**季** **敏** 是吗? …… (总算勉强笑了笑，但笑得很难受， 一点 也不显高兴，慢慢把头巾收拢，取下丢到沙发上)

**古广达** (十分扫兴)我说你，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季** **敏** (答非所问)喝了酒人会不会暖和一些?

**古广达** 那当然，喝多了浑身发烧，晕晕乎乎的…… **季** **敏** 那你给我拿点酒喝。

**古广达** 你从来不会喝酒的，今天怎么 …… **季** **敏** 我有点冷。

**古广达** 我给你拿件衣服披上吧。

**季** **敏** (执拗地)不要。给我拿点酒。(眼睛湿润，坐到小圆 桌边)咱俩一起喝，清清静静的，把什么事都抛开，好

不好?

**古广达** 好，好，我给你拿。(拿过一瓶葡萄酒和两个小酒杯) 〔两人坐到小凉台上。

**季** **敏** (举举杯子)为你接风。(一口干了，呛得厉害) 古广达 你……你别……这么喝好不好?

〔季敏又自斟一杯，喝了一大口，呛了半天。 **古广达** 你有什么事就不能跟我说吗?

**季** **敏** 真有点热乎了 …… (又要举杯)

古广达 (夺下)对了，我还带了件礼物。(取出一件工艺品， 一只变形骆驼)波斯人送给我的……

季 敏 (已有醉意)又是工艺品!(拿过来欣赏)真好!(突

然推开，瞪着眼)你是不是想陷害我? 古广达 我的天!你在说些什么呀?

季 敏 说我有两万存款。哈哈哈!这几年我这百多块钱除 了吃的，全贴给老郭买了那些古书；这几年我没要女 儿一分钱，自己吃自己用，也就是过得去罢了，我哪 来几万存款?我工作大半辈子，全部收入加起来不 就几万块钱吧?真要有这笔钱，我就不让我的女工 去卖蛋了!

**古广达** 你怎么啦，究竟怎么啦?

〔季敏默默递给他一份停职文件。

**古广达** (念)“停职反省”!(全明白了，郑重地为之斟酒)再

喝一点，我敬你! **季** **敏** 谢谢你!(没喝)

**古广达** 我送你两句话：“世人欺我恶我陷我，我且忍他由他 耐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季敏点点头，抿了一口，放下杯子，坐到屋里沙发

上，往后一仰。

季 敏 (感慨无穷)活得可真累，真累啊!

古广达 你干脆趁这机会辞了这个厂长吧，以后多休息休息。 季 敏 有时候我也真想歇下来 …… (手往沙发扶手上一搭，

正好搭在那块长长的阿拉伯头巾上。她无意识地触 摸着，突然停住手，转身又抓过一个沙发真丝靠垫触 摸一阵，然后又去摸真丝桌布，捏着揉着感觉着)

〔古广达给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将要发生什么。

季 敏 (酒似乎全醒了，很清醒地)你这些东西都是真丝的? 古广达 真丝的。

季 敏 不是，肯定不是!我搞了二十多年丝绸，骗不了我这 双手。

古广达 这手感不是很好吗?

**季** **敏** 同志，这是化纤的。哪个国家产的?

古广达 日本。中东丝绸市场几乎都给日本人占领了。那儿 的人还真盼望我们中国的丝绸。(拿过那只骆驼)送 我这件礼品的时候，人家就说：“一千三百多年前，中 国就用这骆驼驮来了美丽的丝绸。今天为什么很少 看到中国的产品?这骆驼跑得太慢、太慢了!"

季 敏 (拿起骆驼望望，忽然精神重振，忘了一切苦恼)这条 丝绸之路应该开通起来。我知道我们省在那儿一年 只有三百万美金的生意。闻名天下的丝绸之府，只 三百万?要开拓这个海外市场!中东只有石油，几 乎没有纺织业，海湾六国纺织品进口额就高达四十 亿美金，我们应该打进去，到迪拜去建一个公司，你 到过阿联酋的迪拜吗?

古广达 到过。迪拜是有名的自由港，很繁荣 ……

季 敏 那儿也是中东、西亚、南亚次大陆和东非的贸易中. 心，到那儿经营我们中国的丝绸，重开一条丝绸之 路 !

〔隐隐的《丝路花雨》的旋律。季敏兴奋地披上那块 长头巾。

季 敏 你看过《丝路花雨》那部电影吗?那是一部舞剧，里 面有个英娘，舞跳得美极了!(甩了甩头巾，学着跳 起来，自觉跳得很别扭，但显得很高兴，笑起来)哈哈 哈!反正你也不会欣赏 … … 不过在大学里，我还是 校文工团舞蹈队的 ……跳得怎么样?

〔古广达看着这一切，直想哭。 **季** **敏** 你在想什么?

**古广达** 我在想，你象一只骆驼， 一只不知疲倦的骆驼。(举 杯)来，为骆驼干杯!

**季** **敏** 干杯! 〔灯暗。

12

〔老郑的办公室。

〔老郑同两个检察院干部上。

老 郑 你们的汇报很好。纪委同意你们的看法，季敏同志 的这桩经济案是有些蹊跷。(沉思)为什么举报那个 “白天鹅”,正好是在传闻季敏同志的女儿逃港以后?

检察院干部 对。这里面有文章。不过，既然丝联厂供销科 沈科长一口咬定季敏受贿，那我们就查一查，说不定 会有意外的收获。

老 郑 (点点头)好，市纪委准备派两位同志和你们一起去 广州深圳，无论如何你们要把维娜的下落搞清楚。

〔 灯 暗 。

**13**

〔古运河边。廖立荣与孙玉华相背而坐。 〔孙玉华渐渐发出抽泣声。

**廖立荣** 你这是干什么?

**孙玉华** 你这么一来，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廖立荣**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件事与你无关。

**孙玉华** 怎么与我无关?“白天鹅”是我送的，这不成了我在 陷害厂长?别人会怎么看我?

**廖立荣** 你可以向大家讲清楚嘛!外商行贿她接受了，难道 这不是事实?

**孙玉华** 季厂长不是这样的人!也许她根本没动过这件东西



**廖立荣** 我看你都快成了她的辩护人了。 **孙玉华** 我看你这是在故意陷害她。

**廖立荣** (生气)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看我……

**孙玉华** 也许我的话说重了。不过，我坚信，厂长她是冤枉的



**廖立荣** (激动地)好，就算这件事冤枉了她，那么两万元存款 呢?这可是经过检察院调查立案的。据沈科长揭

发，这两万元就是他向季敏行的贿，这又该作何解 释?(见孙玉华被问住了)头脑不要太简单喽!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就这几年，我们好多基层干部利用职 权都搞了些什么!丝联厂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难 道仅仅是一个沈科长的问题?不治一治怎么得了! ……你这么一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丝联厂的担子 挑起来?你考虑考虑，要是真没有这点勇气，我可以 向公司提出来。

**孙玉华** 立荣，我只是担心，有一天我真会成了你政治天平上 的一个砝码!

**廖立荣** (充满柔情)玉华，难道我那么不值得你信赖?

**孙玉华** 正因为我信赖你、爱你，才时时有一种担心…… **廖立荣** 担心什么?

**孙玉华** 担心你有一天也会出事…… **廖立荣** 你听到什么了?

**孙玉华** 我问你，你香港银行里有存款吗? **廖立荣** (脸色陡变)谁说的?

**孙玉华** 别问我谁说的!告诉我，说真话…… **廖立荣** 造谣!造谣!这才是陷害!

**孙玉华** (一下明白了)明白了。再见!(痛苦地跑下) **廖立荣** 玉华!玉华!(追下)

〔 灯 暗 。

**14**

〔市企业家联谊会俱乐部的小咖啡厅。厅内有一个 小台可供歌星演唱。

〔咖啡厅临湖而设，窗外飘着柳丝。 〔廖立荣、港商、闻如燕上。

**廖立荣** 服务员，三杯咖啡。

〔服务员端上咖啡，下。

**港** **商** 二位，我在深圳可是等得好心焦啊!我真担心这批

“水货”给大水冲了! **闻如燕** 现在放心了吧?

**港** **商** 放心啦放心啦，我该怎样感谢你们啊! **闻如燕** 不用谢，只要价格合理就行。

**港** **商** 价格已经很合理啦，五万美金一吨的白厂丝已经是 最合理的啦，没有比这更合理的啦!

**闻如燕** 行，老朋友嘛，拍板成交，原来谈好的五十吨，加上这 次刚加工成丝的五十吨，一个整数。

**港** **商** 一 笔大买卖!

**闻如燕** 小意思。这在我们公司只算是个零头。 〔季敏从另一边上。

季 敏 (问服务员)服务员同志，今天唱歌的演员到了吗?

服务员 还没有。你请坐，要喝点什么?. 季 敏 要一杯咖啡吧。

〔季敏坐下，发现闻如燕。闻如燕看见季敏，马上戴 上大墨镜。

闻如燕 (对港商)走，我们到隔壁跳舞去。(站起，转身下) 〔港商随下。

〔服务员给季敏端上咖啡。季敏站起接过，正好与廖 立荣目光相遇。

季 敏 (态度自若)廖副经理，你好! 廖立荣 季敏同志，你也来了?

季 敏 我也来听听歌呀。(悠悠然调着咖啡) 廖立荣 季敏同志，你倒是很有闲情逸致呀。

季 敏 过去忙， 一直没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看表演。这会

儿空下来了，也来调剂调剂精神。 廖立荣 可我们还没见到你一个字的交待。 季 敏 那说明我还在进一步反省。

廖立荣 那好。(欲走)

季 敏 (叫住)哎，廖副经理，厂里供销科沈科长的案子怎么 样了?

廖立荣 他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了结了。

季 敏 了结了?牵扯到上面的一些事也了结了吗?

廖立荣 你指什么?

季 敏 我指与他勾结起来、 一块儿倒卖白厂丝的在上面的 人。

廖立荣 有根据吗?

季 敏 这个，在我停职以前已掌握了证据。 廖立荣 那你可以向公司领导反映。

**季** **敏** 我早已反映了，要不，我不会这么空闲。

**廖立荣** 我提醒你，诬告陷害同样要受法律惩处的。

**季** **敏** 我懂。(喝了 一 口咖啡)但愿对我的举报只是一般的 错告，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廖立荣** 你有这样的自信，很好，很好。(下) 〔老郑上。

**老** **郑** 季敏同志，今天我请你喝咖啡。 **季** **敏** 郑书记，我可是受审对象 ……

**老** **郑** 还没定你的案嘛!我请错了，以后再检讨，提高认

识。来来来，咖啡! 季 敏 我刚喝过，免了吧。

老 郑 我可得来一杯!(对服务员)对不起， 一杯。驻外使 馆呆了几年，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

季 敏 这玩意儿我可喝不大习惯，苦滋滋的 ……

老 郑 苦得有味。要我说，你现在喝咖啡，最能品出味道 来。

季 敏 (苦笑)这味，早品到心里了。

老 郑 我送你两句话，你再品一品：“荣辱不惊，任庭前花开 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

季 敏 郑书记，我可冷静不了，眼前许多事可真叫人痛心



老 郑 (激愤地)不仅是痛心，而且是痛恨，切齿痛恨!我回 国工作时间不长，但我深深感到我们党的肌体在被 侵蚀。那些以权谋私的，那些贪污受贿的，几万、几 十万、上百万、上千万地倒，都把我们国家倒空了!

**季** **敏** 这种局面什么时候能终了? 老 郑 相信有一天会终了。

季 敏 这一天来得越快越好!

〔突然音乐大作，左伦自内叫着上。

左 伦 开始开始!演出马上开始!(对幕后)乐队!乐队准 备!灯光 … … 音响!各就各位! … … (转对观众席) 明星企业家同志们，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现在， 歌星维娜小姐马上登台，她那动情动心的歌喉，将一 展风采 ……

〔热烈的掌声中，维娜出台致意。

维 娜 (活跃起来)好。现在我准备为大家演唱。今天听我 的歌的，都是明星企业家。为明星企业家演唱，我很 高兴，非常非常的高兴!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 为我妈妈也是一位企业家。我看到我妈妈也坐在下

面。妈妈，女儿的第一支歌，是献给你的! 季 敏 (发现是维娜)娜娜!你 …… (兴奋，站起)

维 娜 妈妈，你坐着。(走到季敏的桌前)你听我说，你还记 得我去广州前要给你留下一份厚礼吗?(亮出握在 手中的一个小盒)就是这个 …… (开盒，拿出一张存 折)一张以你的名义存进银行的存折，两万元。这钱 没征得你的同意，我知道你是不会同意的。至于那 个小工艺品，是我收下的，当时妈妈还训斥我：“你怎 么乱收人家东西，去还给人家!”我觉得你太不近人 情，但绝没有想到这是有人要陷害你! ……要不是 市纪委的同志到广州来找我，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你 会站在被告席上!……妈妈，要说有错，那是我做女 儿的错，要打要罚，与妈妈你没有关系!妈妈，你没 有错，你是清白的，女儿作证。妈妈，你站起来说，大 声说，你是清白的，在座的企业家们都会说，你是清

白 的 。

〔维娜的声音越说越高，季敏不由激动得站了起来， 过去将维娜抱住。

季 敏 娜娜!我的小娜娜!你可算回来了!

维 娜 妈妈! …… (猛一甩头，操起话筒，大步跨上演唱台) 现在，就请听我的歌。我的歌是献给我的妈妈的，也 献给象我妈妈一样勤勤恳恳而无半点怨言的企业 家!

〔维娜开始演唱，用她的全部活力，全部激情和全部

敬仰 …… 〔 灯 暗 。



**15**

〔国宾馆内闻如燕的房间。

〔闻如燕独自一人焦急地来回走动着。廖立荣匆匆 走 来 。

**廖立荣** 闻大姐!

**闻如燕**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怎么突然在公路上设起了层层 关卡?是不是存心要卡我们这一百吨白厂丝?你怎 么事先连一点消息也不透?

**廖立荣**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所以跑来找你…… **闻如燕** 这事，会不会有什么背景?

**廖立荣** 我看都是那个市纪委书记搞出来的。

**闻如燕** 小小的一个纪委书记，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你给

我搞份材料，请小三带给他父亲看看。 **廖立荣** (点头应诺)可这货得马上脱手运出去!

**闻如燕** 调车皮从铁路走。 **廖立荣** 那太慢也太显眼。

**闻如燕** 走水路。从古运河上运出去。 **廖立荣** 古运河上也设有检查站。

**闻如燕** 什么?全给他们卡死了?

**廖立荣** 三公子呢?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闻如燕 他可好，这会儿连个人影也不见了。(抓起电话)喂! ……房间里没人!

〔老郑突然来访。 **廖立荣** (一惊)郑书记! 老 郑 打扰你们啦。

闻如燕 你就是 ……

老 郑 这位是北京来的闻大姐吧?廖副经理，怎么也不介 绍介绍!

闻如燕 不用介绍，咱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老 郑 对!彼此心里都清楚。

**闻如燕** 听说你在外交部工作?我怎么觉得你好象是安全部 的!

**老** **郑** 何以见得?

**闻如燕** 你真象是个克格勃老手。

**老** **郑** 哈哈哈!我倒很想学一手，无奈功夫不到家，要不， 早就该送有些人上法庭了。比如廖副经理，我们对 他的侦察就迟了一步。

廖立荣 (一怔)郑书记，我……

老 郑 你的问题需要向市委纪委一一交待清楚，如果一时 理不出头绪，可以先从香港银行的存款说起。

**廖立荣** (又一怔，故作镇静)可以申辩吗?

老 郑 当然可以。就是在法庭上，判决不服，也允许上诉。

闻如燕 (摆起架势)小郑同志，你可是相当一级的干部，这样 说话是不是太轻率了!据我所知，廖副经理在改革 中是做出了成绩的，即使有些错误，也是可以允许的 嘛!

老 郑 改革允许犯错误，但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为非作歹!

闻如燕 你这番话说得精彩!回北京以后我准备向有关领导 反映反映。

老 郑 闻大姐，我看你倒象个克格勃的老手!廖副经理，我 顺便转告一声，市府决定，非法收购的白厂丝一根也 不许运出去!谁要是乱开准运证，就追查谁的责任! ( 下 )

**廖立荣** 大姐，难道就这样完了?

**闻如燕** 怕什么!你就是进了监狱，大姐我也会派车把你接 出来!(急切地打电话)喂喂，小三吗?小三，你去哪 儿啦?什么?玩儿去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 玩!我告诉你，这批货出不去!危险!什么?情况 你早知道了?三公子，你可真神呀!那你说怎么办? 可要快呀!什么?已经，已经用飞机起运了?

〔顿时，响起飞机的隆隆声。 〔 灯 暗 。

**16**

〔古运河堤岸上。隔岸望得见城市新崛起的建筑群， 望得见晴朗的天空和朝霞。

〔季敏今天换上了从未穿过的新装，显得容光焕发。 她今天出国考察，维娜和古广达拎着旅行箱和提包为 她送行。他们刚刚步上堤岸，左伦就骑车追了上来。

左 伦 厂长!厂长!(下车)厂长同志!中央四中全会以 后，您成了明星企业家。从去年的震荡之秋到今年 的动乱之春，你的成绩特别感人，我打算把您的事迹 写成一篇报告文学，这一定会和你女儿一样形成轰

动效应，提高你的知名度。 季 敏 谢谢你的好意。

左 伦 那么,我想马上发一篇通讯，请你三言两语谈一谈这 次去中东考察的目的、想法、打算、计划，特别是联系 到中国盛唐的丝绸之路，这种历史的纵深感 ……

季 敏 很抱歉，我还没想那么多。(对维娜和古广达)我们 走吧!

〔小车刹车声。老郑的声音：“季敏同志!”老郑急上。 季 敏 郑书记，你……

老 郑 来给你送行呀!季敏同志，你选了个好日子。

**季** **敏** 怎么?

老 郑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郑重发布《通 告》,反腐败斗争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不是好日 子?

季 敏 对，好日子，好日子。

老 郑 不过，你今天要走，又很遗憾。 季 敏 为什么?

老 郑 明天法院开庭审理廖立荣的案子，你不能亲自出席 听听，不是很遗憾吗?

季 敏 (指指维娜和古广达)他们两个可以代表我出席，一 样。

左 伦 (被晾在一边，主动打招呼)郑书记，你好。

维 娜 作家同志，听说这几天北京的闻大姐和三公子又光 临本市了，你没陪他们玩玩?

左 伦 没有。听说他们去了莫干山普陀山雁荡山，这会儿

他们刚走。

〔飞机声掠过。

左 伦 (指指天上)就这个航班，人已在天上……

老 郑 (仰头望望)总会有落地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中 央已经撤消了那个“太平洋公司”,至于那位闻大姐和 三公子，中央纪委的同志正在北京机场等候他们。

维 娜 妈，车来了。

季 敏 郑书记，再见!

老 郑 季敏同志，预祝你重开一条丝绸之路! 维 娜 我妈妈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 灯 暗 。

— — 剧 终

**婚姻场景**

孙 迦



孙迦，本名孙嘉，女，27岁，中央戏剧学院高级编剧研修 班学生。199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后在电视台从 事编导工作。曾创作话剧《躁动》、电视电影《重新再来》等。

序

〔注：剧中演员共四男四女，具体角色由导演安排。 男女后的序号只是为了区分每一场的演员，不特指 某个角色。

〔音乐响起。灯亮。背景的大屏幕上是一幅幅街市 众生像图。

〔灯亮，三男三女站在舞台上。

男 1 我 今年二十六岁，我已经结婚了。她是我的中学同

学。那时候，她坐在我前排。她有一头瀑布般的乌 黑长发，每天，如丝般地飘拂在我的眼前，散发着缕 缕清香。我决定，就让她做我未来的新娘。后来，我 们恋爱了，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下雪了，我们到湖 边欣赏雪景；深夜里，我们爬到山顶去看星星，虽然 现在想起来，那已是上个世纪的往事。她没有考上 大学，在一家报社做图书管理员，我大学毕业留校当 了老师。工作后，我们的生活就是她的家、我的家， 她的单位、我的学校。每天我都过得忙忙碌碌，但我 却不知道为什么忙，忙什么,只是不再有浪漫，不再 有浪漫的心情。直到有一天，为了做一个时髦的发 型，她剪掉了那头长发，我才突然明白，我爱的不是

她，是她那头长长的长长的黑发，那是一个少年青春 的梦想。可是，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我们只有结 婚，再不结婚，就会分手。

女 1 小时候，我有许许多多梦想，想当舞蹈家、音乐家、演 员、主持人……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参加了艺术学院 的招生考试，结果到了三试被淘汰下来。考试前，和 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好朋友告诉我一定要托关系走后 门，可是那时的我幼稚得要命，坚决要凭自己的实力 去竞争，结果我的朋友考上了，而我却名落孙山。后 来我到银行储蓄所工作，每天面对形形色色不同的 人，说的却是相同的话。渐渐地，我不再幼稚，学会 了算计经营、学会了争名夺利，也不再有希望、不再 有梦想，变得麻木、世俗。我结婚，是为了有一个孩 子，我不愿意让他像我这样生活，我要让他实现我儿 时未圆的梦。

男 2 我刚刚二十五岁就结婚了。老婆比我大三岁，朋友

们都觉得我特傻冒，可我不这么认为，女大三，抱金 砖嘛。我是一个特有经济头脑的人。大学毕业刚工 作的时候，我一个月拿五百块钱工资，过了一年我每 个月就拿到了七百八，现在已经能拿到一千多了。 由于我计划经济搞得好，现在已有两万多存款。可 是自从两个月前交了女朋友，不但一分钱工资没存， 还动用了存款。出去吃一顿饭至少得三十块钱，看 场电影得十五块钱。更要命的是她特爱看话剧，眼 神儿又不太好，还得买前排的票，一张少说也得一百 多块，更甭说还要打的接来送去。算来算去简直让 人心如刀割；这样下去我非破产不可。精神上我活

得挺满足的，没有女人也未尝不可，可是，让我难以 遏制的是生理反应。恋爱不能不谈，钱也不能没有， 为了生计，只能合伙。

女 2 我二十八岁，是上个月登记结婚的，单位还发给我三

十块钱的晚婚奖金以兹鼓励。唉，总算可以松一 口 气了。我从十九岁就开始谈恋爱，那时候太年轻，还 不懂得爱情，可是当我懂得爱情时，又找不到了爱的 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婚姻问题开始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奇怪，人人似乎都有做红娘的愿望。 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与一些陌生男人约会。高 的、矮的、胖的、瘦的；活泼的、文静的、内向的、外向 的。我妈说啦，没有本科学历的不行，工作不好的不 行，家是农村的不行，家里兄弟姐妹太多是老大的不 行，眼睛近视的不行，个子矮的不行，脸上长雀斑的 不行- 总之，挑来挑去，总算有一个符合条件的 了，可是我对他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不过，他对我 挺好，对我家里人挺好，才认识三天，就腻在我家不 走了。开始，我很讨厌他，接触久了，我越来越崇拜 他。别看他年龄比我小三岁，可他一会儿工夫就能 烧出一桌美味佳肴，他能不知疲倦地陪我逛上一天 商场。他随叫随到、有求必应，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 里出现。我呢，变得越来越懒，也就越来越离不开 他。我知道这不是爱情，但我觉得我老了、累了，我 想休息，就只有选择结婚。

男 3 二十四岁那年，我从部队转业，到电视台当了 一名司

机。有一次，她的节目组要到外地拍摄节目，车队就 派我跟他们同行。她总爱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让

我放陈百强的歌给她听。她的脸在生活里比在屏幕 上还要生动，只是有时会像陈百强的歌声一样忧郁。 我最爱看她在汽车里匆匆忙忙化妆的样子。她总是 丢三落四，我经常会在车里捡到她的口红、丝巾、发 卡，每次还给她时她总是嫣然一笑。那张天使般的 笑脸啊，孩子一样单纯，深深地令我陶醉。我爱她， 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爱过我， 她那张娃娃脸的后面装满了美丽的谎言。在和我游 戏了两年之后，她如愿以偿，嫁给了有钱的香港老 板。后来我拼命挣钱，就是为了娶一个比她更年轻 漂亮的女人。女人的脸就是男人衣服上的标签，是 男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记住，如果你不想当傻瓜， 那就永远不要堕入情网，不要陷入贫困。

女 3 我是一个漂亮而又追求浪漫的人，从十二岁时我就

开始收到男孩子的各种情书，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找 到过理想的爱的对象。在我的眼中，生命是任意的， 我生怕陷入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生活。我不懈地 追求着想像中的爱情，凭感性而生活，完全依赖生命 的偶然。我的生命似乎就是一段又一段的爱情经 历，每一次都全身心地投入，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 终。爱情如同你手中的一缕清风，只能感觉，无法把 握。如果渴望长久地维持这种感觉就得一次又一次 地重复，这是一种完全靠感觉来维持的生活，这种生 活不是女人最终的归宿。我选择婚姻，是一种无奈， 毕竟爱情不能当饭吃，不会给人安全感。世上不会 有永恒的爱情，但却会有永恒的婚姻。 一个女人成 熟的标志，就是不再拒绝嫁给一个商人。

〔男和女在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相会一场 戏。两人的台词虽然是情意绵绵，但在表演上却没 有一点感情，优美的对白中透着暗藏的敌意。

男 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 果树的梢端，我发誓!

**女** 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 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 像它一样无常。

男 那我指着什么起誓呢?

女 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优美的 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会相信你 的 。

男 要是我的出自深心的爱情——

女 好，别起誓啦。我虽然喜欢你，却不喜欢今天晚上的 密约：它太仓卒、太轻率、太出人意外了，正像一闪电 光，等不及人家开一声口，已经消隐了下去。好人， 再会吧!这一朵爱的蓓蕾，靠着夏天的暖风和吹拂， 也许会在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开出鲜艳的花朵。 晚安，晚安!但愿恬静的安息同样降临到你我两人

的心头!

**导** **演** 停停!怎么搞的?这像是在恋爱吗?要充满感情、 充满爱意，接着来!

〔男、女继续表演，敌对的情绪更加严重。

男 啊!你就这样离我而去，不给我一点满足吗? 女 你今夜还要什么满足呢?

男 你还没有把你的爱情的忠实的盟誓跟我交换。

女 在你没有要求以前，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了你了；可是 我很愿意再把它重新收回来。

男 你要把它收回去吗?为什么呢?爱人?

女 为了表示我的慷慨，我要把它重新给你。可是这样 等于希望得到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我的慷慨像海一 样浩淼，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 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 我听见里面有人在叫，亲爱的，再会吧!—-就来 了，好奶妈!-  亲爱的蒙太玖，愿你不要负心。再 等一会儿，我就会来的。(下)

男 幸福的、幸福的夜啊!我怕我只是在晚上做了一个 梦，这样美满的事不会是真实的。

〔 女重上 。

女'亲爱的罗密欧，再说三句话，我们真的要再会了。要 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你的目的是在于婚姻， 那么明天我会叫一个人到你的地方来，请你叫他带 一个信给我，告诉我你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 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

我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男 天哪!饶了我吧，我可不想结婚!

导 演 简直是在胡闹!这是莎士比亚的台词吗?你们都是 老演员了，怎么能受个人情绪的影响呢?这里是舞

台，不是法院!今天排练到这儿，解散!(下) 女 真倒霉，都是因为你，让我跟你一起丢人现眼。

男 你以为把一个半老徐娘想像成一个妙龄少女是一件 容易的事吗?

女 把一个老色鬼当成是钟情男子更不容易。 男 你说谁是老色鬼?

女 除了你还能有谁?

男 你要搞明白!首先，我今年三十有五，不老；其次，我 珍重自身，不好色。

〔女从书包里掏出一沓信扔在地上。

女 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除了有点色情之外，简直 可以跟莎士比亚的台词媲美了。这次是哪一个崇拜 者?大学生还是女记者?

男 你怎么又偷我的东西!你这个盗窃犯，这是侵犯公 民的隐私权!

女 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要互相忠诚，妻子和丈夫之间 是没有什么隐私权的。

男 你就要是我的前妻了，得意什么!

女 从法律上来讲，我们一天不领离婚证就还算是夫妻。 老公，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些信吗?

男 恶心!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可理喻的女人! 女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能再重复一遍吗?

男 你的脸皮真是越来越厚了。拿来! 女 什么?

男 我的房门钥匙!

女 我早就还给你了!你以为我稀罕你那间九平米的小 破屋吗?

男 那你偷东西的时候总不会破门而入吧?

女 (气急败坏地把钥匙扔给男)拿去吧拿去吧!你以为 我会难过吗?做梦吧!看哪个弱智女人会瞎了眼踏 上你这条贼船!

男 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回去一定先把锁换了。我敢 肯定这钥匙你配了不下十把!

女 换吧换吧!只要我想做的事，你以为一道门就能把 我阻挡在外吗?

男 你这人怎么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啊。

女 从恋爱到结婚，我能忍受你七年，再有羞耻心才怪 呢!

男 又来了!我可不想跟你吵。真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

想的，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之间这场无聊的游戏! 女 我恨你，我一辈子都恨你!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男 行了，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跟我离婚?你不

是也有关系不错的男友吗? 女 我和别人上床，你嫉妒了? 男 我嫉妒什么,那是你的自由。

女 别装了!我看得出来，你嘴上不说什么,可是你心里 却在流泪。

男 行了。我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痛哭流涕，我要拿把 刀去找那个男人决斗。你满意了?

女 你混蛋!(扑上去对男大打出手)为什么我们俩总是 这么不平等?我不能容忍你跟别的女人来往，可是 你对我却不在乎，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

男 (一边躲一边喊)住手、住手!再不住手我可要还手 了!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分上我再忍耐两分钟 …… 一分钟，我要还手了!

女 打死你，打死你这个狗男人，你这个没良心的臭男

*人!*

男 (大叫一声)住手!

〔女被男的吼声震慑住。

男 (拿起一面镜子对着女)你好好照照自己，看看现在

你成什么德行了! 〔女愣住，随即大哭。 〔灯灭。

〔舞台一边，男和男1、男2、男3在喝酒吃饭。 〔另一边，女在家中焦急地等待。

〔时钟敲过十一下。

女 (焦急地)他说十点回家，可是都过一个小时了还没 回来。我给他打个电话?(拿起电话又放下)算了， 他又该说我干涉他的自由了，由他去吧，想他干什

么!(拿起一本书翻着) 〔在酒吧。

男 (看了一下表)哟，都十一点了，我该回去了。

男 1 才十一点。急什么,是不是回去晚了嫂夫人会让你

跪搓板啊?

男 胡说什么!你嫂子可是天底下最善解人意的媳妇。

男 2 那就别着急回去!咱们兄弟几个有些日子不见了，

今儿可得多聊一会儿。

男 4 就是啊，自从你结了婚以后，请出来是越来越难了。

**男** 行，今天我舍命陪君子，咱们喝个一醉方休! 〔 女 家 。

〔女看看表，烦躁地把书扔在一边。用遥控器打开电 视 。

〔播音员：“今天下午四点左右，在新华街附近发生了 一场车祸。一辆红色的富康车与迎面开来的卡车相 撞，造成两死两伤，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女凑到电视前仔细地看着，然后疯了一般拿起电话 拨 通 。

〔男手机响，接电话。

男 1 肯定是老婆打的。

男 2 你可要挺住啊。

男 3 有家的人和没家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男 喂?

女 你还活着?

男 你这是怎么说话?

女 吓死我了!刚才我在看电视，有一辆车撞了，和咱家 那辆一模一样。

男 你别瞎想了，我不是好好的吗? 女 你不是说十点回家吗?

男 事儿还没办完呢!

〔另外三个男人幸灾乐祸地看着男。

女 你不会给我打个电话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男 我现在不是给你说了嘛，你别等我了，自己先睡吧!

(将手机挂断)

〔 众 起 哄 。

男 1 是不是挨骂了?

男 2 还是有老婆好，时时刻刻有人惦记。

男 3 嫂子挺关心你的啊。

〔女气愤地关上电视，想了想，又拨电话。 〔电话又响，男接。

女 你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事?跟谁在一起? 〔男沉默。

女 你说话啊!

男 你干吗问这个?

女 我想知道，否则我睡不着觉。 男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女 (哭)你是我老公，我想知道你在哪儿。 〔男沉默。

女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话啊!

〔男合上手机，并关机。

女 (又拨电话)喂!喂!喂!

〔手机声：“对不起，您呼叫的移动电话没有开机，请 稍后再拨。”

〔女变得有点歇斯底里，翻电话号码本，又拔电话。 〔男2的手机响。

男 2 (接电话)喂?啊，是嫂子啊，在，他跟我们在一块儿

呢，你放心吧。 〔男夺过手机。

**男** 你还嫌不够给我丢人是不是?告诉你，今天我不回

去，我死在外面了!(扣上电话，猛喝酒) 〔女拿着电话呆住了。

〔除男女外，其他演员隐去。

女 (流着泪)我做错什么了，我只不过是担心你、担心

你 。

男 你哪里是在担心，你是想控制我、控制我! 女 我爱你，我爱你!

男 爱，一个多么让人感到恐怖的字眼儿。

女 以前你不是这样，你无论去哪都愿意带着我，你说你 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

男 以前我可不用每个星期到你父母家过劳动节，不用 为你的表妹找工作，不用去喝你哥哥的孩子的满月 酒，不用给你家的每个人过生日!

女 我也想为你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家在外地，你让我怎 么办?

男 我不需要你做这些，我只需要你给我自由! 女 自由?要自由就别结婚!

男 要是人只谈恋爱而不结婚该多好啊。

女 感情是发展的，不往好的方向发展会往坏的方向发 展 。

男 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刚大学毕业分到剧团。

 你就像一团热情的火焰，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一片 欢乐和笑声。

女 我演的第一个戏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喜欢这 个戏，因为它讲的是爱情。那时候，爱情这个字眼在 我心中是多么神圣啊。

男 在排戏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你那含情脉脉的眼神 不止是对着罗密欧，也对着我，扮演罗密欧的演员。

(对女背台词)生下了嘴唇有什么用处? 女 信徒的嘴唇要祷告神明。

男 那么我要请求你的允许，让手的工作交给嘴唇。

女 你的祷告已蒙神明允准。

男 神明，请容我把殊恩受领。(吻女)这一吻涤清了我 的罪孽。

女 你的罪却沾上我的唇间。(顿)你相信 一 见钟情吗? 我相信。我们俩就是一见钟情。从第一次见到你的 那一刻起，我就坚信，你就是我的罗密欧。

男 不，你太单纯了。你还不了解我，我是不会为一个女 人停留的。

女 (笑)知道你为什么不会为 一个女人停留吗?因为你

还没有遇到值得你为她停留的女人。 男 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女 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相信爱情能够改变一切!

男 (对观众)我们相爱了。跟所有的恋人一样，花前月 下，卿卿我我，履行着男男女女们相爱的每一个步 骤。我可真愚蠢啊，为什么总是幻想着我们和别人 不一样呢?为什么总是相信你和别人的女人不一样 呢?

**女** 天底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渴望做新娘，渴望有一个

自己的家，渴望有一个忠诚的丈夫。如果不是这样， 那她就是还没有真正地爱上一个男人。

**男** 我是一个不愿意有任何束缚的男人，我天生有一种 渴望自由的秉性。

女 你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你只爱你自己。 男 我这辈子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结婚。

女 跟你登记结婚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 福的日子。

男 女人一结婚就找不到感觉，好像从此就得到了占有

你全部生活空间的特权。

**女** 有时候你在外面，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我惦 记着你、关心着你，想知道你在哪儿，可是你从来不 打电话。你明知道我一个人在家会担心的，不知道 你在哪儿，我什么也做不下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其实，你知道这样会使我的精神受到痛苦的折磨，可 是你仍然不打电话，好像男人的尊严就体现在这儿， 让女人心痛却不为之所动。

**男** 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一个三十好几的大男人，用不 着这种小儿科似的关心，男人是要做大事情的。女 人只想控制男人，她的种种关心，不过就是一种权利 欲的异化。

女 我心甘情愿地为了你改变着自己，我不奢求你能像 我关注你一样关注我，可是，我希望你能尊重我，尊 重我的感情，尊重我的付出。

**男** **你干吗要改变自己?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为我付**

出!

女 恋爱的时候，我的每一次付出都让你感动；结婚以 后，我的付出却成了你的负担。男人都是溜肩膀，不 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男** 我算看透了，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 因为这种平等是男人给女人的，不是女人自己要的。

女 你说你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你的自由，我做过 三次流产手术。你知道对女人来说那是多么可怕的 经历吗?我的肉体就是这样垮掉的，我的精神也随 着肉体在垮掉。看看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头 — 你还能说男女是平等的吗?

男 我知道你就会用这些事情来给我施加压力，我发誓， 下半辈子要做个禁欲主义者。

女 哼，如果连你这样的男人都禁欲了，那得有多少女人 会没饭吃啊。

男 真不明白，你总是挑这些最刻毒的语言来攻击我，你 这是为什么?

女 我恨你，当初我爱你有多深，现在我就有多恨你。 男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我们之间越来越无法对话。

女 其实，宽容比理解还要重要。我们谁也不愿意向谁

低头，谁也不愿意先迈出宽容的第一步。 〔两人相对。

男 你觉得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吗?

女 是啊，没意思，可是如果早知道这么没意思，我们何 必用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走到这一步来呢?

男 有些事情总得尝试一下才知道合适不合适自己。

女 用七年的时间来证明一次失败，你不觉得付出的代 价太大了吗?

男 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你这个人就是太看重结 果了。

女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看出你并不合适做丈夫。 可是爱情蒙上了我的眼睛，我失去了理智，自欺欺 人，不愿承认自己选择的错误，就这样，一错再错，直 到这个错误再也维持不下去。

男 你还年轻，现在开始新的生活也不晚。

女 新的生活，找一个男人，从陌生到熟悉，不合适，再找 一个。感情就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中逐渐消融，最 后得出的或许只是一个爱情已死的结论。难道这就

是新的生活吗?

男 你以爱情的名义拴住我，几乎让我窒息。你应该明 白，生活的内容还有很多，不仅仅是爱情。

女 可是我活着就是为了爱，我演戏，也是为了爱。一旦 爱情消亡，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稍顿)我们还是 挺有缘分的，不是吗?

男 啊?

女 当年我们因为莎士比亚而相爱，现在我们就要分手 了，结果剧院又要原班人马排这个戏，我们可真是善 始善终啊。

男 都这个年纪了，还演这么一出戏，我感到很滑稽。

女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是什么年纪，人，都是向往爱 情的啊。“一只杯子，紧紧地握住在我的忠心的爱人 的手里。我知道了， 一定是毒药结果了他的生命。 唉，冤家!你一起喝干了，不留下一滴给我吗?我要 吻着你的嘴唇，也许这上面还留着一些毒液，可以让 我当作兴奋剂服下而死去。”

**男** (接)“啊!我的爱人!我的妻子!死虽然已经吸去 了你呼吸中的芳蜜，却还没有力量摧残你的美貌；你 还没有被他征服，你的嘴唇上、面庞上，依然显着红 润的美艳，不会让灰白的死亡进占。眼睛，瞧你的最 后一眼吧!手臂，作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嘴唇， 啊!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 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

女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一 个新娘。我曾经玩过家家的游戏，用塑料碟子为我 的“丈夫”准备晚餐，给我们的孩子喂婴儿食品。我

的两个好朋友都离婚了。我曾发过誓，这一生只结 一次婚，和我惟一的丈夫白头偕老。我是发过誓的! (掏出一把刀子刺向自己的胸膛，然后倒下)

男 你这个傻瓜，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

女 我要死了，我知道，这一点也不感人。(指观众)你们 当中一定会有人笑的， 一定会有人想这都是编造的 谎言。为什么生活不像戏剧呢?是戏剧将生活美化 了，还是因为生活太残酷?我恨你，更恨我自己，我 要用惩罚我自己的方式来惩罚你，我要用我自己的 痛苦换取你的痛苦。

〔男1向女1求婚。

男 1 亲爱的，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

女 1 结婚?为什么要结婚?

男 1 我 们已经有了两年的恋爱关系，我的父母很喜欢你，

你的家人也接受了我，我们在一起很愉快，所以，我 们应该结婚。

女 1 告诉我，你爱我吗?

男 1 那当然，不爱你我干吗天天接送你上下班，隔三岔五

地请你吃饭，给你打电话、写情书，陪你逛商场、看电 影?

女 1 那你爱我什么?

男 1 1你的年轻漂亮、你的优美身段，这会让我所有的朋友

嫉妒和美慕；你有大学文凭，还算好学上进，这将保 证我们的下一代会有良好的启蒙教育；你有一份收 入不错的稳定的工作，这将保证我们未来的家庭生 活将会是安定团结，稳步向上的。

女 1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年轻、不再美丽，我老了，我失业

了，你还爱我吗?

男 1 如果我没有健康强壮的身体、英俊潇洒的外表，没有

名牌儿大学的硕士学位，没有丰厚的经济收入，你会 跟我恋爱吗?何必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假设?别人 介绍我们认识，我们恋爱，其目的不是就是为了结婚 吗?结婚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只有结婚，才会有幸福 的生活。

女 1 结婚，是因为爱情使两个人彼此分分秒秒不愿分离，

是为了使恋爱中的人不再有过多的相思的痛苦，是 向全世界宣告的爱情证明，是人类情感的最高境界。 只有爱到难分难舍，欲死欲活，才需要婚姻这一剂缓 解的药方。我们是这样吗?我们为什么不是这样 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结婚?

男 2 你这是爱情小说电影看得太多，得了一种情感妄想

症 。

女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

男 3 还 犹豫什么,快结婚吧，结了婚你们很快就能加入中

产阶级的行列。

女 3 如果你不会成为女演员、女政治家、女学者、女企业

家，那你还是赶快结婚吧!否则，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只会迅速地贬值。

男 4 (拿出算盘拨着)婚姻是女人的一笔交易，在这笔生

意中，你是有赚头的。

女 1 我是过来人，我的话最具有权威性：赶快放弃那些不

合乎现实的胡思乱想，回头是岸!

男 1 听听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你所谓的爱情不过

就是婚姻的动机。婚姻，是一种制度，它有利于人类 的繁衍，能让人合法地发泄性欲，它是社会内部结构 的一部分，它的价值远远大于夫妻之间的私人感情。 在我们之间建立的将是稳固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婚 姻关系，只有这种婚姻才能给你带来幸福。来来来， 快戴上这枚10克拉的钻戒。

众 哇!

男 1 跟我结婚吧!

〔欢快的音乐起，众人变换身份换上原始人的服装， 跳起集体舞。

男 这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泥土沉 埋于地下的时代。

女 这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时代，这是一个只属于神话 和传说的时代。

男 这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时代。 女 这是一个自由欢乐的时代!

长 者 (高呼)仲春之月，万物复苏，阴阳调和，万物之本，天 地神灵，降福于人。小伙子们姑娘们，唱吧跳吧，尽

情享受神赐予你们的凡人之生命吧! **男** 下面有请主持人玛丽女巫登场!

〔女巫身穿盛装，在众人的掌声欢呼声中上。

女 巫 谢谢，谢谢!各位氏族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好!

〔掌声雷鸣。

女 巫 一年一度的祭祀节又到了，这是令我们每一个男人 和女人欢呼雀跃的日子。经过了一年的生活，去年 的少男少女们是不是已经成年了呢?过去的阿肖是 不是已经让你们感到厌倦了呢?在今天这个祭祀节

上，我们共有来自四面八方二十多个氏族的男女青 年共一百零八名，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在我们 原始社会开历史先河之举。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次 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美德，以博取异性的爱 恋，寻找到自己满意的伴侣。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我 们还将评选出本次祭祀节最受欢迎先生和最受欢迎 女士，并奖励三星级茅屋免费住宿一晚!好，下面开 始特长展示!

〔一姑娘吹起笙，众小伙被吸引。

〔一姑娘随笙起舞，众小伙又被吸引。

〔一年轻力壮的小伙儿做健美表演，吸引众姑娘。

〔音乐起，年轻异性互相吸引，伴随音乐跳现代交谊 舞。男女越搂越紧，相互缠绕，渐渐融为一体。

〔 灯 暗 。

〔一身着现代服装的叙述人上。

**叙述人** 上古时代，男女族外通婚，双方分别生产、生活在不 同的氏族里，无经济关系，男女结合以性爱为基础， 本着自主自愿的原则，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伴侣。

〔一对男女上。

**男** 你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你的腰肢像河中 的流水一样柔软，你的歌声像林中的夜莺一样动听， 你愿意做我的阿肖吗?就像公鹿和母鹿一样结合， 让你夜晚的床上发出对神的呼唤。

女 你坚硬的肌肉让我迷恋，你光滑的皮肤让我陶醉，你 热烈的嘴唇让我昏迷，我希望这黑夜永远等不到天

明，让天作被，地作床。 〔另一对男女。

**男** 自从上次祭祀节之后，我一直苦练箭法，每天都要到 山里去吊嗓子。我现在一天能捕三只山鸡， 一口气 能唱出一百首山歌，你难道对我还不满意吗?

**女** 你捕获的猎物都要交到你的氏族里，跟我有什么关 系?你一口气能唱一百首山歌，可是没有一首是不 跑调的，又怎么能打动我的心呢?

男 我知道，你看上了达布氏族的那小子了，可是他每次 祭祀节都要换一个姑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

**女** 只有茂盛的大树才能结出鲜美的果实，哪个姑娘不

愿与强壮的小伙子结合，生出优秀的后代。不过你 的恒心已将我打动，我允许你做我的临时阿肖。 一 旦我有了新的意中人你就得马上离开。

男 虽然我没有美丽的外表，但我的美德一定会征服姑 娘的心。今天晚上我就搬到你那里去住吧。

女 好吧，月亮升到第三座山头的时候，我等着你的到 来。

〔 孔 子 上 。

孔 子 悲乎哉，悲乎矣!男女杂居，不媒不聘，民知其母而

不知其父，礼何在?名分何在? 〔众人做听课状。

女 (举手)孔先生，请问，何谓之礼?何谓之名分啊?

孔 子 礼就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和人民的行为规范，名分就 是按照礼的规定进入社会和家庭角色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义务。现在的社会，正面临人欲泛滥、上下失 序、礼崩乐坏的严重危机，是到了正人伦、制欲望的

时候了。

男 婚前性行为—— 孔 子 否 。

女 婚外性行为—— 孔 子 否 。

男 未婚先孕—— 孔 子 否、否、否!

女 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 孔 子 正确。

男 明媒正娶，夫唱妇随—— 孔 子 正确。

男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孔 子 非常正确!

女 (举手)提问! 孔 子 你来讲。

女 孔先生，夏禹在新婚后第四天就外出治水，可是他的 儿子夏启就在这四天之内出生了，这是真的吗?

孔 子 这 — —

女 据《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先生乃是父母在尼山祭神 野合所生，这是真的吗?

孔 子 这 — 〔 定 格 。

叙述人 公元前七百多年，中国出现了迄今用文字保留下来 的最早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周礼”,它的核心内 容是等级制，指出人有高低贵贱，性有男尊女卑。春 秋战国，孔孟倡导礼义孝悌观念，莫定了以儒家为主 体的礼教基础。秦汉时期，董仲舒制定三纲五常的

统治秩序，女圣人班昭著书《女诫》,创造出三从四德 的女教理论，指出丈夫与妻子结合是对妇女的一种 恩，夫妻之间有恩无爱。北宋程颐说：“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亲自劝人守节，要求妇女外 出必须花巾兜面，成了继孔子之后的又一礼教圣人。 明清时期，理学基本上成为全体国民共同信奉的国 教，其根本主张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唱《需要》)

我需要钱，

它能让我买吃买穿。 我需要朋友，

他能让我感到充实。 我需要荣誉，

他能让我感到光荣。 我需要权利，

他能让我感到满足。 我需要爱情，

她能让我感到幸福。 我需要幸福，

幸福不能没有爱情。 爱情啊爱情，

爱情让我幸福地绝望， 需要、需要，我都需要!

二

男 我一天天地在衰老。

女 我分分秒秒地在衰老。

男 我感觉到了。 女 我触摸到了。

男 岁月的尖刀在我的心里刻下一道道的痕迹。

女 岁月的尖刀刻在我的脸上，是一道道没有血迹的伤 疤 。

男 我掉进一个巨大的陷阱，它顽强地拽着我，往下跌 落、跌落。我想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一根救 命的稻草。

女 我经常感到缺氧。在单位，在商场里，在大街上，在 任何公共场所，只要是有别人存在的地方。有时，我 几乎停止了呼吸，觉得自己停留在某一时刻，时间不 再前进。

男 我不愿意回家，那是一个让我陷入更大的绝望的牢 笼。我不愿意见到她，她那张充满怨气和自以为是 的脸经常让我想到死亡。

女 家是我惟一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才 感觉自己是主人，自己被别人需要。

男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我不知道自己除了工作

.还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价值。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

个没有结婚的单身汉，自由自在，浪迹天涯。

女 (向窗外望去)我最害怕的就是他出差。每天我最充 实的时候就是在窗口盼着他下班回家，这是我生活 中惟一的乐趣。但愿这个乐趣永远不会消失，我越

来越害怕生活中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变化。 〔男打电话，女接。

男 我晚上要加班，很抱歉。 女 哦，没关系，那——

男 怎么,你有什么事?

女 你回来吃晚饭吧，我做了很多菜。 男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女 今天是你的生日。

男 是吗?谢谢你想到了我的生日，这样吧，我尽量赶回

去吃饭。

女 那晚上见。 男 晚上见。

女 (放下电话)我真美慕男人，在家庭之外总有那么多

 的事情可做。他们不用洗衣做饭，不用生儿育女，似 乎工作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男** 她除了在家里待着，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也不会做。 她甘心被家庭埋葬还要拉上我陪葬。真不明白男人 在年轻时为什么那么愚蠢，到处乞求女人收下自己 的自由。

**女** 自从儿子出国读书后，我越来越觉得孤单。他经常 很晚才回家，对我说的话也越来越少。

**男** 我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然后到公司对面的酒吧喝

半杯啤酒，这是我经常加班的地方。那些拼命工作 的男人，往往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尽人意。(坐下)老 板，来一瓶啤酒!

女 我没有朋友，没有自己的爱好，我已经没有能力学习 任何新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了呢?

〔 酒 吧 。

〔一对男女青年装扮时髦，坐在一边。男青年碰了女 青年一下，女青年厌恶地躲开。

**男青年** 你到是底怎么了，我哪儿又做错了? **女青年** 你好好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男青年** 今天是三月二十号啊。

**女青年** 你再想一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男青年** 今天是礼拜二，对了，今儿晚上有韩国队和日本队的 足球比赛。

**女青年** 你好好想想，我再给你最最最后一次机会。

**男青年** 王菲和谢霆锋开演唱会，麦当娜离婚，戴安娜去世一

周年，《综艺大观》又换了新主持人— **女青年** (站起来)我要跟你分手。

**男青年** 咱俩认识一个月。(掏出礼物)你以为我会忘了吗?

**女青年** (转怒为喜，坐下)我想你也不会忘的。我那么爱你， 你是不会伤害我的。

**男青年** 你的心痛就是我的心痛，我怎么忍心伤害你让我心 痛 呢 ? ·

**女青年** (打开礼物)哇，你送我的礼物我真的是好喜欢好喜 欢，我好爱你啊。

**男青年** 我也是。

〔电影《人鬼情未了》音乐起，男女青年抱在一起作捏 陶器状。

**男青年** 这只陶罐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浪漫永恒，经久不 衰。

**女青年** 哎呀，我好感动好感动呀。

**男青年**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女青年** (扭捏地)我听你的。

**男** (捂着耳朵跑出酒吧)年轻人拜倒在婚姻面前，他们 从内心深处真心诚意地发誓彼此要忠贞不渝，这些 幻想能维持多久?

**女** 不知不觉中，我把自己的生活维系到别人身上，这是 多么可怕呀。每天我如履薄冰地活着。常常是他感 冒了，打喷嚏的人却是我。

〔男进门。女接过包和衣服，两人默默无语。

男 我知道她是厌恶我的，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永 远饱含着谴责。

女 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也许他早已经不爱我了，也许 他在外面有了别人。

男 她总是在默默地责备我，监视我，我越来越觉得她像 是一个警察。

女 他在我面前总是在演戏。丈夫演技太差，这是做妻 子的不幸。

男 其实，她还担心什么呢?男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即使 偶尔有点小小的不忠，也不会让她的生活有什么改 变 。

女 现代的社会看中的是美丽和青春，每天我都在跟白

发做绝望的斗争。 〔两人坐下吃饭。

男 啊，这么丰盛，全是我爱吃的。

女(拿出一瓶洋酒)我还给你准备了这个。(倒上酒，举

起酒杯)生日快乐! 男 谢谢!

女 从今天开始你就四十五岁了。以后你要注意自己的 身体，别整天跟那些年轻人较着劲儿工作。

**男** 她又开始提醒我的年龄了。我早就跟她说过，我讨 厌过生日，好像衰老还是什么可庆祝的事。我们共 同生活快二十年了，她怎么从来就不知道我的趣味 呢?为了不让她失望，我还是忍受这一切。虚伪对 我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

女 对了，我还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拿出一个蛋糕，点

上蜡烛)把蜡烛吹灭，然后你可以许三个心愿。

**男** 我真讨厌她以这种方式说话，一个中年女人干吗老

装得自己跟小姑娘似的，让人恶心!(顺从地吹灭蜡

女 能告诉我你许的是什么愿吗?

男 我希望儿子前程远大，希望你永远年轻漂亮，希望我 们生活幸福。

女 他一定是在讽刺我的衰老。我为他养育了儿子，为 他当了十几年保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男人只 看到妻子的一张脸却从来不关心她在家里做了些什 么。(对男)儿子前程远大是没问题的，我们的生活 已经很幸福了，可惜我恐怕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年

轻漂亮了。

男 她就是这么敏感， 一句例行公事的话会引起她一大 堆的抱怨。在她面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 么,反正说什么最后错的都是我，所以还不如保持沉 默。

女 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我又触到你的痛处了?听说 你们公司的高层领导除了你之外都换了老婆了，你 是不是也有点儿动心了?

男 怎么会呢，你别整天没事瞎想了。我是那种人吗?

女 谁说我整天没事了?这么大的房子谁打扫的，你的

衣服谁洗的，饭是谁做的，小兵是谁带大的?这些难 道不是事儿吗?

男 我不是说过让你找一个保姆吗，你偏要自己干!

女 你又不是大款摆什么阔呀，再说家里老是有一个外 人晃晃悠悠的我不习惯。

**男** 那你说，挣多少钱才算有钱?挣多少钱才能请得起 保姆?

女 我怎么知道你能挣多少钱?谁知道你挣的钱都花在 哪儿了?

男 你——你说话得凭良心。

女 我还没说良心这两个字呢，你倒先提起来了。当年， 那么多追求我的，你一文不名的，我干吗嫁给你呀，

不就是觉得你人品好有良心吗? 男 是吗?

女 记得那时候因为你家负担太重，我妈不同意咱俩的 事，你一到我们家她就没有好脸色给你，还只让你坐 小板凳。那时候的你为了能娶到我什么都不在乎。

男 是呀。

〔三演员上，分别扮演年轻时的男、女、丈母娘。

〔男坐在小板凳上，丈母娘坐在大靠背椅上，女焦急 地站在两人之间。

丈母娘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也不在地上撒泡尿照照， 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要房没房，要钱没钱，长得歪 瓜裂枣，跟个晒干了的茄子把似的，想娶我的女儿为 妻，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门儿!

**男** **妈** **。**

**丈母娘** 谁是你妈，别瞎叫。

**男** **要是我跟您女儿结婚了，您不就是我妈吗?** **丈母娘** 呸!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站起来。

〔男站起来。

**丈母娘** (拿走板凳，边擦边说)弄脏了俺家的凳子。

〔女递给男一张报纸，男坐在门外。 **丈母娘** (对女儿)你给我进来!

〔女进屋，丈母娘关上门。

**男**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不 信打动不了丈母娘那颗铁石般的心!(运气打坐) 〔天降大雨。

男 风暴之后必降大雨。(继续打坐)

〔女欲出被丈母娘拦住。 〔雨转为雪。

**男** (哆嗦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 " 〔女冲出家门。

女 不管我妈愿不愿意，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音乐起，两人拥抱。

〔回到男、女家。

女 我还记得，怀小兵的时候，有一次我特别想吃西瓜。 那是个冬天，半夜三更的，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可 是你二话不说披上外衣就跑出去。两个小时后，你 抱着一个西瓜回来了，可是我却早就睡着了。第二 天一早起来，看着身边又大又香的西瓜，我还以为自

己是在做梦呢。 男 是呀。

〔男女年轻时场景。

〔挺着大肚子的女打着哈欠，刚刚睡醒。看到西瓜，

揉揉眼睛。 女 老公，老公!

〔男端着碗跑过来。 男 哎，来了!

女 你看，哪儿来的西瓜。我不是在做梦吧?

男 当然不是做梦。是老公我身怀绝技，给你变出来的。

别动!小心身子，让我来扶你。(扶行动不便的女) 女 老公，你真好。

男 (端上汤)这是鸡汤，快趁热喝了吧。

女 老公，自从我怀孕之后，我是一天比一天胖，你是一 天比一天瘦。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男 别说了。自从你嫁给我之后，就住在这十几平米的 筒子楼里，就连过夫妻生活也得屏住呼吸，生怕被别

人听见。是我让你受苦了。

女 老公，下辈子我还嫁给你，行吗?

男 只要你愿意，别说下辈子，就是下下辈子我也愿娶你

当老婆。 女 哎哟! 男 怎么了?

女 (指指肚子)小家伙又在踢我了。

男 (凑上去听)嘿，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中年男女家。

女 这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多好啊，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了呢? 男 是呀。

女 你除了“是呀”之外就不想跟我说点别的吗?

男 (默默无语)我还能说什么?那时的她不是现在的 她，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只有闭上眼，塞住耳 朵，那个叫感情的东西才会在记忆里放出火花，随着 时间的磨砺，那火花也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

女 (默默收拾碗筷)你还要回去加班吗? 男 是的。

女 那快去吧，别耽误了工作。 男 好的。那我就走了。

女 路上开车小心。 男 哎，我知道了。 女 早点回来。

男 哎，那我走了。 女 再见。

男 再见。

女 当感情变成了同情，当现实靠回忆吸取养料，婚姻就 只是一个干枯的躯壳。我躲在这个躯壳里，无处可

男 人最难的就是眼习惯抗争，它无时无刻不在缠统着

你。你拿起斧头，却看不到它，你尝试着砍下去，往 往砍倒的不是习惯，而是自己。

女 我想大声叫喊，想痛快地呼吸，有没有这样一个地 方，有没有，有没有?

男 我想为婚姻刻上一块墓碑，只恐怕墓碑还没有刻好， 我就先被埋进了坟墓。

〔女娲和伏羲上。伏羲肩上手里扛着、拎着各种行 李。

女 娲 伏羲，你倒是快点呀!

伏 羲 你没看见我拿着这么多东西吗?乱七八糟一大堆， 全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女 娲 第一次跟你约会时倚靠的那棵大树的树皮，这是我 第一次给你做饭时用过的葫芦瓢，这是我们告别时 孔雀送的一根羽毛，你看它多漂亮呀!我累了，咱们 休息一下吧。

〔伏羲放下行李，伸了伸懒腰。

〔女娲突然想起什么,从行李中拿出半个西瓜递给伏 羲。伏羲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女 娲 这会儿你知道我是多么英明了吧?要不是我把昨天 晚上吃剩的这半个西瓜带上，你这会儿可吃什么呀?

伏 羲 既然有，我当然吃了。要是没有也无所谓。

女 娲 你们这些男人，就是不承认女人的高明。要不是我

三天两头闹着搬家，我们这会儿还住在那个潮湿低 矮的山洞里呢!

伏 羲 住在山洞里有什么不好?要不是你吵着搬家，我们 这会儿正在山上闻着树叶的清香，听着山鸟的歌唱， 躺在石头椅子上晒太阳呢。

女 娲 树叶发出的是清香味儿吗?那是一股发霉的味道。 那呱呱的叫声是山鸟在歌唱吗?那是山鸡在打鸣。

伏 羲 你总是对现实不满，老想着别的地方会更好。

女 娲 只有不满才能进步。我要让我们的后代过上一种更 文明的生活。

伏 羲 什么是更文明的生活?

女 娲 这是个很宽泛的问题，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比如 说，地上只有一块石头的时候，男人要让给女人。

伏 羲 这好办，我坐在地上就是了。

女 娲 吃饭以前要洗手，喝汤的时候不准出声。 伏 羲 这可讨厌多了。还有吗?

女 娲 别着急，多着呢!太太走到门口，丈夫要先开门；太 太要穿衣服，先生得提袖子；丈夫还要常常记得送花 给太太。

伏 羲 要花，你自己不会去采吗? 女 娲 那就不叫文明生活了。

伏 羲 我可不想过什么文明生活。

女 娲 (没有理会伏羲)我们将会住在一个河流的旁边，我 每天早上将会照着河水里的影子洗漱化妆；我们要 建造一所房子，房子里要有专门睡觉的地方、吃饭的 地方、排泄的地方；我们要制造工具、养殖牲畜、种植 粮食——

**伏** **羲** 我不想过文明生活。

**女** **娲** 我们必须组成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

**伏** **羲** 我不要过文明生活! **女** **娲** 儿子!

〔 一 男演员裹着尿布吃着手指头跑上。 儿 子 什么事?妈妈!

**伏** **羲** 他不是我们造出的人吗?怎么成了儿子了?

**女** **娲** 以后我生的人就叫儿子或女儿，儿子生的人就叫孙 子，孙子的太太就叫孙媳妇。儿子，告诉妈妈，你同 意妈妈还是同意爸爸呀?

儿 子 啊……同意妈妈!

女 娲 好儿子，给你一块西瓜吃。记住，以后可不要再吃手 指头了，这样多不卫生呀。

儿 子 我知道了，妈妈。 女 娲 好吧，去玩儿吧。

儿 子 妈妈再见。

女 娲 还有爸爸呢?

儿 子 这个词儿太难了，我还没学会。 女 娲 不用着急，慢慢来。

儿 子 我知道了，妈妈，再——见——(下) 女 娲 (对伏羲)你必须同意过文明生活。 伏 羲 为什么?

女 娲 投票的结果，是我们以绝对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同 意大多数人的决议，这就是民主制度，这也是文明生 活的一部分。好啦，时间不早了，我们该上路了。 (将行李一件件递给伏羲)

伏 羲 你两手空空，为什么不帮帮我呢?

女 娲 虽然我心里很想帮你，可是我不能。 伏 羲 WHY?

女 娲 呀!你会说英语了?这是进入文明生活的又一次飞 跃!听着，因为你是男人，男人就得替女人拿东西， 这就是文明生活呀!

〔一男一女两演员在舞台上做奔跑状。 男 我们都是山顶洞人。

女 我们想过文明生活。

男 我们用双手制造工具。 女 我们用大脑思考哲学。 男 我们努力不断进步。

女 我们想过文明生活。

男 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 女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

男 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

女 伦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

男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 女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两位演员越跑越快，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男 汽车、轮船、火箭、大炮。

女 电报、电话、电视、电脑。

男 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弗洛伊德。 女 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罗素。

男 资本论、政治论、进化论、相对论。 女 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多元论。

〔两位演员气喘吁吁。

男 道德、法律、人权、民主。

女 奴隶解放、农民解放、工人解放、妇女解放。 男 手机、呼机、股票、信用卡。

女 克隆、纳米、基因、网络。

男 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第八代。

女 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常换常新的人类。

男 生命诚可贵， 女 爱情价更高。 男 若为自由故， 女 二者皆可抛。

男 我终于离婚了!

女 我终于找到大款了!

〔诗人雪莱上场。

**雪** **莱** 我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我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朗诵)

我从没有和那伟大的宗教发生过关系，因为按 照那伟大的宗教的伟大的教义，谁都只能从那 人群中选出一男一女。不论其余的是何等的 聪明何等的美丽，我们却只能从惨淡的记忆中 把他们忘记。

啊，这就是当今所具有的道德和法律，在这条 路上行走着可怜而疲惫的奴隶。唉，他们终于 来到坟墓似的家庭那里，这家庭从来立足于这 世界的大道上面。带上被束缚的朋友或许是 吃醋的劲敌，从此踏上那漫漫的旅途既遥远又 迷离。

(唱《幸福生活》)

你梦想过吗?你祈祷过吗?你恋爱过 吗?你亲吻过吗?

你向她求婚了吗?你们生活在一起了 吗?生活是你想像的那样吗?

你找到幸福了吗?你停留了吗?你想要 个孩子吗?你想做父亲吗?

你是不是为孩子的功课头疼了?你是不 是为没评上职称而烦恼?

为了省几个钱骑车从城东到城西的批发 市场，你累了吗?

儿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你厚着脸皮低 三下四求这求那，你绝望了吗?

你对儿子说先立业后成家，可到了三十

他还没娶上媳妇，

你是不是又开始着急啦?

那天你说要晚点儿回家，为儿子结婚你

要拼命赚钱，可是还没等到那一天， 你倒在工作了一辈子的工作岗位上。

临终前你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终于可 以休息啦。

这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人生，这 就是我们的选择。

三

女 1 (拿着手机边走边愉快地讲)亲爱的，起床了吗?刚

才我走的时候你睡得正香呢，所以我没叫醒你。早 饭在厨房的桌子上，要是凉了你再热一下。衬衣我 已经从洗衣店拿回来了，在沙发上的纸袋里，昨天我 忘了收了，你赶快把它挂起来，要不还得重新熨。今 天我要加班，有一个重要的采访任务，中午晚点儿回 来，冰箱里还有菜，午饭你自己凑合着吃点吧。哎， 好，拜拜，有事儿再打电话，我爱你。(在公共汽车站 等车)

〔门铃响，躺在床上的男1懒洋洋地睁开眼，翻了 一 个身。

男 1 没锁，进来吧。

〔女2兴奋地走进来， 一下子扑到床上。

女 2 太阳都晒到屁股了，小宝贝!

〔男1装睡。

女 2 行了，下面都硬起来了，别装了!

男 1 (猛地搂住女2)我想死你了，亲爱的!

女 2 我也是!不过，你可真够大胆的，竟敢让我到你家里

来。

男 1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她今天加班，中午才

回 来 。

女 2 我 可不想让她发现我们。你知道，虽然跟你在一起

是我人生最美妙的时刻，可是我不想改变自己的生 活。除了性，我们之间没有别的，是吗?

男 1 那当然，我很爱我的妻子。

女2 (看着女1的照片)她很漂亮，又事业有成，值得你

爱 。

男 1 可 是在床上，我只想跟你——(说着扑到女2身上)

〔 灯 灭 。

〔舞台后大屏幕放像：城市，匆匆走着赶路的人们；公 共汽车站一窝蜂挤向汽车的人群；自行车大潮；排成 长队的汽车。

〔女1在焦急地等着车。

〔手机忽然响起。女1接电话。

女 1 喂，对不起，现在车堵得很厉害，我一时赶不过去。

什么?改天啊，那您哪天有时间啊，好的，好的，实在 对不起，真抱歉，好，再见。(挂断手机)突然间，我的 周末失而复得，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我 走向菜市场，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给老公一个惊 喜。可是——

〔女1转身，身后大屏幕上男1和女2在床上惊愕地 看着女1。

〔女1愣住，随即转过身，双手捂住眼睛。 〔大屏幕画面渐渐破碎，消失。

女 1 ( 痛苦地)我以为我走错了房间，我以为那是我的幻

觉，我以为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可是我看见了，看见. 他们赤身裸体，在我的床上，在我的床上作爱!我是

多么大度啊，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竟然向他们 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我自己的家。

仿佛倒是我自己犯了错，看到了不该看的事。 〔男1上。

男 1 对不起。

女 1 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是我搅了你的好事。

男 1 我不是指这个，我，我不该把她带到家里来。

女 1 多长时间了?

男 1 啊 ?

女 1 我是问你们已经鬼混了多长时间了!

男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什么叫鬼混?

女 1 怎么,我说这个不行吗?难道我就不能骂人吗?一

对狗男女，一对奸夫淫妇!

男 1 你 现在简直就像个泼妇，等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

再谈吧。

女 1 我像个泼妇!我哪有你有文化呀，你是个作家，是个

文人，你那些女崇拜者们个个都愿意为你献身。

男 1 难道你忘了我们结婚前的约定了?

女 1 (愣住)我没忘，我怎么会忘呢?可是我根本没放在

心上，我太愚蠢了，愚蠢到盲目自信的地步。

男 1 我 之所以跟你结婚，是因为在婚前我们都是信奉性

自由的。我以为你不会像一般的女性那样评价我的 生活。

女 1 我知道你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我理解你需要生活

充满激情，不断变化。我理解你，于是我以为我是能

宽容的，可是我高估了自己，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 情，当看到你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想到 我会是那么难受。

男 1 记得我们恋爱的时候，那时你正在读研究生。你在

宾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把我邀请过去。你穿着透明 的白色睡裙，优雅地躺在床上。你的身体美极了，你 对我说，来吧，我需要你。我告诉你我有妻子，可是 你说你不在乎，甚至你连我爱不爱你都无所谓，你说 性和爱不是一回事，你只需要我进入你的身体，这就 够 了 。

女 1 我太爱你了，不知道为什么,从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

就想跟你作爱。我至今也忘不了那天的感受，我的 大脑不再空虚，神经不再麻木，身体上所有的细胞， 甚至每一根汗毛都被调动起来，浑身充满着情欲。 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究竟是性爱产生了情感还是 情感带出了性的欲望。

男 1 . 过去，你是我的情人，我的前妻就是不能容忍我这一 点才离开我的。现在，我仍然需要情人。琐碎的家 庭生活总让我感到绝望，我需要一个理想的女性，她 只存在于我的感情世界里，不搀杂任何世俗的东西。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结婚的。

女 1 如果你不结婚，在跟情人约会的时候还会有处之泰

然的心态吗?你能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却是别人 的妻子或女友而无动于衷吗?

男 1 结婚前我就对你说过，最佳的男女搭配是一夫一妻

一情人制。

女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罗素说的话，而罗素本人也

曾经结了三次婚。

男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理想伴侣。你不是

最崇拜法国作家西蒙 · 伏波娃吗?她和萨特保持了 一生的情人关系而没有结婚，我认为那才是最伟大 的爱情。其实，人们需要克制的是嫉妒心，而不是情 欲。

女 1 那好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有自己的情人，是

吗?

男 1 在跟我以前你有过多少同居的男朋友?差不多一打

吧?我问过你这些吗?

女 1 人都是会变的。那时候，我崇尚自由的生活，可是结

婚以后，一旦有了自己的家，我就不再那么认为了。 我渐渐喜欢上柴米油盐的日子，我珍惜现在得之不 易的幸福。最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减弱 过，我对其他的男人不再感兴趣了。

男 1 爱和性不是一回事，我最爱的依然是你。

女 1 你难道能心里爱着一个人却跟其他的女人作爱吗?

男 1 这就是性别差异，为什么找妓女的男人总是比找“鸭

子”的女人多得多呢?男人身上更具有一种兽性和 猎奇心。

女 1 你是个理论高手，你说什么都头头是道。如果在以

前，我会非常欣赏你今天所说的一切，可是现在，你 是我的丈夫，道理上讲得通的东西一旦实践起来就 不是那么容易了。

男 1 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不应该像一般人那样生

活 。

女 1 是啊，我们都自以为很有文化，很有涵养，可是我们

能超越人们都习以为常的规律吗?

〔酒吧。奏着爵士音乐。

〔女1略带醉意，她掏出电话号码本翻着。

女 1 (打电话)喂，是我啊，好久不见了，你现在好吗?没

什么,这会儿正好有时间，想找人聊聊，没事儿，忙吧 忙吧，有空再联系。(重新拨了一个号码)喂，是我， 你这家伙，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你现在在哪 呢?你不是辞职了吗?是呀，闲着也挺无聊的，好 吧，回头再联系。再见。(又拨通一个电话)喂，是我 啊，什么,不认识我?上个星期在长城饭店你不还请 我吃了一顿饭吗?你还说我有魅力、有女人味儿，你 还请我到你那里过夜，你都忘了吗?什么,你记不清 我是哪一个了?混蛋!混蛋!(顿了顿，吸了口气又 拨通了一个电话，语气平和)喂，是我，你现在在哪 里?(激动地)在西藏?(懊恼地把电话关上)哼，这 些曾经信誓旦旦要爱我一生一世的男人，在我真正 需要他们的时候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男2走到女1面前。

男 2 请问您旁边的座位有人吗?

〔女1上下打量了 一下男2。

女 1 没有，请坐。

男 2 小姐，您很漂亮，而且与众不同。

女 1 多谢夸奖。不过，我不是小姐。这里的小姐很多，你

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男 2 我对您很感兴趣。而且我看得出来，您一定是在寻

找猎物。

女1 (笑)猎物?什么猎物? . 男 2 男人。

女 1 何以见得?

男 2 从您刚才看男人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您刚才看我

的时候，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注意，是打量，而不是 看。您从心里一直在衡量着我：这个男人做什么职 业，文化修养如何，是否结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女 1 还用衡量吗?你一定是个警察，专门调查独身女人

的警察。

男 2 错了。首先，我不是警察，我是个建筑师；其次，你也

不是独身女人，要是我没看错的话，您的手上还带着 结婚戒指呢。

〔女1有点尴尬，不自觉地把手缩回去。

男 2 您不用觉得不好意思，那没什么,我也是结了婚的

人。其实，结了婚的人比不结婚的人还要孤独。我 说的对吗?

女 1 那天，我把在酒吧里认识的那个男人带到家里，与其

说是寻欢作乐，倒还不如说是为了报复我的丈夫。 我想在男人那里寻求到一种平等，我是多么地愚蠢 啊。我怎么不明白，人对自己都是宽容的，对别人都 是苛刻的?放到自己身上，那就是风流，放到别人身 上，那就成了通奸。当他回到家，当看到我和那个陌 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反应是如此激烈。 〔男1捂住头痛苦地大叫。

男 1 我老婆和别人通奸!我老婆在家里跟别人通 —

女 1 他像是疯了一样，到处宣扬着、诉说着，他发誓这辈

子再也不想见到我。他说，我是个太不检点的女人， 放荡的女人。没过多久，他向我提出了离婚。我像 是掉进了一个真空的世界，所有感觉器官都已经麻 木了。我受不了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最终，精神崩 溃，被送进神经病院。我不怪我的丈夫，他接受不了 这样的事实，那是因为，他爱我。这至少证明了，他 爱我!

〔奏儿歌《纪律歌》,六演员列队整齐地走上台。其中 一人喊着“ 一二一 !”“立定!”口号。

〔上课铃响。五名学生背手坐好。 一老师在给众小 学生上课。

**老** **师** 今天是你们的人生第一课。首先，我要教给你们的

是从小就要学会守纪律。 **学** **生** **1** 老师，什么叫做纪律呀? **老** **师** 请你站起来。

〔学生1莫名其妙地站起。

**老** **师** 发言的时候要先举手，我允许你说的时候才能说，这

就是纪律。懂了吗? **学** **生** **1** 如果我不守纪律呢?

**老** **师** 那就让你站着，让其他所有的同学耻笑你。 〔众学生交头接耳，学生1羞愧地低下头。

〔学生2举手。 **老** **师** 你说。

**学生2** 老师，我想撒尿。

**学生3** (举手)老师，我想看故事书。 **学生4** (举手)老师，我想画画。

学生5 (举手)老师，我想唱歌。 学生2 (举手)我想跳舞。

学生3 (举手)我想做游戏。 学生4 (举手)我想跑步。

学生5 (举手)我想睡觉。

老 师 统统不行!现在是思想品德课，你们必须老老实实 坐在这听课，这就是纪律!懂了吗?

**众学生** (用小学生惯有的腔调)明—-白——了—— 老 师 下面背诵做人守则。

**众学生** 要想做个好公民，就得守法讲道德，要想做个好学 生，就得听话守纪律。要想长大成人才，就得好好念 课本，要想不被人耻笑，冬天穿着大外套。

〔学生们重复说，一遍比一遍响，最后几乎成为噪音。

男 1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邻居家的一个七岁的

小姑娘，她长得就像一个洋娃娃，可爱极了。一天， 一个高中男生把我们俩带到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 他说如果我敢亲吻那个小姑娘的话就给我一块糖 吃。我吻了她。得到了一块糖，也得到了一顿父母

的暴打。从此我就多了一个绰号，他们叫我“小流 氓 ” 。

女 1 我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月经，当时我正在少年宫

学手风琴，我以为我要死了，我把弄脏的内裤和裙子 扔到了河里，然后躺在床上等死。大学一年级的时 候，我曾经为婴儿是从哪里生出来的问题和同宿舍 的女孩打赌。那时我坚决地认为孩子是从肚脐眼儿 里生出来的。第一次作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恶心，

性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过高潮。我总是很害羞，不敢 在异性面前暴露身体，作爱的时候不敢开灯，不敢流 露出自己的欲望。因此，看上去我好像是没有欲望， 时间久了，我似乎是真的没有欲望了。

男 2 我是个禁欲主义者。

众 嘘 — —

男 2 性欲是人类动物性的一种表现，它是非理性的行为，

而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就是人是有理性的。人 应该懂得克制，用意志战胜欲望。

女 2 你要是身体上有毛病，可以去性病诊所；你要是思维

上有问题，那你可以去精神病院，要是你两方面都有

些障碍—— 众 那怎么了?

女 2 不得了啦!那您就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道德法

官!

女 3 据一项调查表明，性生活不满会造成三种人群的数

量增加：一，战争犯，如，希特勒、克林顿。二，追星 族，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三，道德保卫战的捍 卫者，前仆后继，至死不屈。

男 3 我二十岁的时候有了第一次性经验，那是我的初恋。

为了迎接那一时刻，我们准备了音乐、烛光、美酒，还 挂起了一串摇曳的风铃。那是我最紧张最幼稚的一 次也是我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次。现在，性已经没有 什么神秘感可言，我可以随时随地地解决问题。我 不停地换女人，不停地换地点，可是我却越来越得不 到满足。我渴望回到过去，在热烈的爱情中性交。 爱情的目的不是作爱，作爱的目的是爱情。

〔女4大笑。 众 你笑什么?

女4 (指男4)他刚才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哈哈哈哈，笑死 我了，笑死我了!你快讲给他们听听，让他们也高兴 高兴!

男 4 话说某社会工作者做了一项民意测试，调查男人作

完爱后都干些什么。结果有百分之十四的男人抽 烟，百分之八的男人睡觉，剩下百分之七十八的男人 穿上衣服回家。

女 4 哈哈哈哈，太可乐了!哈哈哈哈!(看众人)你们，你

们怎么不笑呀?

男 1 是 该笑还是该哭?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没有感觉。

女 1 世界上还有爱情吗?爱情和色情有什么不同?

男 2 如果能自由地追求爱，人应该克服的是性欲还是嫉

妒心理?

女 2 如 果说爱是生活赋予人类最美好的东西，那么因为

婚姻而拒绝来自他方的一切爱情，是否就是摧残人 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男 3 为什么自己多情那叫风流，别人多情那就是乱搞?

女 3 如果女人把婚姻当作谋生的手段，那跟娼妓有什么

不同?

男 4 从 前，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

我会把一半给母亲，另一半给你。于是女孩喜欢上 了男孩。有一次村里发大水，男孩奋不顾身地去救 女孩，男孩说，如果女孩死了，他也不会独自活在这 个世界上。这年女孩二十岁，男孩二十二岁，女孩嫁 给了男孩。闹饥荒的年月，他们只有一碗粥，男人让

女人吃，女人让男人吃，结果一碗粥三天后发了霉， 那时他们分别是四十岁和四十二岁。当男人五十二 岁那年，因家庭成分不好被挂上了牌子批斗，女人也 已经五十岁，心甘情愿地陪着他接受共同的命运。 许多年过去了，他们成了七十岁的老人。在一次坐 公共汽车时，有一位年轻人给他们让座，他们都不肯 自己坐下而让对方站着，于是两人靠在一起抓着扶

手。这时候，车上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众人肃然起敬地站着。

**男** **4** (唱《爱的箴言》)

每个人都在寻找着爱情，

爱情一旦来临又会匆匆消失。 男人哪女人哪有那么多，

天天说着我爱你有几个真心。

爱情她就像是手中的风，

看不见摸不着把握不住，

你痛苦吧绝望吧叫喊吧，

她在一边看着你痴痴地笑。 生活让我们做着各种选择， 游戏的人生中渴望理想；

理想的爱人啊她在哪里，

她只存在于你我的幻想之中。

老人意味深长地告诉我， 千万不要忘记他的叮咛； 有爱情的生活是幸福的， 为爱情的生活是愚蠢的。

四

〔舞台布置成类似于烛光餐厅的样子。故意做出来 的浪漫典雅透着恶俗。

〔四男演员背朝观众站在舞台深处，身上前后各挂着 一个牌子，面向观众的一面是由小到大的靶心，分别 写着男1:大款，男2:政客，男3:白领，男4:工薪阶 层。背朝观众的一面是由笑到哭的人脸，分别写着 男1:包二奶，男2:艳遇，男3:同居，男4:婚姻。

〔四女演员举枪朝靶心瞄准射击，口中发出枪击声。

女 1 弗洛依德说，一切都是源于性的。

女 2 马克思说，一切都是源于经济。

女 3 经济至上，其他靠边。

女 4 瞄准大款，决不手软。

〔四女人射击。

女 1 好呀!我打中了!

〔男1中弹转身。

男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哪怕知道是糖衣炮弹，万丈深渊，

也愿意前仆后继、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女 1 (上去搂住男1亲吻)亲爱的，我爱你爱到骨头里，海

枯石烂不变心。

〔女1、男1亲热入座。 〔男2中弹转身。

男 2 结 婚的人是愚蠢的，找情人更愚蠢。直到现在我还

替克林顿惋惜。

女2(上前挎住男2)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女2、男2入座。 〔男3中弹转身。

男 3 轻 轻地，你来了，正如你轻轻地走。拉一拉手，没剩

下一块大洋。

女 3 ( 拉住男3的手)亲爱的，我来了，让我拉着你的手。

拉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拉着老婆的手，就 像左手握右手。

〔女3、男3入座。

〔音乐响起，众人杯斛交错，开怀畅饮。 众 情人节快乐!为爱情干杯!

女 4 (拿出放大镜，看清剩下的男4,失望地摇摇头)眼神

儿不好，赶紧去治；枪法不准，赶紧去练；投资成功， 受益终生；投资失误，悔恨一生。

男 4 我 知道你一直因为嫁给我而后悔。有什么办法呢，

这一切都怪我，我太没本事，太没能力，无法给你提 供舒适而又安逸的生活。我从心里感谢你给了我那 么多幸福的日子，感谢你为我生了一个那么美丽可 爱的孩子。今天，是我们过的第一个情人节，也是我 们的最后一个情人节。我要跟你离婚，给你自由。 其实，看着你不痛快地跟我在一起生活，我心里比你 更痛苦，更受煎熬。(转身手拿一束花跑向女4,气喘 吁吁)对不起，你一定等急了吧?

女 4 看看表，都几点了?

男 4 我 跑了好几家花店才买到一束玫瑰花，想不到全城

的人都在忙着过情人节。(递上手里的花)这是给你 的。

〔花瓣哗哗地落下。

女 4 (笑)这是什么?是插花吗?

男 4 (尷尬地)一定是刚才公共汽车上挤的，今天车上人

特别多。

女 4 没关系，我很喜欢。谢谢，这是你第一次给我送花。

男 4 以 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男人送花给你的。

女 4 你说什么?

男 4 没什么,你今天真漂亮。

女 4 真心话?

男 4 一百万分的真心。

女 4 这件衣服都买了好几年了，还是名牌呢，打折的时候

买的。买了我就后悔了，这么正式的衣服我哪有机 会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派上用场了。没给你丢人 吧?

男 4 怎么会呢，你这么漂亮，嫁给我真是可惜了。

女 4 都老夫老妻了，胡说什么呢。

〔女4把男4身上的牌子摘下，露出男4身上笔挺的

西装。

女 4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出了单位就把工作服脱了。

男 4 瞧 我这记性。刚才挤公共汽车，我担心把西服弄脏

了，所以就在外面又套了一件。

女 4 (欣赏地瞟了男4 一 眼)你今天也挺帅的嘛。 男 4 多 谢老婆的夸奖。(伸出胳膊)请吧，美人儿。

女 4 哎，等等，这家饭店你吃过吗?

男 4 你忘了，上次你给我说你们单位的小王向你推荐这

家餐厅，说里面环境幽雅，菜的味道也不错。

女 4 这儿装修得这么好，一定很贵吧?

男 4 咱 们俩都结婚五年了，我还没正儿八经地请你吃过

饭呢。虽然你老公是个穷光蛋，但也该偶尔讲讲生 活情调，奢侈一下吧。

女 4 明天还要交下个月孩子的入托费，你还有钱吗?

男 4 放 心吧，从今天开始我穷得就只剩下钱了。

女 4 吹牛!

男 4 走吧，既来之则安之，要是想给我省钱，你就挑便宜

的菜点就是了。啊，请吧!

女 4 (亲男4一下)老公，你真好!

〔男4、女4两人进餐馆。

〔男3扮成侍应生，女3扮成服务员。

男 3 你们好，请问小姐你们几位?

女 4 两个人。

男 3 请问你们预定座位了吗?

女 4 什么,还要订座?

男 3 今天是情人节，我们餐厅一般在周末和节假日都需

要预先订座。

〔女4失望地看着男4。

男 4 那能不能给加个座呀?

男 3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加座。这样吧，你们坐在一边

稍等一会儿，我去看看有没有已经吃完的客人空出 来的座位。

男 4 那就麻烦你老兄了。

〔男3走到一边。

男 4 (对女4)对不起，我不知道还要订座。

女 4 没 关系，但愿没有座位了。

男 4 你说什么?

女 4 这样我们就可以免费参观了。咱们再等一会儿就可

以光明正大地溜之大吉了。

男 4 你不想吃饭了?

女 4 我 不想花钱。

男 4 那你平时为什么老是吵着要出来吃?

女 4 很简单，我不想被我那些小姐妹们瞧不起，她们个个

都是势利眼儿。今天我只要仔细看看这里边是什么 样的就行了，回去就可以跟她们侃上一通。

〔男4有些难过。

女 4 (四周看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多漂亮啊。当初

我们谈恋爱的时侯都没这么奢侈过，现在想起来可 真遗憾啊。

男 4 那还不都是你的主意，舍不得买那，舍不得买这，一

门心思光知道存钱。

女 4 那有什么办法!要结婚，又得装修房子，又得置办家

具，什么都得花钱。可我们的收入就只有那点工资。

男 4 我 知道，都怪我。

女 4 哎，老公，你说来这吃饭的那么多人，他们都是干什

么的呢?他们怎么都那么有钱呢?

男 4 做生意呗，商人是最有钱的了。

女 4 我记得当初人家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就有一个卖

肉的个体户，你说他算不算是商人呢?

男 4 应该算吧。

女 4 那他一定很有钱喽?

男 4 那你怎么没嫁给他?

女 4 让我嫁给一个卖肉的?你不是开玩笑吧?

男 4 这样你就可以不缺钱花，生活也可以更有情调，天天

下饭馆，买新衣服。

女 4 那我也就得天天闻着肉腥味儿过日子了。我还是觉

得你好。

男 4 我有什么好的?穷兮兮的。

女 4 不知道，我就是喜欢你长的这样。喜欢你的眼睛眉

毛嘴唇鼻子，谁知道啊，一见你这样儿我就喜欢。

男 4 那你嫁给我不后悔?

女 4 后悔。

〔男4一怔。

女 4 后悔怎么没早遇到你，要是初恋的时候遇到你就好

了 。

男 4 我不值得你这样。你当过我老婆，我这辈子就知足

了 。

〔男1扶女1上。

女 1 (微醉)今天你得多陪陪我，不准你早回家。

男 1 好好好，一会儿咱们再去夜总会玩儿，行了吧?

女 1 不，我要去逛商店，我要去疯狂购物。

男 1 今天是咱俩的节，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女 4 不好，咱们快走吧。

男 4 等等，你听我说。

〔女4拉着男4刚欲走。

男 3 两位请稍等，那边已经有空位子了，等我们收拾完再

请你们过去。

女 4 啊，谢谢啦，我们知道了。

〔男3走到一边。

女 4 反正他也不认识咱们，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男 4 别想那么多了，就在这儿吃吧。

〔男3送用饭后的男2和女2。

男 2 (边走边说)今天我请好假了，可以整夜陪你。

女 2 真的?你真是太好了!

男 2 那我们现在就去你那儿吧。

女 2 不，我要去HOTEL! 今天晚上我要好好地折磨折磨

你，直到你向我认输，哈哈哈哈!(下)

女 4 那个女的挺漂亮，是吗?

男 4 哪个?

女 4 别装盲人了。刚才你一直看她来着。

男 4 我在想，她真是比你差远了。

女 4 你别安慰我了。女人是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她那件

外套多漂亮呀， 一定很贵很贵。看上去她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的，其实她是化了妆的。 一般高级的化妆 品用了之后你们男人根本都看不出来，当然，我是能 看出来的。那个女的少说也得三十岁了。

男 3 那边的座位已经收拾好了，两位请吧。

〔女4无奈，和男4入座。 〔女3送上菜单。

女 3 请看一下菜单。

〔男4把菜单递给女4。

男 4 你来点吧，别为我省钱。

女 4 你是不是瞒着我去抢银行了?(接过菜单故作熟练

地浏览了一下)我们先商量一下，等会儿再点好吗?

〔女3有些奇怪，稍顷，她似乎意识到什么,轻衊地一 笑 。

女 3 那好，你们慢慢看，看好了就叫我一下。

女 4 (不自然地笑笑)谢谢。

〔女3下。

女 4 (指菜单)咱们还是走吧。这不是明摆着宰人吗?一

个水果沙拉就要三十块钱，三十块钱能买一筐水果 呢 。

男 4 这 是我第一次请你到这种地方吃饭，也许也是最后

一次了，我希望你高兴。答应我，不要再想钱的问 题，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好吗?

〔 灯 暗 。

〔灯亮后，男4和女4面向观众坐着。

女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难道是你不再爱我

了吗?难道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

男 4 我像以前一样爱你，不，我现在更爱你了。当一件东

西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她是多么珍贵。

女 4 我不是东西，是人。东西可能被抛弃，人不能被抛弃

的。男人不要女人有两个原因， 一是那女人太坏，应 该被抛弃；一是那男人太坏，女人正好离开男人以求 解脱。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觉得我坏吗?

男 4 你 是一个好妻子， 一个好母亲，你什么事也没做错，

就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有责任跟你离婚。

女 4 为什么?我不明白!

男 4 让自己所爱的人获得幸福，这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如

果我没有能力让你幸福，我就得把这个权利让给别

人 。

女 4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所谓的责任，爱如果已经变成一

种责任了，那还叫爱吗?我爱你，没有任何理由，我 觉得跟你一起过日子，挺好的。

男 4 每当你跟我提起你的同事家里房子如何如何大，装

修得如何如何好，我就觉得你不幸福；每当你看到别 人开着私家车一家人外出效游，你那惊羡的眼神告 诉我你不幸福；每当我们一起逛商店，你看到喜欢的 东西欲说又止的表情告诉我你不幸福。你买菜的时 候跟人斤斤计较，你谈话嘴里三句不离“钱”字。你 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琐碎。都是我，不能挣足够 的钱给你提供好的生活条件，才让你变成现在这个 样子。我不愿意看着你一天天这样变下去，我希望 你永远像以前那样单纯可爱。跟我在一起生活对你 是不公平的，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犯罪。

女 4 哪个女人不愿意永远做一个女孩儿呢?不用惦记丈

夫孩子的吃穿住行，不用关心鱼肉菜价，不用担心因 为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使这个月的开支出现赤字， 没有干不完的家务，没有操不完的心。一旦结婚，那 种无拘无束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有时候便会牢骚 满腹、怨声载道，挑剔自己的丈夫这儿不好，那儿不 好。但是，那纯粹只是一种发泄，往往是有口无心。 虽然我希望你能变成个有钱人，可是你没有钱也是 我的丈夫，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个事实。难道 你就不能容忍妻子对生活有一些小小的发泄吗?

男 4 自从结婚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挣钱，我想

过辞职去街上摆小摊，我想过去深圳去海南去一切

可以挣钱的地方打工……我每天绞尽脑汁想发明一 个能卖钱的专利，我做梦都希望买彩票能中大奖。 如果谁能告诉我在哪儿能弄到手枪，我肯定会去抢 银行劫飞机。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我，那个一文不 值没有本事的小公务员。我不但没有能力改变自己 的命运，我还像一个秤砣拴在你身上坠着你，让你也 陷入平庸的生活。人生就这几十年，谁愿意在琐碎 和乞讨中度过一生?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避免这一 切呢?面对以后的生活，我常常是充满恐惧，我只有 三十二岁，就觉得自己没有了未来，我怎么忍心让你 跟我一起虚度光阴?

〔女4、男4面对面。

女 4 你应该努力，应该努力。这句话我虽然已经说了千

万遍，但是我还要说，你应该努力。

男 4 如果努力就能得到一切，那这世上最起码会减少一

半失业者、流浪汉和乞丐。

女 4 你是优秀的男人，你聪明有文化、你诚实有责任心，

你仪表堂堂，你还有好多别人不具备的优点，只要你 努力，一定会事业有成。

男 4 可惜你不是我的领导。当然，如果你是我的领导也

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女 4 你是个胆小鬼!你要离婚不过就是一种逃避。你根

本不爱我和孩子。如果你真爱我们，就不会放弃。

男 4 我 何尝又想放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能力，碌

碌无为。你让我怎么努力?给领导写发言稿的时候 再多美言几句，还是在领导面前变本加利地低三下 四、奴颜婢膝?

女 4 记得当年嫁给你的时候，朋友们都很美慕我，说你工

作好有能力，将来一定会跟着你过好日子的。可是 现在，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有的买了商品房，有的买 了私家车，还有的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哪个不 比我们过得好呢?其实，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只是 你不愿意去做。

男 4 按你的意思，除非，除非—一

女 4 你提出离婚口口声声是为了我好，其实还是为了你

自己。你宁肯当逃兵，也不愿意跟困难面对面地交 锋。

男 4 除非我学会利用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利，贪污受贿，违

纪违法!

女 4 如果是违法，那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为什么他们

比我们这不违法的过得还舒服?

男 4 与其让我这样去捞钱，还不如让我去干苦力，那钱挣

得辛辛苦苦，明明白白。

女 4 如果靠劳动就能养家糊口，就天下太平，那就不会有

那么多偷窃、抢劫和诈骗了。告诉我，你希望我幸福 吗?

男 4 当然，我认为这是我活着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女 4 如果跟你在一起，我还有幸福的可能，可是如果离开

你，我这一辈子就不再有幸福机会了。

男 4 我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就这样变下去，变得越来

越越可怕，变得越来越不像你。

女 4 你可以阻止这一切的，你有这个能力。就像我们俩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争吵和心酸，相亲相爱，白头到 老 。

男 4 我不能，我做不到。

女 4 你能的!为了我和孩子你会去抢银行，会去当劫机

犯，只不过，现在你需要的是有人给你一只手枪。 (对观众)谁能给他一只手枪?谁能给他一只手枪! 〔 灯 灭 。

〔大屏幕上一只手枪的特写。

女 1 那是谁说的——

男 1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女 2 那是谁说的—-

男 2 贫贱夫妻百事哀。 女 3 那是谁说的—

男 3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女 4 那是谁说的——

男 4 理解万岁。

众 理解万岁!

女 1 真的美的善的被现实的掩埋。

女 2 假的丑的恶的被道德的美化。

女 3 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所以我们看不清道路。

女 4 噪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所以我们听不到音乐。

男 1 给我一只手枪吧，我要用它打碎束缚着我捆绑着我

折磨着我的思想镣铐。

男 2 给我一只手枪吧，让子弹打透我的胸膛带我穿越大

气层高高飞翔在无边的天空。

男 3 给我一只手枪吧，让能思考的大脑节哀顺便，只留下

行尸走兽般的肉体苟且偷生。

男 4 给我 一 只手枪吧!我现在两手空空，我最想要的就

是一只手枪!

〔大屏幕上出现“婚姻、爱情、性、金钱”等字。

众 给我一只手枪，我要把他们统统消灭!统统消灭!

〔众人冲向大屏幕，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响，众人倒下。

**尾** **声**

〔全场寂静，光束打在舞台中央的男演员身上。 〔背景音乐：《家》(2)(罗大佑词典)。

**男** 从前，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 我会把一半给母亲，另一半给你。于是女孩喜欢上 了男孩。有一次村里发大水，男孩奋不顾身地去救 女孩，男孩说，如果女孩死了，他也不会独自活在这 个世界上。这年女孩二十岁，男孩二十二岁，女孩嫁 给了男孩。闹饥荒的年月，他们只有一碗粥，男人让 女人吃，女人让男人吃，结果一碗粥三天后发霉，那 时他们分别是四十岁和四十二岁。当男人五十二岁 那年，因家庭成分不好被挂上了牌子批斗，女人也已 经五十岁，心甘情愿地陪着他接受共同的命运。许 多年过去了，他们成了七十岁的老人。在一次坐公 共汽车时，有一位年轻人给他们让座，他们都不肯自 己坐下而让对方站着，于是两个人靠在一起抓着扶

手。这时候，车上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众一个个地站起。

众 (纷纷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男 1 我爱你，所以愿意听你的声音，看你的一举一动，只

愿你高兴，不愿你伤心。

女 1 我 爱你，所以每天早起为你煎一个鸡蛋，热一杯牛

奶。愿意洗净你换下的臭袜子，脏衬衣，愿意为你洗 脚搓背，愿意为你生一个孩子。

男 2 我爱你，所以我想让你幸福，所以我努力工作，我喜

欢看到你为我的成功而流露出的笑容。

女 2 我爱你，所以只愿你健康，不愿你生病，所以我会害

怕，害怕你死得比我早。

男 3 我爱你，所以不愿看到你流泪，我愿意分担你的忧愁

和烦恼。

女 3 我爱你，所以我也爱你的父母，我感谢他们为我把你

带到这个世界，感谢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半。

男 4 我爱你，这爱，如同阳光，

女 4 是的，这爱，如同阳光，

男女4 时时刻刻温暖着你，却又给你充分的自由。

众 (纷纷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 幕 落 。

**——剧终**

**母** **亲**

赵瑞泰



赵瑞泰，男，湖北省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一级编 剧；主要作品有电视连续剧《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向警 予》,话剧《情系母亲河》、《春夏秋冬》等，曾多次获奖。

人 物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蔡和森、蔡畅的母亲(1865 年- 1943年)。

蔡和森——葛健豪的二子，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 一 (1895年—1931年)。

向警予——蔡和森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妇女 部长，中国妇女运动的著名领袖(1895年 —1928年)。

蔡 畅———蔡和森的妹妹，小名毛妹子，中国妇女运 动的杰出领导人(1900年-1989年)。

蔡林蒸——蔡和森和蔡畅的哥哥(1889年—1925 年)。

蔡庆熙——蔡家的大姐，生于1884年。

蔡蓉峰——葛健豪的丈夫(1862年—1932年)。

桃妹子——葛健豪的学生。

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庆熙的女 儿刘千昂，蔡蓉峰的小妾艳红，长沙女校张校长、方 老师，丁县长等等。

**时** **间** **：**1901年至1938年。

**地** **点：**上海、长沙、巴黎、武汉和湖南双峰县。

序

〔 当 代 。

〔舞台一角，一束追光起。

〔老年的蔡博拄着拐杖在凝思着 ……

蔡 博 (亲切地)我是蔡博，是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儿子 …… 可是，从我记事那天起，我很少见到我的爸爸妈妈， 是奶奶把我带大的，是奶奶送我到苏联去留学的。 我的这位奶奶呀，她和千千万万当时的中国妇女一 样，是一个小脚女人。可是，她却是一位传奇的人 物。她将自己的一切，将自己一位又一位杰出的儿 女奉献了出来，献给了今天的人们……啊，好遥远 了，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了!今天，当我捧起奶 奶留下的这根拐杖，看到眼前的这片片枫叶，我的思 绪好像穿过了历史的隧道，我好像又回到了奶奶身 边(停顿) ……听，她来了!我的奶奶葛健豪她来了! 你们看哪，我奶奶迈着她的那双小脚向我们跑来了! 她跑得多欢呀，像黑暗中跳动着的一团火焰!(渐渐 隐去)

〔表演区灯亮。葛健豪迈着一双小脚，从舞台深处跑 来……

**葛健豪** (边跑边兴奋地呼唤)庆熙、林蒸、和森、蔡畅……我 的孩子们!

〔孩子们：“妈妈 -

〔蔡庆熙抱着不满周岁的蔡畅和蔡林蒸、蔡和森跑 上。儿女们跟随着母亲向前跑去 ……

〔 收 光 。

**抗争篇(一)**

〔 清 末 。

〔城市嘈杂声起。

〔上海，蔡蓉峰住所。蔡蓉峰三十八岁，正和他的小 妾艳红躺着抽大烟。

艳 红 我说蔡哥呀，今天你还不去江南机器总局点个卯? 我是怕你老不去总局，让上司知道了，怪罪下来……

**蔡蓉峰** 嗨，谁怪罪谁呀!去年，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城都没 人怪罪，我这九品芝麻官偷点儿懒算个屁呀?现如 今，清王朝大小官吏，哪个不为自己捞呀?只要你不 碍他的事，死人翻船决无人过问!——艳红，茶!

艳 红 喝完了。 蔡蓉峰 买去呀。 艳 红 银子呢?

蔡蓉峰 前几天不是刚给了 — 艳 红 买衣裳了。

**蔡蓉峰** (无奈)好好好，我的姑奶奶。(掏钱)给 艳 红 (接过钱)我这就去替你买好茶叶……(跑下) **蔡蓉峰** 哎——(躺下，哼起了小曲)

〔突然屋外传来呼唤声：“请问，这里是蔡蓉峰的住处

吗?” 蔡蓉峰 谁 呀 ?

〔葛健豪快步上。 **葛健豪** 我呀!

**蔡蓉峰** (一愣)兰英?你……怎么来啦?

**葛健豪** 好久没你的音讯了，过来看看呗!上海真大呀，你搬 了地方，也不写信告诉一声，让我好找!

**蔡蓉峰** 啊……啊，才搬不久，才搬不久。伢子们都还好吧?

**葛健豪** 都来了。(对外呼唤)孩子们，都进来吧，到家了。

〔还没等蔡蓉峰反应过来，蔡家儿女们呼喊着进屋。

**葛健豪** 这是你们的爷老馆，快叫—— **孩子们** (齐声用湖南话)爷老信吨!

**蔡蓉峰** 啊，你们……都来了，都来了!

**蔡庆熙** 爷老馆，快两年没有见到您，弟妹们好想您的!

**蔡蓉峰** (看看儿女们，不无喜悦地)啊，都长大了，长大了!

**葛健豪** (从蔡庆熙手中接过婴儿)蓉峰啊，快来见见你还没 见过面的细妹子吧。

**蔡蓉峰** (看看婴儿，淡淡一笑)好，好……取名字了吧? **葛健豪** 小名毛妹子，学名叫蔡畅。

**蔡蓉峰** 好，好呀!托祖宗的福，我们蔡家总算是人丁兴旺

了!(想了想)这样吧，这儿房子太小，来住的客人又 多，我再另外给你们找个住处 ……

〔婴儿哭叫。

〔葛健豪赶忙哄着婴儿，欲喂奶。

**葛蓉峰** (忙阻拦)去那个小房，去那个小房。

〔葛健豪抱着婴儿，朝蔡蓉峰所指方向下。

〔孩子们正高兴地坐在床上玩，此时艳红买茶叶上。

**艳** **红** (见一屋子人)啃，这是……怎么了?来了一屋子乡 下人!

**蔡蓉峰** (欲解释)喔，这些是 —

**艳** **红** 一看就是你们湖南老家来的乡下人。(厌烦地对孩 子们)你们来这儿干什么?走开，走开——

〔艳红将孩子们轰下床。蔡林蒸不服，艳红强行将他 推下床。

**蔡林蒸** 爷老馆，爷老馆!

艳 红 爷老馆?爷老馆是个什么称呼呀? **蔡庆熙** 爷老馆就是爸爸!

艳 红 爸爸?……(打量孩子们，对蔡蓉峰)你……你不是 说你在老家没有妻室吗?

**蔡蓉峰** (尴尬地)这些……都是我的崽。喏，老大蔡庆熙，老 二蔡林蒸，老三蔡和森——

**蔡庆熙** 我还有个细妹子，叫蔡畅。

**艳** **红** (差点晕了过去)我的天哪!原来，你是在骗我呀!

**蔡蓉峰** 啊……我没打算骗你，是怕你知道了不开心。其实， 这也不算什么,从前你怎么过，以后照样怎么过嘛。

(对儿女们)来来来，见过你们的二妈! 〔孩子们互望，不语。

**蔡蓉峰** 叫妈呀!(见儿女们仍不叫，命令地)叫妈! **孩子们** (突然朝里屋大声叫)妈!

〔葛健豪边应声边上：“哎…… ”

**蔡庆熙** (走近葛健豪，指着艳红)妈，你看——

**葛健豪** (见艳红)啊……是来了客人了?(热情地对艳红) 啊，请坐，请坐!

**艳** **红** (恼羞成怒)这……这还反了天啦!一群乡下人在我

屋里指手画脚的!蔡蓉峰，你今天不把他们赶走，我 这就——我走!(欲走)

**蔡蓉峰** (忙上前拉住艳红)艳红，艳红……你这是干什么? 有话慢慢说，都是一家人嘛!

**艳** **红** 谁跟他们是一家人?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蔡林蒸** (按捺不住，大声)你别开口闭口乡下人!乡下人怎 么了?没有乡下人你们吃什么?穿什么?你们城里 人的祖宗不都是乡下人?

蔡蓉峰 (厉声地)林蒸，不许这样无礼!从今以后，她——就 是你们的二妈!(与葛健豪的目光相碰，忙转换口 气)啊……兰英……

〔葛健豪无言，双目直视蔡蓉峰和艳红。

**蔡蓉峰** (强装硬气地)就这样了!……从古至今，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这个家—-我说了算! **葛健豪** 要是……我们不从呢?

**蔡蓉峰** 不从?(一愣，停顿)……不从者，现在就可以走! **孩子们** 妈 !

葛健豪 (停顿，转身直视蔡蓉峰)蔡蓉峰，今天，你太让我失 望了!——我葛兰英，出身书香门第，在湖南老家， 我们葛家，是与曾国藩、秋瑾的婆家齐名的大户人 家。自从十六岁我嫁到你蔡家，相夫教子，孝敬公 婆，也算做到了恪守妇道。而你，守着祖业，坐吃山 空，直至在老家无法生活下去——

**蔡蓉峰** (气恼地)你……你说这些干什么?

**葛健豪** 怎么,泼了你的面子?可我还要说一句：你呀，你是 靠我们葛家在上海的亲戚才在这里谋了一个差事 的!你忘了?你来上海时，曾向我发誓，不混出个人

|  |  |
| --- | --- |
|  | 样，决不回家见我!(拿起烟枪)如今……你真混出 了个人样了!  〔艳红哭着跑下。蔡蓉峰欲追，葛健豪拦住。 |
| 蔡蓉峰 | 你……(恼羞成怒)我……(停顿片刻)就算我蔡蓉峰 不才，就算我娶了个小老婆，又有什么大逆不道?在 中国，从古至今，男人没有三妻四妾就显示不出自己 的身份，你懂吗?女人要讲究三从四德，这是天经地 义的，你懂吗?……像你这样在儿女面前如此放肆， 家规何在? |
| 葛健豪 | 家规?哼哼……家规只允许你们男人胡作非为，家 规只让女人终身为奴!这样的家规，早就应该废除 了! |
| **蔡蓉峰** | 你……你越说越离谱了!你完全变了，变了!你 ……你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这些离经叛道的邪说? |
| **葛健豪** | 我告诉你——是秋瑾! |
| **蔡蓉峰** | 秋瑾?……我要警告你，你少跟这个女人来往，她在 官府的名声很坏! |
| 葛健豪 | 可我们荷叶乡的女子都非常敬重秋瑾!秋瑾说得多 好啊——女人要不受欺负，必须要自立!从今以后， 我葛兰英再不逆来顺受了! |
| **蔡蓉峰** | 你敢 …… (欲动手) |
| 蔡庆熙 | (按捺不住，上前阻拦)爸爸!按理说，大人的事，我 不该多嘴。但是，我想说，您到上海这两年，是我妈 在湖南老家拖男带女拉扯着我们。为了支撑这个 家，她忙里忙外，吃尽了辛劳! |
| 蔡庆熙 | 爸爸! |
| 蔡和森 |  |

葛健豪 (对蔡蓉峰)蔡蓉峰呀，按我的脾气，我现在就可以带 着孩子们走!但是，孩子们还这么小，我不忍心看着 他们没有爸爸!念在多年夫妻的份上，你就跟我回 去，回老家去吧!回老家啃老米，我葛兰英也认了!

**蔡蓉峰** 要是……我不从呢?

**孩子们** 爸爸!

**葛健豪** 那也很好办。我只要在上海的亲戚面前跟他们说一 句，就凭你好吃懒做的天性，在上海滩你还能做什 么?我把话说到这里，你看着办吧!孩子们，走! (带着孩子们下)

**蔡蓉峰** (语塞)你 …… (绝望了)啊，老天哪!我蔡蓉峰怎么

摊上了这么一个女人呀! 〔 灯 暗 。

**抗争篇(二)**

〔一束追光照着凝思中的葛健豪。

**葛健豪** (沉思，自语)我……怎么会摊上这么一个男人的!

〔老年蔡博出现在葛健豪的身后。 **蔡** **博** 奶奶，您难道就这么忍着吗?

**葛健豪** 为了保全一个完整的家呀 ……

**蔡** **博** (沉思地)为了保全一个完整的家?

**葛健豪** 我一忍再忍，最后是忍无可忍了!……蔡蓉峰从上 海回到老家后不久，便将庆熙逼嫁到了刘家。不到 两年，刘家的少爷就病死了，庆熙年纪轻轻的守了 寡，带着女儿千昂在刘家忍气吞声地活着。后来，刘 家还要将不满五岁的千昂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我一 气之下把她娘儿俩领回了家。可蔡蓉峰不留她们， 要把她们赶走!(爆发)更让我伤心的是，为了五百 大洋，他还要卖掉十三岁的小蔡畅呀……

蔡 博 (不解地)爷爷他怎么能忍心将自己的亲生骨肉 一个 一个往火坑里推呀?

葛健豪 他说，这是按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办的；他说，妹子一 生下来就是别人家的人；他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 的水，他说小人和女子最难养!……他说这是老祖

宗立下的规矩!

**蔡** **博** 老祖宗立下的规矩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呀! **葛健豪** (深沉地点头)是呀，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啊! **蔡** **博** 奶奶，您怎么办呢?

**葛健豪** 与其等死，不如走!带着庆熙、毛妹子和小千昂走， 离开这个家。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呀!(隐去)

蔡 博 (对观众)是呀，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可是， 在那黑暗无边的旧中国，她们能走向哪里呢? …… 后来我听奶奶说，当时，是开放女禁、兴办女校的新 文化浪潮给了她一线希望! …… (追思着)那是一九

一五年的春天…… 〔 灯 暗 。

**求索篇(一)**

〔光从“长沙女子教员养成所”招牌起，阳光明媚。

〔蔡庆熙、蔡畅和五岁的刘千昂在报名处前报名。方 老师接待。

方老师 (目视着蔡畅签名登记)蔡——畅，蔡-——庆熙，刘

——千昂……唔，听了你们的介绍，我很感动。蔡畅 和蔡庆熙编入缝纫班；这个细妹子嘛，就入女校附属 的幼儿班吧。如何?

**蔡庆熙**

**蔡** **畅** (喜出望外，向方老师鞠躬)谢谢，谢谢您了方老师! **刘千昂**

**方老师** 像你们这样一家两代三口都入学，这是一次破例呀!

**蔡** **畅** 方老师，我们一定好好念书，为女校争气，为我们女 界同胞争气!

方老师 啊 … … 我还想说一 句话：你们的老母亲如此支持你 们上女校，在当今中国实为难能可贵。请一定代我 向她老人家致敬!

**蔡** **畅** (喜悦地)方老师，今天，是我妈陪我们一起来的呀! **方老师** 啊?那为什么不一起过来聊聊?

蔡 畅 她老人家怕女校不能全部收留，所以不敢过来。我

.这就去请她老人家 …… (转身跑向另一表演区)

〔葛健豪迎上。

蔡 畅 妈，妈吧!我们赢了，我们胜利了! 葛健豪 (喜悦地)是吗?老师怎么说的?

蔡 畅 (学着方老师说话的声调)唔，实为……难能可贵! 葛健豪 (没听懂)什么?

蔡 畅 老师说，妈是一位可敬可佩、难能可贵的母亲! 葛健豪 嗨，说妈干什么呀?

蔡 畅 我说是妈带着我们造了家里的反，前来报考的。老

师说，凭着对妈的敬重，可以破格录取我们。

葛健豪 ……看来，这城里的读书人还是比我们开通呀! 蔡 畅 妈，方老师想见您。

葛健豪 好，你先走，妈这就来。(整理一下，跟上) 蔡 畅 (走向报名处)方老师，这就是我们的妈妈。

方老师 (伸手欲握，见葛健豪不习惯，鞠躬)老人家，您好呀! 刚才我听了您女儿讲的一番话，很受感动。满清王 朝已经崩溃四年有余，但封建思想还紧紧束缚着每 一个家庭。要是全中国的母亲都能像您这样教育孩 子，中国，就有救了!

葛健豪 先生，你别这么夸我，我也是被逼出来的，我只是不 愿意看到孩子们再像我们从前那样生活!

方老师 这也是我们校长办这所女子教员养成所的目的—— 唤醒女界同胞，向封建文化开战!我想，校长肯定会

欢迎你们入学的。 葛健豪 是全部都欢迎吗?

方老师 全部?……当然，还包括您的这位外孙女。 葛健豪 那么——还包括我吗?

**方老师** **葛健豪** **方老师**

**葛健豪** **方老师**

葛健豪

**方老师**

**蔡庆熙** **蔡** **畅** **葛健豪**

**方老师** **葛健豪**

张校长 方老师

**葛健豪**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您说—— 对，我也想报名!——和儿孙们一起上学!

(停顿了半晌)……老人家，您别开玩笑了!您老人 家都已经……

不大，才五十岁。

老人家，那怎么可以呢?而且和女儿、和外孙女一起 读书……您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不，我是认真的!老祖宗的规矩逼得我们祖孙三代 走投无路了，我就是想重新开始!……完全地、彻底 地换一种活法!(拿笔欲填表)是在这儿写吗?

(惊，夺过笔)这个例不能开，不可能开!恐怕全中国 没有一所学校会为您开这样的先例!

妈——

不开先例!……老师，我这就不懂了，办女校本身就 是开了先例的，开放女禁也是开先例，反对封建文化 更是开了中国几千年的先例!为什么我这个小脚老 太婆要上学这个先例不能开呢?要是全中国千千万 万个小脚女人都来追求新文化，那将是多么好呀!

(语塞，为难)这……我——我们校长有规定。

是这样……方老师，我不为难你，我现在就去找你们 校长讨教讨教。校长在哪儿?(寻找欲下)

〔此时，张校长陪同丁县长出现在报名处。 方老师，这儿——出什么事了?

(一言难尽)张校长，她，(指葛健豪)她……想上学。 (拉张校长于一旁，低声叙说)

(为之一振)啊!……您就是校长大人啊?

**张校长** (听完方老师的叙说后，向葛健豪走去)老奶奶，您



葛健豪 校长大人!(激动地)……我姓葛，在这之前，我叫葛 兰英。这个名字女人味太重，五十年来，没给我带来 一次好运。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给自己取了个男人 的名字，叫葛——健——豪!健壮、豪放……重新开 始，从进女校念书开始!请校长、老师成全我!

张校长 老奶奶，您的精神确实让人崇敬。但是，让一位颐养 天年之福的老人与儿孙一同上学，我实在找不到同 意的理由——五十岁了呀，老奶奶!

**葛健豪** 葛兰英五十岁了，但葛健豪才十五岁!

**张校长** 说得好!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嘛!

**葛健豪** 行不通的理由还是年龄偏大?

**张校长** 不是偏大，而是太大!正像我不能同意我的母亲和 我的小儿一起上小学一样，那是要让人家指脊梁骨 的!

**葛健豪** 啊，我懂了。我这就走!

**蔡庆熙** 妈!

**葛健豪** 你们别管我!我要去——告状!

**张校长** (非常诧异地)告状?

**葛健豪** 对，告状说理去!县府打输了，我就到省府去告!

**丁县长** 老奶奶，有什么事跟我说说，行吗?

**葛健豪** 你……你是什么人?

**张校长** 他是长沙县府的县长丁大人，今天他正好来本校巡

视 。

**葛健豪** (激奋异常)丁大人!(欲跪，被众人扶起)县官老爷 呀，今日并非我葛健豪在此无理取闹，实因为我五十

.年的身世，留下的是五十年的怨恨呀!你们知道吗? 我们家十四岁的蔡畅为何逃离家门?是因为她的父 亲为了那五百大洋，硬要逼她给老财主当妾!你们 又知道吗?我的大女儿为什么要和她的细妹子出 逃?是因为她丈夫死后，公婆要逼着刚满五岁的女 儿给人当童养媳呀!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陪 伴我的儿孙们一起去寻求——寻求一条生路，寻求 一条光明之路!请问，这有什么错?又请问，学堂为 这些走投无路的人网开一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葛健豪慷慨陈词时，丁县长不住地点头。

**丁县长** 说得好!老奶奶，既然您那么渴望上学，我考考您，

行不? **葛健豪** 行呀。

**丁县长** 我们来对几个对子吧。 —先从一个字对起，然后

两个字，三个字…… **葛健豪** 您说，我听着哩。

**丁县长** 楼——楼上楼下的楼。 **葛健豪** 窗——窗前窗后的窗。

**丁县长** 华岳 — — **葛健豪** 湘江。

**丁县长** 雾茫茫。 **葛健豪** 水森森。

**丁县长** (加快节奏)春雨潇潇。 **葛健豪** 秋水长长。

**丁县长** 洞庭八百里。 **葛健豪** 巫山十二峰。

**丁县长** 巫山十二峰，烟蒙蒙，雾茫茫，老奶奶何地而来?

**葛健豪** **丁县长** **葛健豪** **丁县长** **葛健豪**

丁县长

葛健豪

**方老师** **张校长** **丁县长**

葛健豪

**方老师** **张校长** **蔡** **畅** **蔡庆熙** **刘千昂**

洞庭八百里，山青青，水长长，小学生来自湘江。 (惊愕)好!

(期盼地)您看，我这事——

(遗憾)可是——老奶奶，像您这把年纪—— 又是年纪!我 — —

我是说——从生理上讲，您恐怕难以适应学生生活。 在学堂里，不但要读书、干活儿，还要学音乐、体育 ——比如跳远呀、跳绳呀……

我懂了，大人，您等着。庆熙，把妈的包袱拿来。(从 随身带的包袱里拿出一根绳子)大人，这是捆行李 的，我正好带着。

(惊讶地)老奶奶，您……您这是想干什么?

大人们，你们不要紧张。你们不相信我会适应学生 的生活，不就是嫌我这双小脚吗?……现在，我要让 你们都见识见识 ……

〔葛健豪跳绳。全场震惊。静场有顷。

〔葛健豪艰难地跳跃着，几次差点被绊倒，但她仍然 坚持跳着 ……

(惊恐地)哎呀，老奶奶，您别……您别……

(担心地)妈妈! ……妈妈!

(雀跃着)外婆真棒，真棒!(比划着)要这样跳，这样 跳 !

〔葛健豪学着外孙女的动作跳着跳着，终于越跳越快

了。丁县长被感动了。

丁县长 好!(大声)葛健豪实为当今一位罕见的奇异老人， 其求学之志无可抵挡，可敬可嘉，女子教员养成所理

应破格录取! 〔众人高兴。

**蔡庆熙** (欣喜地上前)妈——妈!

**刘千昂** (拥抱葛健豪)外——婆!

〔葛健豪激动得越跳越快 ……

〔一束追光聚在葛健豪的身上……灯渐灭。

**求索篇(二)**

〔另一束追光起。葛健豪凝视手杖，然后用一把小刀 在手杖上刻着什么。

〔蔡和森、向警予上，见葛健豪后，好奇地轻轻走到她 的身后观察。

〔葛健豪刻完了字，将手杖举起审视。

**蔡和森** 妈 !

**向警予** 蔡伯母!

**葛健豪** (回首)和森……警予!快，来坐。

**向警予** 蔡伯母，我们去法国的时间提前了，准备明天下午就 出发。

**葛健豪** 明天?

**蔡和森** 是啊，妈妈。我们这次留法运动轰轰烈烈，受到各方 支持，杨怀中老师、朱剑凡校长亲自出面帮助筹措经

费，毛润之还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为我们送行。 **葛健豪** (若有所思地)啊 … … 啊 … …

**向警予** (注视着葛健豪)蔡伯母，您好像……有什么心事?

**葛健豪**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你们要去的法国一定与中国有 很大的不同，是吧?

**向警予** 那当然!中国，就好像一个大铁笼子，把同胞们关得

透不过气来。而法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将铁笼子 砸开了——

**葛健豪** (非常有兴趣地)啊?人们从铁笼子里冲了出来一定 很自由、很开心，是吧?

蔡和森 是呀。那儿共产主义思潮特别活跃，一八七一年，那 儿还建立过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叫巴黎公 社!

**葛健豪** 巴黎公社?——啊!这 一 定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地 方!警予，我真想去法国，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去到那 个崭新的世界看看，我真想在那里为你们成就大业 出点力呀!

**向警予** (惊疑)蔡伯母，您——

**葛健豪** 我决定了，与你们一起——走! **蔡和森** (惊喜)妈妈——

**向警予** (惊喜)太好了!蔡伯母，我们都希望您老去呀，可就 是担心您的年岁……

葛健豪 年岁?(停顿，凝视地上的枫叶，慢慢拾起一片枫叶) 是呀，我就像这片枫叶一样，黄了……但它还依然有 着光泽— -

**向警予** (接过枫叶)蔡伯母 ……

葛健豪 我多么想变成一片枫叶呀，为这个荒漠的世界带来 一丝暖意，一线希望……(从地上捧起枫叶，下决心) 走吧，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挥撒枫叶)

**向警予** 蔡伯母，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葛健豪** (托起拐杖)你们看，我在林蒸送我的这根拐杖上，刻 下了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首诗——

**向警予** (念)“画工须画云中龙…… ”

**蔡和森** (同念)“为人须为人中雄。豪杰羞伍草木腐，怀抱岂 与常人同!”

葛健豪 以前，我曾用秋瑾的这首诗教育孩子们，到了法国， 我得用这首诗提醒自己!目标已定，勇往直前，生死 利害，在所不惜!

**蔡和森** 妈妈 — —

**向警予** 蔡伯母!(激动地上前紧紧拥抱葛健豪) ……我的好 妈妈!

〔 灯 暗 。

**求索篇(三)**

〔另一表演区灯亮——这是葛健豪家的内外。 〔蔡蓉峰怒气冲冲地往前走，蔡林蒸紧追于后。

**蔡林蒸** 爸爸，爸爸，您别去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蔡蓉峰** 不行!这次非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长年累月住在 长沙，不归故里，如今还想到法……法国去!这还像 个家吗?(入家门，见蔡庆熙和蔡畅，劈头责问)庆 熙、毛妹子，和森呢?你们的那个老婆子呢?

〔葛健豪和向警予一起上，见蔡蓉峰，惊异。 蔡林蒸 妈——

葛健豪 (责备)林蒸，你怎么——

蔡林蒸 爸爸在乡下听说弟妹们要去法国，他非让我陪他前 来。

**蔡蓉峰** 怎么了，我不能来?我看你们是被那个什么……新 文化极端思想弄昏了头!

蔡畅(激动地)爸爸，新文化运动有什么罪?封建伦理统 治了中国几千年，弄得我堂堂中华国事日非，民不聊 生，难道不应该用先进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吗?我们 中国——

**蔡蓉峰** (粗暴地打断蔡畅的话)住嘴!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

国事!我只问你，你姓什么?(又问蔡庆熙)你又姓 什么?你们都姓蔡!这个家也姓蔡!我蔡蓉峰是这 个家的家长，你们知道吗?(发现向警予，打量)你是 什么人，我怎么不认识?现在，我们蔡家人要议决一 桩家事，请你——-走开!

**蔡** **畅** (大步走到蔡蓉峰身前，激动地)爸爸，她是向警予， 是和森哥最要好的女友。

**蔡蓉峰** 女友?在我们蔡家的字典中，我还没见过这个词儿! **葛健豪** 好!你没见过这个词儿，我来教教你：女友——和森 的这位女友，就是和森的未婚妻，就是和森未来的老

婆，就是我们蔡家未来的儿媳妇。知道了吗? **向警予** (郑重行礼)蔡伯父 —

**蔡蓉峰** (冷冷地)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儿女亲事，我一 概不认，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葛健豪** 你——(对向警予)警予，别往心里去!

**向警予** (沉稳地)蔡伯父，您不要生气。其实，我和和森的关 系并没有确定下来，此事可以暂且不谈。但是，您刚 才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八个字肯定是要不得 的!它像 一把刀子杀了我们多少姐妹呀!不瞒各 位，我向警予就是从这八个字的绳索中挣逃出来的!

**蔡** **畅** (关切地)警予姐，你—

向警予 就在这次我离开淑浦的前几天，淑浦的一位督军要 强行娶我。我父亲迫于压力，接了媒人送来的聘礼， 逼我与他成婚。无奈之下，我亲自闯进督军府，与那 位督军抗争。我在督军面前写下了“以身许国，终身 不婚”八个大字后便离家出走，到了这里……

**蔡蓉峰** (连连摇头)啧啧啧，真是世风日下，不可救药呀!一

个妹子居然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自己逃婚的丑 事，真是恬不知耻!

**葛健豪** 你说够了没有?警予，别理他!

**向警予** 不!(严正地)我向警予以自己的行为唤起女界同胞 的觉醒，有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那些满嘴书经，背 后却干着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们!

**蔡蓉峰** (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放肆!这儿不是你演说的讲 坛，你给我走开!

**葛健豪** (挺身而出)警予，别走!(对蔡蓉峰)她是我们请来 的客人，你没有权力叫她走!

蔡蓉峰 (气极)你……你可真是我们蔡家的祸根呀!今天， 我不除掉你，我就对不起老祖宗 …… (随手举起手 杖，向葛健豪扑打过去)

〔儿女们拉扯着蔡蓉峰，用身体保护葛健豪。 〔正在此时，蔡和森回来了。

**蔡和森** (奋力夺下拐杖)爸爸，您想要干什么? **蔡蓉峰** 我要……我要毁掉这个家!

**蔡和森** 不，爸爸，以前的家早已经被您毁掉了，这个新家您 不能再毁掉它!

葛健豪 (深沉地)孩子们!你们不要阻拦他，他已经不是第 一次要除掉我了!自从他从上海落魄归来，好几次 都要杀我。(转身直指蔡蓉峰)蔡蓉峰，我们夫妻几 十年，你为什么这么容不了我呢?孩子们为了寻求 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决定远渡重洋，去往法国。我这 个当母亲的全力支持孩子们去干一番大事业，这又 有什么罪呢?而你身为父亲，究竟为孩子、为这个家 尽了多少责任?蔡蓉峰呀蔡蓉峰，你当着孩子们的

面，你扪心自问，你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发号施令? ……好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都能自立了，即使你 今天把我打死了，也阻挡不了孩子们去追求他们的 理想!还有，你刚才高高举起的这根手杖，是你大儿 子林蒸亲自为他妈妈做的。来，你就用它来打死我， 你打呀!

〔葛健豪直逼蔡蓉峰，蔡蓉峰连连后退。

**蔡蓉峰** (无言以对，抱头蹲下)我无能，我窝囊……我对不起 老祖宗啊!

**葛健豪** 蔡蓉峰，你今天不打死我，恐怕今后你就永远除不掉 我 了 。

**蔡蓉峰** (一愣)……啊?你说什么? **葛健豪** 我决定走。

**蔡蓉峰** 你往哪儿走? **葛健豪** 法兰西。

**蔡林蒸** (惊)妈——

**葛健豪** 我不再犹豫，不再心软了。与其做你蔡蓉峰的刀下 鬼，我不如和孩子们一起去寻求一条新的生路，而且 誓死不回头!

**蔡蓉峰** (绝望地)啊……啊!变了，变了，这个家变了，这个

世道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 **葛健豪** 我们该走了。……孩子们，出发吧! **蔡林蒸** 妈!

葛健豪 (叮嘱)林蒸，你是蔡家的长子，这个家，妈就交给你

了。你大姐要陪千昂在长沙上学，你要多照顾她们 娘儿俩。还有你父亲平日的生活，往后就靠你维持 了 。

|  |  |
| --- | --- |
| 蔡林蒸 | (点头)妈妈，您放心吧，家里的一切，我会照应的。 看着弟妹们如此奋发上进，我这个当哥哥的说什么 也要将这半个家撑起来!天塌了，我顶着! |
| **葛健豪** | (深情地端详儿子)唔，是个男子汉! ……妈放心了! |
| **蔡林蒸** | 走!我送你们!(拿行李，下) |
| **蔡和森** | (对蔡蓉峰)爸爸，我们走了!您……多加保重!(深 |
| **蔡** **畅** |  |
|  | 深一鞠躬，与向警予下)  〔葛健豪拄着手杖与蔡蓉峰对视，片刻后毅然离去。 〔舞台上只剩下了蔡蓉峰一个人 ……  〔 灯 渐 暗 。 |

**求索篇(四)**

〔在法兰西的音乐声中，舞台灯光渐亮。

〔寓所内，一台老式的留声机放着法国的舞曲。葛健 豪身穿法兰西的民间服装，随着舞曲的旋律学跳着

法国民间舞蹈。 〔 蔡 畅 上 。

**蔡** **畅** (惊喜地)哎哟，妈!您干什么呢?您怎么一个人关 在房间里跳法国民间舞?

**葛健豪** (示意别打扰，继续学跳)毛妹子，快来帮妈看看，是 不是这个意思?

**蔡** **畅** (边审视边说)唔，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发现问题) 啊，这个动作应该这样，这样——(示范起来)

**葛健豪** (注视着女儿的动作，继续跳)对吗?现在意思对了 吗?

**蔡** **畅** 对、对!好极了、好极了!

〔随着节奏加快，葛健豪旋转起来。

〔蔡和森和向警予上。蔡畅示意不要打扰。他们在 一旁欣赏着，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葛健豪** (发现，用法语)谢谢!谢谢!

**孩子们** (法语)好!(赶忙上前搀扶葛健豪)

**蔡** **畅** **蔡和森**

蔡和森

**蔡** **畅** **葛健豪**

**向警予**

葛健豪

**蔡** **畅** **向警予** **葛健豪**

妈妈!(亲昵地抱住葛健豪)

(看着喘气擦汗的母亲，感慨地)湖南山沟里的小脚 老太太，按中国的老规矩，连街都不许随便上的!如 今，到了法国一年，居然跳起了法兰西的舞蹈来了， 这简直是奇迹，不可想像的奇迹呀!

妈，您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学法国民间舞?

你们不知道，上个礼拜天呀，为了给你们多筹集一点 生活费，妈把自己的湘绣品带到公园去卖。那些法 国朋友围过来抢着要买，他们拿着我的湘绣品高兴 极了，又唱又跳，还拉着我一起跳舞。可我哪儿会 呀，那个洋相出的哟……打那天起，我就下了这个决 心，非学会法国舞不可!学好了，跟他们见面这么一 对跳(示范),和法国朋友感情不就加深了，我的湘绣 品不是更好卖啦?这样的话，也就可以多为你们出 一份力了。

〔大家开心地笑。

(感动地)妈妈，谢谢您!为了我们，您真是费尽了心 力呀!

别这么说，妈从中也获得了乐趣呀!妈说过，只要你 们大业能成，这一辈子让我做什么都成呀!啊，时间 不早了，我还得到公园卖我的湘绣去。

妈，我陪您去。(取来湘绣品) 我们也去捧捧场!

你和和森在家好好翻译马克思的书吧。毛妹子，走! (突然想起)啊，差点忘了，还有一封国内刚捎来的信 一-(掏信给蔡和森后，与蔡畅边学说法语边下)

〔蔡和森、向警予目送，感慨万千 ……

**蔡和森** (看信，惊喜)警予，是毛泽东寄来的!(急忙拆阅)

**向警予** 毛泽东!和森，上次你给他寄去翻译的《共产党宣 言》那几本书，泽东兄他都收到了吗?

蔡和森 (边看信边说)收到了，他都收到了!他说，这些马克 思著作传到国内后，就像火种一样迅速燃遍了全中 国。(突然激动起来)警予，国内马上就要成立共产 党了!你看，你看!(指着信)泽东兄在信中说：“你 们建议尽快创建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 成!”

向警予 (快步过去边阅信边念)“建党之事，陈独秀先生等已 在进行组织……"好，好呀!(喜极而泣)我们多年的 奋斗终于将产生重大成果了!妇女解放也好，劳动 解放也好，关键的关键是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呀!

**蔡和森** 赶快告诉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我们也要尽快组建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向警予** 旅欧支部?啊，真是太好了!

**蔡和森** 今天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兴奋地抱起向警予)

**向警予** 还有一件喜事哩…… **蔡和森** 还有一件喜事?

**向警予** 对 。

**蔡和森** 什么?

**向警予** (羞涩地)我……有了。

**蔡和森** (不解地)你有了?你……你有什么了? **向警予** (拉蔡和森的手抚摸自己的肚子) ……

**蔡和森** (醒悟，激动地)这是真的? **向警予** 嗯 … …

蔡和森 ……这就是说，我们的大业有了继承人了?太好了， 亲爱的!(大声地)啊，真是双喜临门呀!公元一九 二一年，在中国大地，将诞生一个伟大的政党——中 国共产党；而在法兰西共和国，向警予和蔡和森自由 恋爱的结晶也将降生，他必定是一切腐朽势力的掘 墓人!(用法语欢呼)啊!伟大，太伟大了!

**向警予** (赶忙制止)你这么大声嚷嚷什么!好像要让全世界

都听到似的!

蔡和森 是的，警予，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你想想，我们俩的 结合是多么不容易呀!它经受了封建势力的高压， 它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它经历了大西洋的惊 涛，它沐浴了巴黎公社的阳光!想想吧，想想去年五 月我们在这里举行的那次特别的婚礼——

向警予 (幸福地回忆着) ……是呀，忘不了。就是在对面小 花园里，我俩在一条长板凳上并排坐着，(与蔡和森 坐沙发上)你还对来客说，这里坐着的是二十世纪的 一对新生婴儿!啊……那天，没有花轿，没有鞭炮， 有的只是你刚刚从图书馆借回来的一本《共产党宣 言》——

**蔡和森** 不，为了我们的婚礼，那次我借回来了两本。 **向警予** 是的，是两本 …… (突然笑起来)

**蔡和森** 咦，你笑什么?

**向警予** 我笑当时的情景——我们两人就这么像同桌的小学 生一样并排坐着，两个人都同样将《共产党宣言》捧 在胸前。这样的婚礼场面恐怕是中国几千年的第一 次吧?我想，国内的朋友们知道了，肯定觉得好滑 稽!

**蔡和森** 可毛泽东接受了。他来信中称我们为向、蔡同盟，而 且说，要奉向、蔡为首领，藉此向几千年的封建专制 宣战!(天真地)我真想现在就将这些告诉我们的孩 子!

**向警予** (笑了)咳，你又犯傻了不是!肚子里的婴儿怎么会 听得懂?

**蔡和森** (认真地)能听懂的!德国有一位医学专家说，肚子

里的婴儿是完全可以接受外界对他的影响的! **向警予** (半信半疑地)真的?

蔡和森 试试看。(跪下，贴着向警予的肚子)孩子呀，记住， 你是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长大以后，别忘了你父 母的追求，你要为全中国民众的幸福、要为全人类的 幸福奋斗终身呀!因为，你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年诞 生的 ……

〔蔡和森的手触及到了向警予的腰部，向警予忍不住 动了一下。

**蔡和森** (惊喜地)动了!胎儿动了!孩子肯定听进去了我说 的话!(感慨，用法语)罗曼谛克!这就是二十世纪

初叶革命者的罗曼谛克! 〔 灯 渐 灭 。

**求索篇(五)**

〔另一表演区灯渐亮。蔡和森、向警予在忙着写标 语，做着游行前的准备工作。

**蔡和森** 天都快亮了，毛妹子也该回来了。 **向警予** 是啊。

〔蔡和森无意弄出声响，惊醒葛健豪。他俩忙掩藏， 葛健豪从里屋出来。

**葛健豪**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睡呀?

**蔡和森** 妈。(掩饰着) ……我们一会儿就睡。 **向警予** 妈，您老快去休息吧。

**葛健豪** (欲进，忽发现)毛妹子呢? **蔡和森** 她去 … …

〔向警予忙制止。

**葛健豪** 她到哪儿去了?

**蔡和森** 她，她到巴黎去了。

**葛健豪** 这么晚去巴黎，出什么事了?

**向警予** 没什么,没什么,明天她就回来的，您老快去睡吧!

**葛健豪** (发现不对劲)你们一定有事瞒着我!(判断、寻找，

发现标语)“生存权……求学权——”(惊)这是什么,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蔡和森 (激动起来)因为北洋政府撕毁了协议，断了我们勤 工俭学学生的救济金。他们将这笔经费给了国内达 官贵人的子女，还向法国派来了所谓公费留学生

— ——

**葛健豪** (一愣)这不是存心逼我们离开法国吗?

**向警予** 所以，我们必须斗争!今夜毛妹子去巴黎，就是要通

过李富春，联合周恩来他们一起进军里昂大学。 **蔡和森** 警予，快点!

〔向警予和蔡和森又忙着准备。

**葛健豪** (不快地)你们说，妈对你们怎么样呀? **蔡和森** 妈对我们好，太好了!

**向警予** 世界上没有比妈更好的妈妈了!

**葛健豪** 你们说，妈是不是跟你们一条心?

**向警予** 妈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给了儿女们。

**葛健豪** (指着标语)这么大的事，你们也瞒着我呀?

**蔡和森** 妈，这是面对军警的暴烈行动，您老不能参加!

**向警予** 妈，这是我们心疼您老人家呀!路远，人多，又那么 激烈，万一伤着您老人家，那可怎么得了!

葛健豪 (严正地)蔡和森，向警予，这次游行，你们如果不让 我参加，我就一个人去，一个人打着红旗到巴黎找驻 法公使去!我这双小脚，既然可以从中国走到法国， 就一定可以从蒙达尼城走到巴黎!(倔强地下)

**向警予** (感叹地笑了)和森，看来往后咱们有什么事，再也不 能瞒着她老人家了。

**蔡和森** 是啊……好了，我们赶快准备吧，等毛妹子回来，我 们就出发。

〔马车声由远而近。蔡畅上。

蔡 畅 和森，警予，我告诉你们，巴黎方面一切准备就绪!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赵世炎、李富春、王若飞都已 经赶到了巴黎。在德国留学的朱德，比利时的聂荣 臻、何长工和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都为我们发来了 声援的电报。

**蔡和森** 太好了!

**蔡** **畅** (从手袋中拿出地图)你们看，这是这里的华侨为我 们提供的游行路线图。

**向警予** (指着地图)和森，你看，这次游行，要冲过军警的三道 封锁线。看来北洋军阀已经和法国政府勾结起来了!

**蔡和森** (思考地)嗯 …… 〔葛健豪从内上。

**葛健豪** (拿出一个小布包)孩子们，拿着! **蔡和森** (打开小包看)钱?妈 … …

**葛健豪** 这是妈平时卖湘绣攒下的钱，游行时用吧!

**蔡和森** 好!立即集合，进军巴黎!让我们以斗争的胜利迎 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吧!

**葛健豪** 孩子们!你们看—(打开红旗，亮出“生存权”、“求 学权”六个大字)

**孩子们** 红旗!

**蔡和森** (激动地)今天，我们为生存权、求学权斗争，明天我 们要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奋斗!英特奈雄纳尔， 一定

要实现! **葛健豪** 出 发 吧 !

〔葛健豪举着红旗，儿女们手挽手紧跟着。他们用法 语呼喊着“生存——求学”的口号下。

〔国际歌声起，切光。

**亲情篇(一)**

〔一束追光射着老年蔡博，他继续讲述着 ……

蔡 博 我的奶奶呀，她迈着那双小脚，从长沙走到了巴黎， 又从塞纳河边回到湘江两岸。她就这样不停步地走 着、走着……回国以后，她在长沙办起了平民女校， 接来了一批又一批穷苦无知识的女子，送走了一批 又一批有文化的革命战士。人们看见的是奶奶因成 就感而时时露出的笑容，却不知道，在奶奶的心灵深 处承受着难言的苦痛。从奶奶六十大寿的那一天 起，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便接踵而至了 ……

〔一束追光显示“长沙平民女子学校”。

〔灯亮。六十岁的葛健豪在一张摆有酒和菜的桌前 忙碌着。蔡庆熙上。

**蔡庆熙** 妈，和森和警予托人带信来了。 **葛健豪** 怎么?他们不能回来了?

**蔡庆熙** (点头)他们工作太忙，和森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 务，他实在没空回家；警予于上个礼拜动身前往苏联 ……所以，他俩都不能回长沙为您六十岁生日祝寿 了 。

**葛健豪** 一个是党的政治局领导， 一个是党中央第一任妇女

部长，他们都忙，都忙呀!……那毛妹子和富春呢? **蔡庆熙** 他们夫妻俩也很忙，他们在广州正在领导省港大罢

工……不过毛妹子几次托人带信来，说她一定争取 回 来 。

**葛健豪** 那林蒸什么时候回来?上个月我还收到他的一封 信，他说，在我六十岁生日那天，他一定要和毛妹子 一起回长沙来看我，给我过六十大寿的。(抚摸手 杖)林蒸是个多么厚道的孩子呀!在我五十岁生日 那天，他特地为我做了这根手杖……

**蔡庆熙** 妈，我们边喝边等吧。等林蒸弟弟回来了，再让他陪 您老人家多喝几杯。

葛健豪 (动情地)是要与林蒸多喝几杯!庆熙呀，在你们几 个兄弟姐妹中，我这个当妈的对他关照是最少的。 在我们去法国的那几年，他一个人照顾着你们大伙 儿，支撑着这个家——不易呀!

**蔡庆熙** 妈，林蒸现在可出息了，他在广东当上了工人纠察队 队长——

**葛健豪** (微笑了)所以，我更想看看穿上军装的这个儿子! 〔突然传来敲门声。

**蔡庆熙** ( 惊喜)他们来了，一定是毛妹子和林蒸来了!(边说 边开门)

〔蔡畅站在门前。 **蔡庆熙** 毛妹子!

**蔡** **畅** 姐! ……妈妈!(进屋)

**葛健豪** (激动地)毛妹子，你们还是赶回来了，让妈好好看 看!

蔡 畅 (扑向母亲)妈妈，让您久等了!

葛健豪 啊……啊……(目光在寻视着)就你一个人回来?

蔡 畅 是的，富春让我代他向您老人家祝寿。(郑重行礼) 葛健豪谢谢他……那……林蒸呢?

**蔡** **畅** (语塞)他 —

**葛健豪** 他不也在广州吗?

**蔡** **畅**他是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队长，为了抵抗英军

反击，前不久，被派往宝安县的大鹏半岛— **蔡庆熙** 啊，林蒸上了前线，难怪赶不回来的。

**葛健豪** (激动地指桌上)毛妹子呀，你看，今天妈特意下厨做 了你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瞧——莲藕，这是你喜 欢吃的；这个臭豆腐干子，是你和森哥最喜欢吃的；

这腊肉是你林蒸哥最喜欢吃的……

**蔡** **畅** (打断)妈!……我给您敬酒。(敬酒)

〔葛健豪接过酒杯。

**蔡** **畅** (掩饰)我……我先代林蒸哥敬您老一杯吧。(一饮 而尽)

**葛健豪** (审视)毛妹子 …… **蔡** **畅** 妈……

**葛健豪** 你的眼神为什么让我感到好害怕? **蔡** **畅** 妈……林蒸哥哥他……他已经……

〔“啪”——葛健豪手中的酒杯落地。 〔 静 场 。

蔡 畅 妈妈!(哭诉着) ……为了保卫省港大罢工的胜利果 实，他驻守在宝安县的大鹏半岛上。十天前，英军一 千多人还有军舰和飞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了攻击。 林蒸哥带病上阵，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最后壮烈 牺牲了……

〔葛健豪一阵晕眩。 〔 静 场 。

**蔡** **畅** ( 从行李包中取出一本书)这是林蒸哥的遗物-  书 中还夹有林蒸哥写给您的信，随信还有林蒸哥哥穿 着军装的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着“敬祝母亲大人六十 大寿”……

葛健豪 (颤抖着接过书，深情地抚摸着，久久地凝视着蔡林 蒸的照片，悲痛欲绝，仰天呼唤)林蒸呀!我的好儿 子!

〔灯渐暗，只有一道追光射在葛健豪的身上。 〔枪炮声骤响。

〔另一表演区灯渐亮。身负重伤的蔡林蒸屹立在战 火之中 ……

〔蔡林蒸的幕外音：“亲爱的妈妈，再过十天，就是您 六十大寿了，儿子答应再忙也要回家为您拜寿的。 可是，现在恐怕不行了…… "

葛健豪 (拄着手杖踉跄地向蔡林蒸走去)林蒸呀，你应该回 来呀，妈与你相伴的时间是那么短促，这次妈亲手为 你做了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 ……

蔡林蒸 谢谢您，妈妈!现在，敌人的枪弹正从我身边飞过， 我只能写这封信向您表达儿子的孝心了，我还特地 照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给您。妈妈，您看，您的儿 子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吗?

葛健豪 (凝视手中的照片)是的，英俊极了!林蒸呀，你知道 吗?这么多年来，你虽然没有在我身边，但你给妈做 的这根手杖却与妈终日相伴 ……

**蔡林蒸** 妈妈，这么多年来，儿虽然不能在母亲身边尽一份孝

**葛健豪**

**蔡林蒸**

**葛健豪**

**蔡庆熙** **蔡** **畅** **葛健豪**

蔡 畅

葛健豪

心，但妈妈在那根手杖上刻下的诗句，却深深地刻在 了儿的心坎上了!儿曾暗暗发誓，不为人中雄，便无 脸见老母! ……如今好了 ……儿这张穿军装的照片 可以成为献给妈妈六十大寿的最好礼物了!妈妈， 您……满意吗?

满意……妈很满意! ……儿子的成材是对母亲的最 好报答，妈妈谢谢你了!

〔母子对话中，两人渐渐走近。正当葛健豪伸手欲抚 摸蔡林蒸时， 一声剧烈的轰炸使蔡林蒸倒下了 …… (在爬滚中呐喊)妈妈，妈——妈!儿子……走了! 您……您老要多加保重呀!

(震撼人心地呼唤)林蒸，我的好儿子呀 …… 〔 灯 亮 。

〔蔡畅和蔡庆熙上前搀扶葛健豪。 妈妈!

(渐渐清醒过来)林蒸……是好样的，可他……走得 太早了!(深情地抚摸着照片，老泪纵横) ……林蒸 啊，你总说自己没出息 不!你有出息!你死得 那么英勇，那么光荣，妈为你感到骄傲!妈满足了 ……林蒸，你也一定很满足……是吗?

(沉重地)妈妈!林蒸哥在九泉之下听到您的话，也 会微笑的!(从怀中掏出一个黑包)这是……两广区 委给大哥的烈士抚恤金，您……收下吧!

(接过钱，深情地抚摸着)这钱……是林蒸的命，是组 织的心呀!应该用林蒸的抚恤金去培养更多的战 士，走他没有走完的路!庆熙，我们办的平民女校，

资金不是很困难吗?就用这笔钱资助学校吧!(将 抚恤金转交蔡庆熙)

蔡庆熙 (接过抚恤金，流泪了)林蒸弟弟，妈是这所平民女校 的校长，她老人家这样做，你一定会理解的吧?

**蔡** **畅** 他会理解的!他会为自己的生命溶进了母亲的女校 中感到欣慰的!

葛健豪 (凝视桌上的酒菜，百感交集)真没想到，我葛健豪六 十岁生日竟会这样度过 …… (举起酒杯，悲壮地)林 蒸呀，妈谢谢你的祝福!来，陪妈一起喝了这杯生日

酒吧!(一饮而尽) 〔 切 光 。

**亲情篇(二)**

〔追光渐起。年近七旬的蔡博像一尊雕塑伫立着，他 在缅怀奶奶，他在品味人生——

**蔡** **博** 林蒸伯伯走了，他像一片枫叶，火红以后变成了金 黄，然后飘入了泥土之中……老年丧子的苦痛和林 蒸伯伯未竟的事业，突然间一起压在了一位六十岁 高龄的老人身上。我真不敢想像，我的奶奶她是怎 么渡过那一段艰难的日子的……在林蒸伯伯牺牲的 第二年，命运又为奶奶编织了一段令人揪心的经历 ——那时，我和姐姐都很小，小得连久别的母亲回到 家中，见了她都不敢喊一声“妈妈”……(渐隐)

〔一首儿歌从远处飘来：“宝宝宝宝快睡觉，妈妈摇你 到外婆桥。外婆桥边枫树林，枫树林中小鸟叫。叫 到万山都红遍，妈妈宝宝拍手笑 …… "

〔在儿歌声中，另一表演区灯光起。

〔向警予边哼着儿歌，边织着袜子。葛健豪进屋，在 一旁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同一首歌。

**向警予** (发现)妈妈! ……天都快亮了，您没睡?

**葛健豪** 睡不着。听见这熟悉的儿歌，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向警予** 这儿歌是和森教我的。

葛健豪 .他小时候，我就是哼着这首儿歌哄他睡觉的。和森 的脾气很倔，记得他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菜地没 回来，他哭醒了，他爸爸怎么哄他都不成-—-

**向警予** 那后来呢?

**葛健豪** 后来，他爸爸急了，拿起了一块毛巾，塞进了小和森 的嘴里。

**向警予** (笑了)难怪直到今天，和森的脾气还是那么倔!

**葛健豪** 倔，执着 ……和森就是靠了这个性格干出了他的大 事业!

**向警予** (凝视葛健豪)妈妈，您一定很想念他，是吧?

**葛健豪** 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有哪个母亲不思念远行的儿女 呢?

向警予 (点头)以前，我并不理会。现在，自己做了母亲，才 深有体会。在外面，我日夜思念着妮妮和博博。今 天下午，我回家终于见到了孩子，可两个孩子都不认 识我，我想抱抱他们，他们直往后躲!当时，我真想 哭，真想哭呀!

葛健豪 (心酸地)警予!你真 …… (欲说又止)好了，不说了， 不说这些了!(安慰地)我想，孩子们长大了会明白 的，会更加爱你的……

**向警予** 谢谢您，妈妈。(慢慢走近葛健豪，忽有所发现)妈 妈，两年多没见，您的头发白了许多。

**葛健豪** 毕竟六十多岁了。

**向警予** 是太操心了!一辈子为儿女操心，现在又办女校，还 要带这么多孙儿孙女——蔡妮、蔡博、千昂、李特



**葛健豪** 习惯了。去年，毛妹子回家，说为了减轻我的负担，

硬要将她的李特带走。我说，别了，留下孩子吧，你 们可以一心一意去成就大业，我也可以从中获得一 点乐趣。

**向警予** 乐趣?

**葛健豪** 是呀。从前带儿女的时候不觉得，如今带孙子了，才 觉得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人生乐趣。天伦之乐恐怕 就是这个意思。警予，你说是吧?

**向警予** (感动地)妈妈，您真是……您总是可以将很苦很累 的事说得那么轻松、那么美好!

**葛健豪** 我真的很快活。特别是今晚，看着你和妮妮、博博在 一起，唱着我熟悉的那首儿歌，我真想把时间留住!

**向警予** 我也想在家多住几天，陪陪孩子，陪陪妈妈，可是



**葛健豪** (站起)怎么?警予，你从苏联刚回来，和孩子只过了 一夜，又要走?

**向警予** 要走，去往大革命的中心——武汉。那儿，更需要 我 !

**葛健豪** (深情地抚摸着向警予的手)警予，你 ……

〔 天 渐 亮 。

**向警予** 啊，天亮了，我该走了。(亲吻孩子，将织好的袜子交 给葛健豪)

葛健豪 (掏出一张照片)这是妮妮和博博的照片，你带着吧。 想念孩子的时候，多看看这张照片，再哼哼那首儿歌



**向警予** (激动地拥抱葛健豪)妈妈! … … 等到革命胜利了，

我和和森、毛妹子一定回来陪伴您! **葛健豪** 谢谢……记住，常写信回家。

**向警予** 妈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后，依依不舍地离去) 〔 灯 渐 暗 。

〔光启。葛健豪拄着拐杖，在长江边遥望着远方 …… **葛健豪** 警予呀，我们不是约好的，在武汉相会吗?你看，我

把妮妮、博博都带来了，可你……在哪里?

〔一束追光打在铁窗上。窗内，向警予在遥望。

向警予 妈妈，对不起，我又失约了!……您知道吗?我是被 叛徒出卖入狱的!在这冰冷的牢房里，在敌人严刑 拷打以后，我是多么思念你们呀!

葛健豪 警予，你受苦了!你知道妈有多难过吗?你还这么 年轻，才……三十三岁呀!妈舍不得你，蔡妮、蔡博 更离不开你!警予呀，现在和森正在尽最大的努力 营救你，你一定要顶住呀!

向警予 妈妈，我谢谢您，谢谢和森，谢谢党组织!但是，我明 白，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妈妈呀，诀别的时刻已经 临近，此时，我捧着孩子的照片，耳边好像又回响起

您唱的那首儿歌 …… 〔儿歌声从远处飘来。

向警予 ……啊，好温馨呀，好动听呀!九年了，我与您相伴 虽只有短短的九年，但是，妈妈给我的爱，给我的力 量，却支撑了我整个生命!现在，我最不放心的是我 的两个孩子。我看着他俩的照片，我真的好难过，他 们这么小就失去了母爱 ……

**葛健豪** 警予，蔡妮、蔡博是你的骨肉，也是我们事业的继承 人哪，你放心，妈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向警予** 谢谢您了，妈妈，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拜托! ……啊， 刽子手向我走来了 ……请转告孩子，将来革命胜利

了，如果妮妮、博博问起他们的妈妈，就让他们到岳 麓山上看看火红的枫叶吧，那就是母亲的微笑! ……啊，妈妈，别了!我的孩子们，别了!善良的人 们啊，别了! ……我在九泉之下将为天下所有的母 亲和孩子们祝福!

〔监狱的灯渐灭……一阵剧烈的枪响。

葛健豪 (迈开小脚追逐着、呐喊着)警——予!我的女儿呀



〔呼唤声在长空久久地回荡着 …… 〔 灯 渐 暗 。

**亲情篇(三)**

〔一束追光照射着年近七旬的蔡博。他的心灵被震 撼着 ……

蔡 博 妈妈!……林蒸伯伯走了，妈妈也走了!最后，还有 父亲也走了 ……他们在人世间只停留了三十几年便 匆匆离去，多么短暂的生命!可是，他们的生命在我 的身上延续着，也在奶奶的心中燃烧着。奶奶送走 了身边一个又一个亲人，最后送走了我——十五岁 那年，我去了延安。那时，奶奶明显地老了，变得沉 默了，只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啊，里面的火焰永远在燃 烧，在跳动 …… (隐去)

〔表演区灯亮——葛健豪湖南老家的院子里。

〔年过五十的蔡庆熙在打扫院落。十五岁的蔡博背 着书包从外面回来。

蔡 博 大姑妈，(从蔡庆熙手中接过扫帚)来，我来扫。(闷

闷不乐地扫地)

蔡庆熙 ( 注视着蔡博扫地的动作，疑惑地)蔡博，今天，你好 像不开心?——哟，你衣服都破了，是不是跟人打架 了?

蔡 博 (放下扫帚，不快地)大姑妈，您说，我有妈妈吗?

**蔡庆熙** 有呀，她叫向警予，十年前牺牲了。 **蔡** **博** 那……我的爸爸呢?

蔡庆熙 蔡和森呀!……蔡博，你怎么了?

蔡 博 可爸爸为什么从来都不回来看我?为什么连一封信 都没有给我写过?

**蔡庆熙** 这……你爸爸他……他太忙了!

蔡 博 忙，又是忙!难怪同学们都笑我，笑我是一个没爹没 妈的崽!一个从山沟里捡来的野伢子 …… (委屈地 抹眼泪)

蔡庆熙 博博，你不是野伢子，你有爸、有妈、有姑妈，还有疼 你爱你的老奶奶，你———

〔从内屋传出葛健豪的呼唤声：“蔡博，放学了吗?” 蔡 博 奶奶!(跑进内屋)

蔡庆熙 (长叹一口气)唉!这可怜的一老一小……和森呀， 你在哪里呀?你为什么七年多，没给家里写一封信

呢?你可怜的老妈，想你都快想出病来了呀! 〔少顷，农妇打扮的桃妹子风尘仆仆地进来。

**桃妹子** 大嫂，请问……(话未问出，抬头一看，惊喜)呀!蔡 老师!

**蔡庆熙** (细看) ……桃妹子! **桃妹子** 对，是我。

〔两人紧紧拥抱。

**蔡庆熙** 桃妹子，你怎么突然到这里来了?

**桃妹子** 是周恩来同志派我前来看望你们的。

**蔡庆熙** 党组织每年都要派人来看望我们，真让他们费心了。

(激动地)桃妹子，我们在长沙平民女校分手，已经有 十多年没见面了吧?

**桃妹子** 可不，我离开女校的时候，是民国十四年……快十二 年了呀!

**蔡庆熙** 听说，你长进了!还随蔡畅他们一起参加了长征，成 了一名真正的女战士了!

桃妹子 是啊!要不是当年葛校长和您的帮助，我这个深山 沟里的苦妹子，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了。还是你们 说得对，路呀，是人走出来的!

**蔡庆熙** 真好!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高兴!你在队伍 里能经常见到蔡畅他们吗?

**桃妹子** 经常见到，蔡大姐现在是党中央的妇委书记了。去 年，我在延安还见到您女儿了呢!

**蔡庆熙** 千昂?

**桃妹子** 她现在叫刘昂，听说最近要调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 作 了 。

**蔡庆熙** (喜悦地)好，好呀! …… (试探地)你见到和森了吗? **桃妹子** (怔了一下)蔡和森同志……他 …… (欲说又止)

**蔡庆熙** 他怎么了?

**桃妹子** (拉蔡庆熙于一旁)蔡老师，我来时，蔡畅大姐特别吩 咐我，这事不要让葛校长知道。蔡和森同志他……

**蔡庆熙** (悲从中来)我……懂了，我也早预料到了!和森是 决不会长达七年多都不给妈妈写一封信的!(抽泣) 和森哪，你可怜的老妈，还有你的儿子蔡博，他们天 天都在盼着你呀!……和森呀，我的好兄弟!

〔正当两人异常悲痛的时刻，蔡博生气地上。葛健豪

拄着手杖追出。

**蔡** **博** 我不信!我不信—

**葛健豪** 蔡博，你连奶奶的话都不信吗?

蔡 博 奶奶，您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没爸没妈的野伢子?

**葛健豪** 不是!(激动地)你的妈妈是为老百姓捐躯的!你有 爸爸……你的爸爸最疼你爱你!(用颤抖的手掏出 一封信)这不，昨天他还来信了，这是写给你的!你 自己看……

蔡 博 (惊喜异常)什么?爸爸真的给我写信了?(接过信， 念)“博博，我亲爱的儿子!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给你写这封信!你今年十五岁了，已经到了懂事的 年龄。你要记住，你的妈妈向警予是怎么牺牲的。 你的爸爸蔡和森一辈子都在寻求一条强国富民的道 路，爸爸太忙了，所以一直没时间回来看你……亲爱

的儿子，你应该学会独立生活了。今后，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你都要坚强呀!—永远爱你的父亲蔡 和森。”

〔在蔡博念信时，葛健豪强忍着泪水注视着。

〔在一旁的蔡庆熙和桃妹子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蔡 博 (异常兴奋地)爸爸写得多好呀!(神气地扬起手中

的信)明天，我可以告诉所有的同学了：我蔡博不是 没爸没妈的野伢子!我的爸爸妈妈是全世界最棒最 棒的爸爸妈妈 …… (突然看见蔡庆熙)大姑妈!爸爸 来信了!爸爸给我写信了!

〔蔡庆熙心情复杂地注视着葛健豪。

蔡 博 咦，大姑妈，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高兴吗?

蔡庆熙 (极力掩饰)不!我们高兴，高兴呀!……蔡博，快， 快把这封信收好!

蔡 博 (天真地)我要将这封信藏在最最保密的地方!(跑 下)

蔡庆熙 妈妈，和森的这封信……

〔葛健豪不语。

蔡庆熙 这封信不是真的，是吗? 〔葛健豪仍然不语。

蔡庆熙 (激动地)妈妈!我知道，这些年来您想念和森已经 够痛苦的了，您为什么还——

葛健豪 让所有痛苦都压在我一个人的心底吧!孩子这么小 他承受不起，也不应该让他过早地去承受呀 ……

〔静场有顷。 桃妹子 葛校长。

蔡庆熙 妈妈，桃妹子看您来了。 桃妹子 (鞠躬)葛校长!

葛健豪 啊 …… (如梦初醒，抹去泪水)桃妹子! 桃妹子 葛校长——

葛健豪 多年没见你，还好吗? 桃妹子 很好。

葛健豪 你这次来 ……

桃妹子 我是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专程前来接你们全 家去延安的。

葛健豪 谢谢，谢谢党组织!我……恐怕去不成了，我已上了 年纪，怕给组织上添麻烦。况且，我和庆熙在这里办 有女校，我们一时离不开呀!

蔡庆熙 我妈说得对，这里有她的事业，我也要留下来协助妈 妈。这所平民女校可是用林蒸弟弟的抚恤金办的 呀!

桃妹子 (深沉地点头)我……懂了!那……蔡博呢?

葛健豪 蔡博……他是烈士的遗孤，他是党的人，你把他 ……

带走吧! **蔡庆熙** 妈!

**桃妹子** 葛校长!

**葛健豪** 桃妹子，你告诉我，我的和森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吗?

〔桃妹子无语默认。

葛健豪 (直逼桃妹子) ……他是怎么死的?……他死在哪

里?作为一个母亲，我想知道我儿子生命的最后结 局!

〔 静 场 。

桃妹子 葛校长……(调整了一下情绪)七年前，广东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派蔡和森同志前去任南方局 的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同志到了广州不到三个月， 就在参加海员工会的一次会议中被捕了。他在狱中 受尽了酷刑，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灭绝人性的敌

人将蔡和森同志的四肢钉在了墙上…… 〔 灯 渐 暗 。

〔天幕前出现一座红墙，蔡和森被钉在墙上。

蔡和森 (大声呐喊)你们休想从我蔡和森口中得到一点点党 的机密。从我蔡和森口中，你们得到的只能是唾骂! 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听着：你们背叛革 命，将枪口对准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人民是决不会饶 恕你们的!中国走向光明、走向民主的车轮必将把 你们碾得粉碎!……子弹朝着我的心脏射来吧，刺 刀朝着我的胸口刺来吧!杀了我一个蔡和森，会有 千千万万个蔡和森向你们讨还血债的!中国共产党 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

〔在口号声中，蔡和森的身影隐去。 〔 静 场 。

**葛健豪** ……和森，我的孩子呀!

〔天幕的红墙上出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林蒸 …… 葛健豪 (呼唤)和森，林蒸，警予，毛妹子……我的孩子们呀!

〔蔡和森、向警予、蔡林蒸、蔡庆熙、蔡畅等人手捧一 束束枫叶，向葛健豪奔来。

儿女们 妈 — - 妈 — —

〔一束束枫叶，像一团团火，将葛健豪老人围在了中 间 。

〔在音乐的高潮中，大家簇拥着葛健豪走向台口 …… ——剧终